

1917

年

第

8

期

版出日十二月八年六國民

船山學報

湖南船山學社印行

期 八 第

船山學社徵文條例

一本社爲研究學術集思廣益起見按期徵文其目如左

一 船山語類敘例

二 論現在教育之缺點及改良之法

三 提倡國貨條議

四 續修各省通志議

五 史學叢書叙目

六 經史拾遺

七 經籍纂詁拾遺

二 海內通正有以右開各題文藁見惠者除擇尤登入學報外並贈以學報一分及四元以上十元以下之酬勞金

三 酬勞金及贈報於惠藁登報後送達之但惠藁者須開明住所

四 本社編輯事忙惠藁無論已登未登概不送還以省手續惟數期之後必將篇目及撰人姓名列單報告一次以答海內通正殷勤見惠之心

船山學報第八期目錄

圖畫

船山先生手蹟

回雁峰寺圖

師說

尙書引義

四書授義

廣師

文中子補注

講演

第三十期

第三十一期

第三十二期

船山

船山

劉人熙

廖名綰

彭政樞

廖名綰

彭政樞

王瀚聲

第三十三期

彭政樞

廖名縉

王瀚聲

彭政樞

第三十四期

彭政樞

廖名縉

王瀚聲

劉人熙

第三十五期

王瀚聲

彭政樞

廖名縉

彭政樞

王瀚聲

第三十六期

通論

棋敗九策

蔚廬

25 × 92

專論

春秋公法內傳達悖

劉人熙

原史宗指上

曹佐熙

文苑

文錄

筵園記

杜貴墀

與孫太僕書

閻鎮珩

歸方評史記

閻鎮珩

申氏族譜序

閻鎮珩

劉雲田傳

譚嗣同

城南思舊銘並敘

譚嗣同

凝粹堂詩

凝粹堂五圖詠有序

彭政樞

船山學社凝粹堂五圖次菽原原韻奉和

廖名緒

船山先生生日雅集浩園恭述

廖名緒

25x10

和廖子笏堂浩園雅集釋菜詩二十一韻

彭政樞

凝粹堂銷寒會分韻得銷字

彭政樞

疊前韻

菽原先生招集凝粹堂消寒分韻得韻字

劉瑞潞

次通叔韻奉和

彭政樞

菽原社長招同笏堂仲恂腴深通叔於凝粹堂為銷寒會分韻賦詩得寒字

曹佐熙

凝粹堂銷寒會次攄滄元韻奉和

彭政樞

菽原先生招飲凝粹堂作銷寒會是日與者共六人分韻得堂字

劉善澤

凝粹堂銷寒敬次菽原先生大詩家元均

劉善澤

凝粹堂銷寒會和劉三腴深元韻二首

彭政樞

感事再疊前韻東腴深

彭政樞

感事三疊腴深銷寒陽字韻一首

彭政樞

菽原先生招同攄滄仲恂腴深通叔諸同社集凝粹堂為消寒之會分韻得分字

廖名縉

笏堂先生以銷寒分韻詩見眎次韻奉和

彭政樞

說苑

籀史 船山遺稿未刊之一

船山

楚南經師記

彭政樞

附編 本期暫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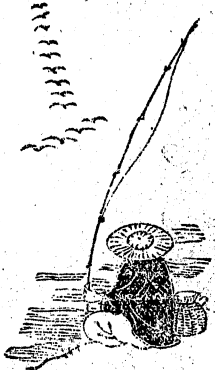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目錄

五

25 x 96

25 x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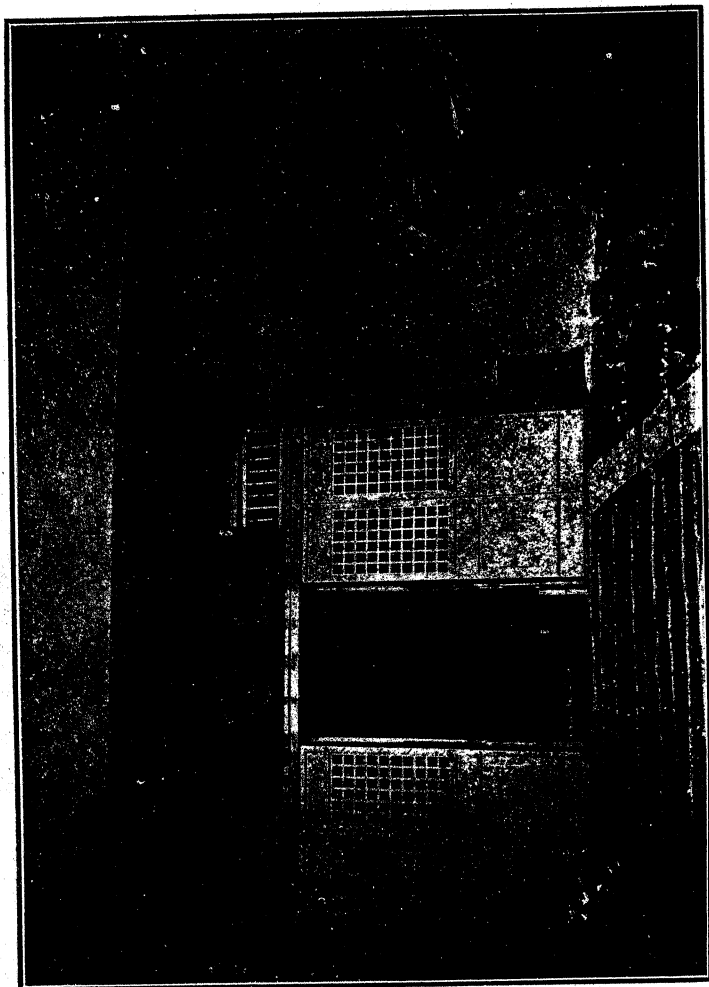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目錄



船山先生手蹟



回雁峰寺圖



師說

Handwritten marks on the right margin,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date.

本報月刊一册按期出版全年定價四元郵費三角六分半年定價二元郵費一角八分如荷訂閱全年或半年請查照下列預約單填明並現款至本社總分發行所訂閱當照單按期寄送不誤惟祈

鑒察

湖南船山學社啓

預約單	
姓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湖南船山學社定閱
船山學報	册自第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	計共洋銀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寄下以後按期照寄爲要
年	月
日	

其無憂矣。然而聖人之所憂者，非猶夫人之憂也。人之所憂，憂人也。聖人之所憂，自憂之。有
家而不欲其家之毀，有國而不欲其國之亡，有天下而不欲天下之失，黎民其黎民，而恐或
亂之。子孫其子孫，而恐莫保之情也。情之貞者，聖人亦豈有以異於人哉。然而聖人所憂者，
仁不越以懷天下，義不足以綏天下，慮所以失之，求所以保之。終日乾乾，夕惕若幾，以无咎
哉。曰：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過此以往，世之平陂，祚之修短，未之或知也。則亦安用知之哉。
知且無容知，而奚足憂邪。

在京師時，有同輩于進，深之甚苦，坐臥不甯。有友規之曰：行止會有時，君何爲爲天著忙
也。時以爲名言，與此相發。

夫欲知過此以往，而用其聰明，是謂知其所不知，而憂其所不憂。夫苟憂其所不憂，則惟恐
天下之不喻其意，而尚口以求伸，惟恐天下之不感其惠，而賜之衣裳，以聯其情。惟恐天下
之不畏其威，而耀其于戈，以爭其勝。且猶恐言之不聽，賞之不勸，誅之不服，而或反戈相擬，
則厚其防於甲冑，以使無能傷也。嗚呼！後世之治術，以制天下者，舍是而亡術矣。口之屬則
有符命圖讖，以侈天命；衣裳之屬則有軍恩醜賞，以繫人心；干戈之屬則有重法淫刑，以刈
豪傑；惴惴然尚不自保也。曰：吾之所可以自護，而不患伏莽之戎，猝發於意外者，惟甲冑乎。
嗚呼！孰知啓天下之戒心，近以害於身，遠以禍及後世者，莫甲冑之爲甚哉。

民國建立符命圖讖不足惑人。覃恩醜賞重法淫刑不可不戒。船山之言建設民國之金科玉律也。

有七屬之甲。則有截犀之刃。示天下以不可攻者。正其示天以有可攻者在也。秦畏分爭之戎。罷侯置守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隴首。漢畏閭左之戎。厚樹貴戚以爲甲冑。而文景以啓戎於七國。哀平以啓戎於五侯。曹魏畏疆宗之戎。削親樹疏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宰輔。晉畏外奪之戎。寵任子弟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八王。宋畏疆藩之戎。削弱將帥以爲甲冑。而以啓戎於夷狄。右文臣以爲甲冑。防武人之戎。而戎生於外侮。分六卿以爲甲冑。防宰相之戎。而戎生於中涓。甲冑抵實以捍戎。戎投虛以攻其甲冑。蔽左而露右。揜項而忘胸。恃有甲冑之足禦戎也。則暮夜有號而勿恤。白晝殺越而不知。嗚呼。自衛以自賊。生人以殺人。而甲冑之禍烈矣。憂之也無端。防之也己密。戎不自起。起之自我。而尙誰咎乎。然則空拳裸體以冒白刃。而信虎之不噬人也。其可與夫固有無形之甲冑。陰陽不能賊。而人事不能攫者。人未之睹耳。

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聖人不與不此。則太守而借鬼兵。戎服而講老子。爲世詬病。不亦宜乎。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天之甲冑也。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地之甲冑也。自反而縮。匹夫之甲冑

也。履信思乎順。王者之甲冑也。故曰以忠信爲甲冑。以禮義爲干櫓。非以爲甲冑。而甲冑之用存焉。聖人雖不與天同其無憂。而憲天以泣。物凝命者。此而已矣。雖然。聖人之憲天者。無憂於物也。非無憂於己也。彼異端者。躐等師天。乃欲竝此而捐之曰。將爲之仁義以正之。則竝仁義而竊之。惟絕聖棄智。而後大盜可止。則妄甚也。聖人之銷甲冑也。銷其私與妄者也。彼亦欲銷甲冑也。竝其公與誠者。而銷之也。我不敢知公與誠之下游無弊也。而欲竝銷之者。則亦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所憂者也。夫苟知其所不可知。憂其本無可憂。則固藏身自私。而以其銷甲冑者爲甲冑。斯亦嬴政銷兵器。趙普解兵權之陋術而已矣。過此以往之知也。無可奈何。而不安之若命也。謂天不仁而不樂之以天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世人專務知之。舍其不可知者。以用力於可知者。聖人之所正位。凝命者。此而已矣。

夫憲天者。不廢天之常。而弛其所必憂。不窺天之變。而防其所不可知。簡官慎爵。虛動事事。閉寵革非。釐祀飾禮。進德賢。正綱紀。非僻遠。地天絕。亘古今。訖四維。通幽隱。一彊弱。聖以是憲天。臣以是奉聖。民以是從臣。久安長治之道。盡其所可爲。禦戎之道。亦即此而在焉。又何甲冑之足庸。抑何甲冑之必銷也哉。

說命中一

詭於君子之道以淫於異端之教者其爲言也恒與其所挾之知見相左而謬爲浮游之說以疑天下其所挾之知見則已陷於詖邪而賊道乃其所言者雖不深切著明顯道之藏立學之準而固未嘗盡非也君子之辨之不誅其心而亟矯其言則抑正墮其機而導學者以失據故知言難也宋諸先儒欲折陸楊知行合一知不先行不後之說而曰知先行後立一劃然之次序以困學者於知見之中且將蕩然以失據則已異於聖人之道矣說命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千聖復起不易之言也夫人近取之而自喻其甘苦者也子曰仁者先難明艱者必先也先其難而易者從之易矣先其易而難者在後力弱於中衰情疑於未艾氣驕於已得矜覺悟以遺下學其不倒行逆施於修塗者鮮矣知非先行非後行有餘力而求知聖言決矣而孰與易之乎

天下事無捷獲是以君子遵道小人好徑

若夫陸子靜楊慈湖王伯安之爲言也吾知之矣彼非謂知之可後也其所謂知者非知而行者非行也知者非知然而猶有其知也亦憫然若有所見也行者非行則確乎其非行而以其所知爲行也以知爲行則以不行爲行而人之倫物之理若或見之不以身心嘗試焉浮屠之言曰知有是事便休彼直以憫然之知爲息肩之地而顧詭其辭以疑天下曰吾行也運水搬柴也行住坐臥也大用賅乎此矣是其銷行以歸知終始於知而杜足於履中蹈

和之節文。本汲汲於先知以廢行也。而顧誦先知之說。以塞君子之口。而疑天下其詭秘也。如是如之何爲其所罔。而曰知先行後。以墮其術中乎。夫知之方有三。三者相濟也。而抑各有所從。博取之象數。遠證之古合。以求盡乎理。所謂格物也。虛以生其明。思以窮其隱。所謂致知也。非致知。則物無所裁。而玩物以喪志。非格物。則知非所用。而蕩智以入邪。二者相濟。則不容不各致焉。今關異學之非。但奉格物以爲宗。則中材以下。必溺焉以喪志。爲異學所非。而不能不爲之訕。若奉致知以爲入德之門。乃所以致其知者。非力行而自喻其惟艱。以求研幾而精義。則憑虛以索恂悅之覺悟。雖求異於異學。而逮乎行之齟齬。不相應以適用。則亦與異學均矣。夫異學者無患乎齟齬也。齟齬則置之耳。君子之學。仰事天。俯治物。臣以事君子。以事父。內以定好惡之貞淫。外以感民物之應違。而敢恃恂悅之罔光。若有覲焉。奉以周旋。而無疚惡乎。繇此思之。先所知者與後所行者。求無齟齬而行焉。皆順者十不得五也。若夫無孝弟謹信之大節。或粗有其質。而行之不力。乃舍旃。以窮年矻矻於章句之雌黃。器服之象法。若朱門後學。尋行數墨。以貽異學之口實。夷考其內行之醇疵。出處之得失。義利之從違。無可表見者。行後之誤人。豈淺鮮哉。憚行之艱。利知之易。以託足焉。朱門後學之失。與陸楊之徒。異尚而同歸。志於君子之道者。非所敢安也。故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艱者。先難也。非艱者。後獲也。此非傳說之秘言也。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行之謂也。皋陶

曰。慎厥身。修思永。行之謂也。伊尹曰。善無常師。主善爲師。行之謂也。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行之謂也。顏子未繇之歎。歎其行也。竭才以行。不但求知其高堅也。孟子中道之教。教以行也。能者能從。不但知繩墨穀率而卽能從也。千聖合符。終日乾乾。夕惕若乾坤之德業在焉。若抑其適往之志氣。從事於耳目之浮明。心思之淺慧。以冀一日者。御王良駕。騏驥馳騁於康莊。正王畿。包顯道。之以覆轡折軸也。奈之何。助其燄。以使炎乎。且夫知也者。固以行爲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爲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爲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爲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爲歆。失不以爲恤。志豈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爲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爲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爲知也。必矣。離行以爲知其卑者。則訓詁之末流。無異於詞章之玩物。而加陋焉。其高者。瞑目據梧。消心而絕物得者。或得而失者。遂叛道以流於恍惚之中。異學之賊道也。正在於此。而不但異學爲然也。浮屠之參悟者。此耳。抑不但浮屠爲然也。黃冠之煉己沐浴。求透簾幙之光者。亦此耳。皆先知後行。劃然離行以爲知者也。而爲之辭曰。知行合一。吾滋懼矣。懼夫沈溺於行墨者。

之徒爲異學。哂也。尤懼夫浮游於恂恂者之借異學以迷也。行之惟艱。先難者尙知所先哉。

高宗形曰

禮何放乎。放於義矣。義何放乎。放於仁矣。禮何放於義。從其等而宜之爲禮也。義何放於仁。準其心而安之爲義也。故禮依於仁以爲本。惟仁至矣。雖然。仁必以義爲心之則。而後仁果其仁也。仁義必以禮爲德之符。而後仁義果其仁義也。故禮復而後仁可爲也。仁之見端曰愛。愛莫大於愛親。愛親至矣。宜無有害於仁者矣。雖然。以愛言仁。而有所宜者。且有所傷。推而酌之。愛而無傷。非義非宜也。於親盡愛。無不宜矣。而愛其親者。或傷其親。順而事之。於親無傷。非禮非得也。愛親至矣。何言乎愛親者之傷親也。夫愛親者。爲吾親而愛之。弗能已於心。奚知其何以必愛而愛焉。過此以往。非所知也。故孝子之詩曰。昊天罔極。天體無方。其化無迹。孰有知其極者。故罔極也。親之於子。慈也。其道也。慈而有所止者。其義也。慈而踰其節者。其私也。慈而踰其節。君子不敢承之以爲恩。小人於焉懷之以爲惠。懷之以爲惠。而適以成乎親之惡。則愛親而祇以傷親。義之所緝。禮之所禁。仁之賊也。且夫慈而不踰。亦親之自盡其道。而子之愛親者。不緣是以加益。既爲吾親。而無不用其愛。無可益者。故不可以慈而益也。以慈而益。則或不慈而可損。躊躇斟酌於慈與否之間。而志已慳矣。不孝莫大焉。況慈踰其節。而敢懷以爲惠。虧禮廢義。以徇其貪侈之情也乎。故高宗之豐祀於禰。呢與禰通。古文借用。賊

仁之大者也。古之有天下而尊其父者。惟受命之君。爲舍其大宗而崇其所生。則周之舍泰伯而追王王季以承太王是已。德自己立。功自己定。亦己所自成。以親之身承天之命。非王季之有私於文武。踰分而以天下與之也。斯以爲禮之節。義之宜。而仁亦至矣。若夫繼世以有天下。功不自己定。德不自己立。修七世之祀。而尤加隆於其禰。親彌近者。愛彌篤。禮之所許也。何也。已非天子。親固其親。非己之親。君固其君也。君親道合。以近彌篤。則豐而無嫌。其遠者。或享嘗以止。或有禱乃祀。仁有殺而義有等。固因心以爲之準矣。乃若殷之傳世也。則異於是。立弟以次傳。嫡長者之子。成湯之家法。累世承之。秩然之序。森然之防。莫之能踰矣。盤庚循其道。而傳弟小辛。小辛循其道。而傳弟小乙。小乙廢其道。不以傳盤庚之子。而傳其子武丁。小乙之私也。小乙私而盤庚正。是高宗之天下。非小乙授之。而盤庚授之矣。受盤庚之祚。豐小乙之祀。廢大宗以厚其昵。高宗其曰我奄有之。則禮自我作。而已背成湯之家法矣。又何恤盤庚之失所哉。則甚矣高宗之誣也。誣禮以誣仁。誣仁以誣孝。誣以爲孝。而以愛親之仁。文其慝。以號於天下。則格正之蓋臣。亦莫得昌言以致詰。而高宗之背道。乃以得罪於天。誣禮則廢義。廢義則賊仁。蔑成湯。背盤庚。而以彰小乙之慝。小乙傷矣。己之有天下。非功足以定亂。德足以順人。親失道而已微其幸。有人心者。方且瞿然不安。思反正以蓋前人之愆。今則不然。貪於自大。私其禰。以從己之欲。則以導其親者自尊也。夫以其尊者而尊親

則親尊。以其尊親者自尊。則親辱。夫固謂非親之誦道以授我。則我不得以有天下。而以簞
登豆美。施報之情。上事其親。夫以親授我。而我得有天下。爲恩。則使親不授我。而我不有天
下。將以爲怨。而薄其報乎。是泰伯可讐太王。大禹不郊伯鯨也。貪簞豆之賜。加愛於其親。稚
子且羞爲之。則欲辭傷親之罪。亦奚道哉。祖甲之所不義。而高宗安之。祖丁之以兆亂。而高
宗夸大之。以孝誣天下。諒闇也。豐祀也。皆其不惠於義者也。義之弗惠。天之所絕。災以之興。
而雉雒焉。宗廟之中。有禽心矣。皇皇然以祈永命於上帝。其可得乎。嗚呼。邪說興。典禮亂。私
欲逞。大義廢。歐陽修張璪桂萼。賴寵以逢君。而持祖己之讜言者。且覆罪以貶竄。君臣師師。
侈爲盛美。而祇以辱親。則不仁莫甚焉。爲人後者。爲之子。宋英宗之不得禰濮王明矣。與邸
之召。非有遺命。親不可移也。如光武之立別廟。而稱府君。子道盡而尊不踰。允矣。列之九廟。
躋於武廟之上。則臣踰其君。親非有慝。而貽之巨愆。以是爲愛也。不知其祇以傷也。聞祖己
之微詞。亦尙知媿矣。夫夫子之刪書。而存此者。何也。書之存有存君者。有存臣者。盤庚無臣
以存君也。說命彤日無君以存臣也。二典三謨。君臣一德之風替矣。高宗而奚得爲有道之
君邪。故夫子曰。何必高宗。畧之之詞也。

宋之漢議。明之大禮議。聚訟盈庭。禍延家國。即此一端。家天下之不及官天下遠矣。典祀
豐昵之諫。船山推見至隱。所謂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親。天性之冷薄甚矣。

微子

微子之去。孔子仁之。或曰以存祀也。國未亡。廟社未夷。遽附君所讐。忌者以求封。而曰存祀。此以爲仁。則劉昶。蕭寶寅之竄身異域。而受王封。皆仁。劉歆。李振。趙孟頫。雖無國土。而有祿。食以寵其先人。皆仁也。以不仁爲仁。道之所以喪。喪於佞人之辨。率此類是已。故紀季以鄙。入于齊。春秋書曰。以者不以者也。曰入入逆辭也。春秋之所惡。胡氏善之。幾何不獎。秦檜。使其君稱臣。構於女直邪。

聖門之學。求仁至矣。仁之至。必本於義之盡。故晦庵之釋。特爲矜慎。曰。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讀船山論仁。皆以此通之。

且夫古之有天下者。自諸侯而陟。未有天下之先。五廟以饗。固已食於其國矣。迨後嗣之絕。於天也。失天下而不失其國。則先世之祀一如其初。而又隆三恪之典禮。修天子之事。守則喪天下於子孫。而不喪天下於祖考。夫既有淫威以報勝國之祖宗。亦有餘榮以處勝國之孫子。則天位之得失。僅繫其人。而上下交無所累。不待存之而自無不存也。滅國而斬其祀者。五廟之事也。奪天下而絕其後者。暴秦之事也。於是乎天位之存亡。累及於宗廟。而三代以上。固無不祀之憂。是則成湯之郊禘。紂雖亡。終可不斬。而何待微子之存邪。蓋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苟非存祀。商不可去。借曰存祀。則無微子而紂之裔子。固存祿父之封。必

然之事也。東征之舉。不必然之事也。微子而死。商之事。守固不泯焉。豈逆料三監挾祿父以逮其亡而期三恪之封在已哉。即令知祿父之必亡而麗億之子孫皆湯孫也。商祀固不亡也。故微子之去。去紂也。非去商也。憂紂虐之及已而重累以骨肉哉。忍之惡也。故曰仁也。夫仁不辟禍以害心。義不辜禍以成名。名順而心不安。不徇乎名。心安而名不順。不徇乎心。不徇乎名。易不徇乎心。難烈士徇名。而不反者衆矣。申生之爲恭。世子亦徇心之過也。紂之發凶狂而家室之不保。則亦何有於其兒。何有於其兒。而箕子之舊云。刻子者。於微子而尤有建威廷美之嫌。故微子之於此。難矣。沈酗敗德。商其淪喪矣。隱痛在心。而涕泣弗釋。固重也。而更有重於此者。藉微子而如箕比。以危言投毒忌之耳。紂之虐用囚殺者。視諸箕比。其發尤酷。而更可加以爭奪之名。以宋襄公之友愛。自夷之三諫。且如水之沃石。而和樂之義失焉。蓋亦嫌疑之未泯也。如欲詭隨以偷塗兄弟之歡。與則必如寧王成器之於立宗。斯可免矣。玉笛之朋淫。花奴之詭對。豈微子之忍用其心與。又況紂之安忍無親。曾不足望宋襄唐立之項背哉。箕子之不死偶也。比干之死必也。微子之諫而必死也。甚於比干。而必不得者。箕子之偶以生也。夫惟紂而無以如其惡於微子。則四海內。胥怨獨夫。家室猶安。寔野。藉令微子秉精剛以立凶人之側。激紂毒精之素。陰惡其匡正之予違。陽被以爭立之寤怒。則紂賊殺天倫之巨惡。家室可以聲討。西伯可以執言。商之淪喪。因微子之死而已速。

則微子雖死而疚憾深矣。又令幽囚待戮，鉤連善類，以激臣民之憤怨，離心之多，播棄之黎老，挾長幼之大義，矯適庶之虛名，擁戴元良，明加易置，而文王服事之忱，亦欣於得主，以終忠貞之世篤。則微子以之死而之生，商祚以之亡而之存，而幽獨之不寧，則不但如成湯之有慙德，且使蕭鷺陳瑱之懷逆以篡者，假爲口實，尤仁人所不忍自我而開也。欲救亡而祇以速紂之亡，欲忠紂而或以代紂之位，心不安則不忍，徇鎮撫社稷之名，名不順則不敢徇，捐軀效節之心，抑必不可同昏以祈免也。然則父師之刻微子，不但刻以身之危，抑刻以心之苦矣。故展轉思之，窮而出迪，惟一去之，差爲自靖也。爲亡國之公子，易爲去國之元子，難固爲臣僕於周易，固爲兵端於商，難仁者之用，心固有然已。迨其後，殷命已革，祿父猶存，行遯荒郊，而三恪之祀，終非微子任也。及乎紂胤已殄，元王幾餒，而後亦白其馬以來賓，則行遯之初，何嘗有存祀之心，稍分其隱恤也乎？史氏抱器牽羊之說，其誣也久矣。假令祿父長保東郊，三恪永存，紂子固將浮沉寄食，歸骨於祿父之邦，而商隨奄滅，成王正元子之名，以就封於宋，周人以其厭服頑民之心，乃微子之莫可如何，盡然傷心，特以廟食之責，無可復諉，不得已而受命焉。悠悠蒼天，痛愈深而志愈隱矣。痛之深，志之隱者，仁也。故曰：殷有三仁也。若夫以天倫之至愛，處無嫌之地，而籍舌以同昏，是愈疏也。當家邦之喪，而外附以免禍，是助逆也。況乎際郡縣之天下，國亡而祀斬，無尺土之可依，受仇讐之新命，行同犬

雖射者不必成德之人而所行者則君子之道。君子以禮讓爲道。有所爭則小人之道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該括射禮始終而言。非但指升與飲也。自始升堂至射畢下飲。皆有求中之心。皆可讓爭。其從容發矢。比禮比樂。以至弛弓周旋而下。皆君子之禮讓。

巧僕章

此章自金正希以禪家信手拈來頭頭是道。作解做一篇活動文字。艾千子呂用晦俱墮其說。若說絢說繪便扯開說禮爲可言詩。則但有口辨人皆能之。子豈待子夏之起予哉。明明是以其言禮後與子言仁言儉言威之理合而引詩相證。益見天之所生人之所爲。凡物之理無不以質爲先。足以驗此理之大。故曰起予。言詩而可以得性情之正。爲人心風俗治道學術之要。方是誦讀有益。故曰可與言詩。勿爲邪說所惑也。

夏禮章

章末句是倒子語。立言之旨在焉。若只輕輕點過。則末句爲贅語。而上段亦無意味。足則能徵。固是想望摻求文獻意。抑以見吾所言者已盡得二王之精意。而于法紀皆詳悉之。特以無徵而不能使人曉然共喻。非吾所講究之有缺失也。言此以使學者信己之說。以傳二代之典。凡三代治國平天下之大典。皆謂之禮。如周官六典。謂之周禮。非但五禮也。

禘自節

用鬱鬱以奠有獻而無酬酢曰灌。凡祭始而事神於堂。君初灌。后亞灌。大宗三灌。皆無酬酢。後乃事尸於室。獻酬交錯於是。苟非先王誠意格于幽遠。則未免狎玩不足以追往古所自出之帝。故曰不欲觀。

或問章

善。借。禘。意。註。中。帶。說。不。重。即。不。僭。豈。能。示。天。下。於。掌。於。天。下。一。於。字。有。意。味。禘。以。格。遠。祖。是。仁。孝。誠。敬。無。不。可。通。徹。于。幽。遠。合。于。一。心。之。極。致。故。王。天。下。者。與。天。下。之。民。物。事。理。無。微。不。達。亦。此。心。此。理。而。無。疎。遠。不。相。及。之。憂。也。

周監章

商。尚。質。既。忠。而。又。盡。其。質。周。尚。文。既。質。而。又。盡。其。文。商。非。廢。夏。之。忠。周。非。廢。二。代。之。忠。質。監。著。以。二。代。之。忠。質。監。觀。己。之。得。失。也。文。是。周。所。尚。非。贊。詞。郁。郁。乃。贊。其。文。之。有。本。而。盛。所。以。體。忠。質。之。精。意。而。盡。其。節。文。故。其。文。郁。郁。非。浮。華。之。易。盡。也。

事君盡禮章

此禮字自儀節而言。如拜下及入公門一章是也。故時人以詔諛毀之。

定公問君使臣章

此二句甚大不必逐字填實使小故做此題文字甚難。

關雎章

詩之文辭與歌之音節。皆得哀樂之和。令雖音節不傳。夫子之時具在也。

管仲之器章

正身修德。致主于王道。則器不小。管仲止事求可。功求成。令君易于行天下。易于從。便畫。個小規模。而無立大本。以行達道。協萬邦。立百世之大業。唯其所學者。非明明德于天下也。謂不儉與不知禮。故器小非也。又謂即儉。即知禮。亦不能不器小。况又不能。亦非也。非儉而。知禮則器不小。乃器不小。則自不驕奢。不僭越。其器小易盈。因不期奢而奢。不期僭而僭。

語魯大師章

純如也。至以成是一句。純中有噉噉。中有釋釋。中有純有噉合而成一章。一成猶今一節。一折六成九成。自各成章。俱是如此。始作與成。只是兩層。時文有作三層說者。非。

京居上章

臨喪聽他人之喪。

墨仁章

莊中失其是非之心。由是不知。故不知擇。乃前一層語。既焉得二字。亦有終迷不悟。意則兼後一層說。不處則為不仁者所熏染。益其狂惑。焉得復有醒悟之日。方是教人慎于擇處意。

不仁者章

不仁者其為私欲橫行滅絕天理者。暫約便枝求。暫樂便驕奢。更不足道。苟不能從事于存仁之學以養其心。未至于久長。尚自矜持。而此心無主。亦終至于亂耳。安仁利仁。乃安于存仁利守為仁安者。即心即理。利者以理宅心。自與約樂相忘。而無所處。而不依于仁。終身于克復之功。外物何足以動之。

惟仁者章

二能字。須着意。好善惡。惡人有同心。特私欲私意未淨。則雖好之而憚其方。正雖惡之而資其便利。自往善而不能遂其初心。仁者已私既淨。而與人同患。在上則舉而能先。退而能遠。在下則樂親有道。拒絕損友。其好惡方能自伸。能好能惡。非但知好知惡也。

苟志於仁章

志於仁。志字重。是專意以存仁為學。云苟者。但未能熟耳。心純氣靜。故無惡。

與貴章

去仁去字。止如字。讀與下。違字意同。俗塾師圈破作上聲者。謬。若是有意滅絕乎仁。則除是禁約。豈但不能成君子之名。言成名者。以處富貴者。意在得志有為。立功見德。方可成君子之名。不知君子止以存心之仁異于人。若與相差不相合。則無其實。而何以稱其名哉。去如

相去幾里之去。未到之謂也。

君子無終食云云。言爲君子者。必其於存仁之功。終食無違。而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也。終食無違。涵理於心。而仁之體常存。以心達理。而仁之用無不行也。造次乃忽然一人一事。初非所謀。而未關乎得失之大疑。可以苟且應之。顛沛乃危亂災眚。必於是者。內之存養不亂。而外之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也。

取舍之分。開四句要緊。時或有以富貴貧賤一滾到底者。謬。

我未見章

用力二字。乃一章扼要。無以尙之。不使加身。是用力求仁。好仁惡不仁。而不用力求仁。遠不仁。則亦浮慕而好惡之心弛矣。無以尙之。不但見得仁是無可尙者。乃求仁之篤。不分一念。以營他務。智名勇功。皆不屑爲。非徒外境也。

俗解分安利勉三節。將下二來見與章首未見一樣解。乃至不通之論。勿從。後二節見人皆可遂其好仁。惡不仁。而乃自諉不能。因致屬望之意耳。

人之過章

喫緊在一觀字。觀者考其人之生平事之始終。以知其所以得過之由。與居過之心。補過之方。備考而曲體之。知仁是知。雖過而無傷于仁者。非必待過而後知也。

過兼有心無心說無心之過仁者亦有偶然檢點不到處。

朝聞道章

此教學者立志當如此。

君子之於天下章

於天下三字緊要。君子之持身律已自有所專。守死不。易有所不肯。一介不苟。唯于應天。下之事。則天有時地有利。人有情物有材。此之所可者在彼。不可此之所不可者在彼。則可。因吾心之安順事物之宜而不執一成之法。以強天下。則無往而不合義矣。比如水附于地。委曲縈迴而不相離。

君子懷德章

懷者常。在心而不忘也。土是習熟便利處。刑乃一事之失。為刑法所不貸也。

放於利章

利不但財貨。但討便宜。求所行之。遂人不能與之爭。但含怨待時。以發。

能以禮讓章

讓者不伐善。不逞才。不尸權。不競利。以盡人之才。達人之志。上下交和而禮。因以行。則國無不治矣。禮本以讓為節。而儀文具焉。若徒習于儀文而不讓。則無當于禮。而國不可為矣。

一貫章

此章之旨甚深。只順文解去。自不悖謬。俗解多添枝葉。徒爲惑亂。辨之。吾道夫子之道。乃言作聖之功。與教人學聖之術。與仁之方。方字相近。一以貫之四字。倒不得。不可云以。一貫之所謂。一乃天德王道。天理物情。包括在內。自初學至聖德之成。都只如此用功。若以一貫之。則是立一主意。貫去爲異端之執一矣。一不可云無二無三。俗解云此章言行。告子貢章言知。鄙陋之說也。告子貢固以知言。然聖賢之知。知而行之。非和尙家知得便休話。此章總云一以貫之。則知亦此道。行亦此道。若無知字在內。則已貫不得知矣。蓋盡已以窮理之精微。推己以達物之志欲。則天下之理無不可得。知無不貫。行無不貫矣。

已不盡則心有所不到之理。已不推則物有所不通之志。盡已推己者。即以此爲用功之法。已造聖域。亦只於此始。以此終。以此故。曰一貫。小註有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語徒爲詞費。天道人道。程子自別有說。若論天則不但不可云恕。亦不可云忠。天無心成化。更無盡無不盡也。總緣看道字。不分明。故生枝節。

學者之忠恕。即聖人之忠恕。但聖人熟耳。
君子喻於義章

喻者知之深切。切者言不能及而心無不悉也。君子於義見其為身心之所必安而不可離。小人於利亦見其為身心之所必需而不忍舍。如痛癢之在身。言不能及也。深者委曲細微無所不察。似不然而實然之妙。亦言不能及而心自分明也。

事父母章

父母有其志而未見諸事。于此早諫則可。微詞婉言不至。急迫以爭得失。下云見志。明其未有事也。不從則漸成乎事。言必迫矣。故有撻之流血之事。近見有時文如此作。於理為合。

父母在章

不可以父母不在反挑。非但父母在堂者不可。即永感之下亦不忍。在字與有父兄在在字相近。身為父母之身。父母在是。子亦應在是。如此說乃可令人讀。

父母之年章

四句一氣。知則知喜。知懼。知喜。則外物之得失。不以亂其歡心。知懼。則依慕之切矣。

古者章

言以著書立說。講知之則必行之。不于未行之先。亟為明道之言。

以約章

約是收斂向自己身心上。不務外以逐物。

君子欲訥章
欲是。要如此。意言爲君子者。須要如此。已成君子。則必訥。必敏。非但欲也。挑弄欲字者。巧不中理。

子謂子賤章

章意側重下段。既嘆其爲君子。復歸功于魯多君子者。以示人之欲爲君子者。資輔仁之友。以自遠於流俗也。君子是與流俗分界處。崇道德。紕事功。乃君子所立之崖岸。無君子亦須發明。只皇皇求功利。便相引以趨入於小人。

或曰雍也章

前焉用佞是泛說。子所惡者。佞聞言而拂然說佞。乃大惡。何用此爲。後焉用佞。在不知其仁之下。言仲弓之仁與不仁。卽不可知。而焉用責之以佞也。

子使漆雕章

註所云此理不是。定有一理。乃日用當前一事。卽有一事之理。信者有諸己之謂。凡行已應物。所以適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左右逢原。皆其自得而無疑也。說其篤志。謂不以才智之可爲者。而遂爲之自足。必求實得于己。

孟武伯章

此章只是發明仁之難成處。不可將略其仁而亟用其才。意參入仁與才原不相涉。止求自
廢其才。則其求仁必不用力。仁則是存養此心。以合乎理。不貪功。不求效。到得仁熟時。左右
逢原。更不可以一才名之。有謂才之當理。即仁者亦非也。才雖當理。只是三可字。原不是仁。
武伯輕以仁望人。故子辨之言。不知者不絕。三子于仁外之詞。其實各成其才。即其不能仁
處。才亦須學而成。三子所學。所志在兵農禮樂。所以不自勉於仁。

子謂子貢章

十益數也。知十則無所不知矣。子貢不如顏子。正在此。夫子許子貢自知之明。亦在此。蓋顏
子知既明。而竭才瞻仰。默識心通之功。又窮至於大本大原上。以貫通之。故其所得如此。
子貢知有此境界。故註謂其終聞性與天道。乃知十之本。俗解謂但與其弗如。而顏子之不
可及。不僅在知十邪說也。

吾未見剛者章

無慾。未必能剛。而有慾。則必不能剛。夫子之歎本為柔弱。不任道義者。發非謂人皆有慾。故
不剛。或人不知悻悻自好。而多慾者之非剛。故又辨之前後有兩層意。

焉得剛。謂既有慾。則雖欲堅強不屈。而終必屈矣。按堅者志之定。強者力之足。不屈者氣之

合乎乾道而適符用九之天則。其剛不著。子路可言勇。不可言剛。曾子
大勇。乃以魯揜其剛。故子曰未見子與氏後起其諸。慤聖人之望乎。

夫子之文章章

依註。爲是有云性天卽在文章之內。人自不能於文章見性天。又云性天不可以言言。不可以聞聞者。皆妄說也。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實有其言矣。特不輕以告學者耳。蓋必下學之篤行已至。而從事于知天知聖之學。乃可因而示之。若本不知有性與天道。則聞言而非其心之所及。非茫茫然而無持循。則拘于言語而成妄僻。故必待其憤悱將通而後語之。此教道之當然也。文章指刪述贊定之雅言說。不宜添入威儀。能于威儀而見聖人。則其人亦可與聞性天矣。

子謂子產章

其行已也。恭一氣渾成。近有分行已事上養民使民爲說子產下四字。乃君子之道者。巧而纖。子產之恭。有君子行己之道。君子如是。子產亦如是。何分別之有。

令尹子文章

以予奪聽之。君而不敢逆。以國事盡之。己而不敢吝。故謂之忠。

崔子節

有馬則有車。乘有徒。衆有采邑。而位爲大夫。棄者棄其祿位。非但棄馬也。

有謂忠清皆出于心之所安。而非以媚上。非以遠害。則忠清卽仁者。非仁須有存養之功。

克己以依於本心之天則。從學問來。其事君自然忘私。而不可謂之忠。其立身自然惡不仁。而不可謂之清。有本無本之異也。

甯武子章

不計利害。不謀生死。以衛君曰愚。有云愚以行智者非。

子在陳章

狂以志言。簡以學言。如不屑兵農禮樂皆簡也。成章乃自成。一類不與流俗相溷。而彬彬雅足觀。

顏淵季路侍章

此志乃日用所欲行者。

老者三句。亦只日用之常。各予以應。得不須太說大。了外註仁字是確註。皆因心自盡與物同情之意。有謂盡天下之人止此三者非也。不老不少無限之人。豈皆子之友乎。聖人說得極謹約。乃極真至。說得張皇只是不切。

十室之邑章

必有忠信。就其生質而言。非所行之能然也。此忠信止作樸實。不欺解。

雍也章

通章以簡字爲主。夫子許仲弓只在簡故。于伯子亦謂之可。仲弓知夫子所以許已者。在簡故疑簡之未可。而以伯子爲問。蓋政教不煩。則所行必得。而民悅從之。若不簡。則刑賞苛而民不能從。科條密而事不得就。則雖自謂能慎。而固不可行。敬在自處上。乃謹以自持。一言一動不苟。是爲上者正己之道。行簡乃以使民者。不可以律己者責人。亦不可以恕人者自恕。則君人之德。君人之量。並行不悖矣。故夫子亟許之。

哀公問弟子章

須知不遷怒不貳過。如何是好學。學者學道也。以道爲準而效之。念念回顧。故怒一發。即反顧道之所宜。而不任氣之發。偶一過。卽回念道之不可違。而不聽情之流。一意守學道。故能使其心如此。此是追原他所以好學之故。勿悞看。

子華使於齊章

使者無與粟之理。但或家養不足。則可周耳。如孟子言。故周之之周。若爲宰自有常祿。不論貧富與急也。勿以原思貧。對子華富。以與爾鄰里鄉黨。亦有餘而後與。夫子但一準於理耳。

回也其心章

不違與至。亦無大差別。分處在久與暫耳。自其能常存。則曰不違。自其暫舍。則曰至。至亦謙仁。至乃心。至于仁也。仁只在心裡。反念及之。則曰至。

賢哉回也章
不改是本等如此。不妨以道字作骨。雖非以道爲樂。亦是有道。故樂唯不可作安貧說。樂則忘其貧耳。

子謂子夏章

君子小人相對勘。蓋天下自有一種小人儒。以儒爲利。而曲學阿世。自無真識真修。君子於道。自見其不可不學。求之必至。自處必嚴。無爲云者。不可夾帶一分俗學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道字淺。重在斯字。言斯道則見此外無非邪徑而不可由耳。由者從此做去。以爲入德之門。乃夫子所立教之方。大要只是博文約禮。由此而行。則知由以致。行由以成。天下之理。由之。以得而上。達於性天。不由之。則雖有虛願而無成。故以不由戶決之。

質勝文章

此自言動之節上說。由質生文。文以昭質。則相雜而適均。文質原不相妨也。

史乃府史之史。如今言衙門氣習。只敷衍得好。看而多虛假。君子是大雅中正之風軌。

人之生也章

生字只當活看。與下幸免相對。不當說到有生之初上去。直者順其心之本。然而不矯拂是。

非以妄作也。罔則倍乎生理。逆天違人。災必及之。遏抑生氣。勞形怵心。以疲役自斃。宜其死而生為幸免也。

知之者章

猶在不如處。發知不如則求。進蓋知而不好知。亦不親。好不能樂。好亦不篤。因其知以致其好。以至於樂。則不如者漸及之矣。

樊遲章

敬字亦不可畧。鹵莽以為無鬼神。則不知敬。以鬼神為不異于人。而賣之。則不知遠。後猶亦不是。不要獲仁者。亦要邦家無怨天下。歸仁但俟其候。自至耳。

民字只作人字解。非以上臨下之稱。

知者樂水章

此皆言仁知已成之心體。山水以情言。動靜以氣象言。按註云以體言當于根心生色處驗之。

樂壽以所自得言。水者水濱。山者山中也。水濱有開曠之景。山中無喧囂之習。動乃心

常警而動作皆敏。靜乃心常定而言動視聽皆肅。壽者不夭其天年。

齊一變章

程子所語甚明。不可以太公報政親賢尚功參入。

井有仁焉章

註云宰我信道不篤。是說他以仁者為捐己之害。其從之也。也字與乎字異。他說若要做成仁者。必至於入死地而不知聽人撮弄。隱隱有人不必仁之意。

博學章

約字不對博字。非博多而約少也。禮亦不是少的。約是收斂身心以循禮也。之不承文字。乃自約以禮博文約禮。從此竭才以上達。則全體乎道。雖未能然而所致力者不差。則亦不致與道相違矣。君子言凡為君子者。非以成德言。

中庸章

此章全舉一部中庸說。作法與中庸章異。此重上句。中庸重下句。多為德二字要緊。中庸有中庸之道。子臣弟友以至參贊化育皆道也。德所以凝道。乃存養省察以尊德性而道問學。實體性命之理於心。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至是到極處。不可於至字下添一二字。如俗解至平常亦至神奇套話。

如有博施章

夫仁者。字與仁者。樂山者。字不同。彼以仁人言。此者字是語助辭。猶言夫仁之為德也。仁道如此。則求仁之方。必與相應。下能字。方就人身上說。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乃一念動時。

便要將天下可立可達之人會通令其咸得。才是此心天理流行與萬物一體之生理。所以求仁之方。在因有所施於人處。皆以己度之。而卽已推之。始與仁之本體相應也。立達作教養說。非是不可云。已欲養故也。人各自成其位置。如士成其士。則知農必成乎農。不致才不盡職不當。是立達則可以行之家邦也。

立達可以身心分貼。立謂身之有以自立。達謂心之有以自達。立其身則無小無大。隨分皆可以自成。達于心卽見淺見深。于事皆得以自遂。

默識章

默識重在一識字。謂在默而能識。有云唯默故識者。妄也。識者常常憶其心之所得也。人卽心有所得。而言則有不言則忘。默時便忘。則不能爲主於心。而意之所發。有非其志之所持者矣。當靜默時。常常在心目間。無有斷續。則心純乎理。而隨其所發。左右逢源。終身終食。皆得所依據。語亦識也。默亦識也。其得乃真得也。識之之字。雖有所指。然不可於此捉定說。何所識。但是心所得之理。皆常存而不忘。如學誨亦不說煞。如何學如何誨。此三字。包括甚大。說煞則非。

志於道章

志於道。每句三字。一氣讀下。不可偏重上四字。亦不可偏重下四字。可云德必須據仁。必須

依卻不可云道必須志尤不可云藝必須游若重下四字云志於道志乃正據於德據乃有本卻不可云依必於仁未仁者此心直是無所依尤不可云游必於藝唯藝乃可謂之游也只一氣渾說大意不可挑剔四者工夫雖未嘗不有深淺但志道是德仁之基餘三者更無先後游藝是格物是博文豈待依仁之後且即志道亦不是據德後便可放下道既無窮志亦須持雖已依仁仍不懈此志四段止平說個大成之學故註云本末兼資內外交養勿立次序

用之則行章

用舍行藏靜正以乘時此是與子路一往之勇相對處為前後二段合拍死而無悔是他志氣如此若已死有甚悔不悔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是素所志尚如此若臨陣時豈可到此方擇將而任之懼謂敬其事乃唯恐自家有疎失而致敗成其謀乃始終算定有成局臨事乃受命行師時非對敵時

當而可求章

註有命焉三字可以不從可求不是能求不可是理不可若是理所可為則無事過自高亢而不屑卑賤今既知為辱身賤行之事而不可為則不欲卑屈者人之本情從吾所好而為之不當屈志以徇人

吉悖凶陽長陰消。乃天人一致之理。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不但趨吉避凶。退而不進。安命無求也。

我非生而知章

二者字。只當的字。言我所知者非生而知得的。乃好古敏求知得的。蓋言所知者乃窮理精義之極。學者雖與聖人同學而不能知。聖人曲暢旁通而無不知。故或疑爲生知。實則窮理精義之知。雖有生知之人。亦不能不求而知也。俗云不是那一等人。乃這一等人。非是。至云使我生而能知。豈不甚快。尤可笑。此乃惰人妄想。曾聖人而有是言乎。

三人行章

此章與見賢思齊章不同。彼乃學者工夫語。此是聖人耳順境界。不然。三人偶爾同行。豈能知其一介之善不善而師之乎。到此則天理爛熟。有觸皆通。若學則須擇人而師之。

二三子章

吾無行二句。言我之日用所行。與二三子共見者。我之爲我。即在是。非別有宗旨爲樞要。令人知也。

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有恒。是有。一得之善。守得定。始終不改。無而爲有。三句。乃所以無恒之本。他有一善。便張皇。

務大。到。做。不。去。時。便。錯。亂。失。其。本。心。難。乎。有。恒。是。因。此。而。無。恒。非。謂。三。者。無。恒。也。亡。是。全。不。知。全。不。能。虛。是。只。曉。得。外。面。一。層。道。理。不。知。真。實。底。處。約。是。會。得。一。端。不。能。得。其。大。全。顧。麟。士。說。約。泰。以。用。財。言。謬。說。也。按。大。全。小。註。朱。子。曰。約。在。用。度。上。說。乃。分。別。約。字。于。無。與。虛。不。同。處。耳。講。章。泥。其。旨。遂。成。謬。解。時。文。亦。無。有。違。之。者。

蓋有不知章

此。夫。子。以。所。著。述。而。言。云。無。不。知。而。作。則。亦。有。知。而。不。作。者。矣。多。聞。句。是。所。作。論。理。者。多。見。句。是。記。事。者。見。謂。時。事。之。得。失。時。人。之。賢。否。山。川。風。俗。之。成。蹟。識。者。謹。識。而。錄。其。實。也。

註。未。能。實。知。其。理。句。不。用。自。謙。不。至。於。此。不。實。知。其。理。則。是。不。知。而。作。矣。按。此。章。註。無。明。是。作。事。近。日。時。文。多。主。作。事。解。

仁遠乎章

仁。遠。乎。哉。是。夫。子。見。得。親。切。道。此。一。句。時。文。云。人。皆。以。為。遠。不。知。那。個。說。仁。遠。俗。挑。可。厭。

陳司敗章

說。已。有。過。則。昭。公。之。不。知。禮。見。矣。特。其。詞。婉。妙。耳。若。答。司。敗。云。不。知。禮。則。許。君。之。失。人。且。以。為。是。不。知。其。言。之。過。便。是。不。幸。前。云。知。禮。後。云。過。則。事。君。之。道。得。而。大。禮。之。得。失。自。明。聖。人。曲。盡。於。道。非。人。之。所。能。窮。也。

文莫吾猶人章

躬行君子乃行君子之道。故云未得不云未能。有得者得于心，乃見于事也。

若聖與仁章

爲不厭，則行造其極，誨不倦，則成物。

奢則不孫章

奢則有市恩求勝而不讓人之惡，儉則專於己而不違物之情，雖不盡物之情而無傷於物，故勝。

君子坦蕩章

坦字不必對長字，不可以六字板解。蕩蕩言其坦易之廣遠，長以言其戚裁之深，此以居心言而必見之容貌言辭。

子溫而厲章

三句一時齊見。溫厲以接人之容言，威不猛以衣冠瞻視言，恭安以四體之儀度言，凡而字有語助若敬事而信是也，有相承說此三而字是也，書不可一例煞看如此。

泰伯章

時文苦爲爭辨，皆不足從，且止說他可有天下而不有，勿添葛藤。

恭而無禮章

恭則無不得中。然須逐句說他中節處。節恭之禮非所以節直。節慎之禮非所以節勇。節勇節直之禮非所以節恭。節慎各于其過節之以文所不及。有所過而非禮。則必于禮有不及處。故註曰節文。

君子篤於親章

偷是苟且意。一時苟且與交過後便忘。則不期薄而自薄矣。

問疾章

鳥之將死則畏死哀鳴而已。人之將死則必擇至善之言以告人。

只爲三斯字俗解將作現成說。言有道則三者自然成善。却不說如何是道。大賢臨終告戒。尙作半吞半吐語乎。且只一道便三者之效自速至。則所貴者一而已。何以云三。若說有此三效。則道之爲效又豈止此三者。即至籩豆亦有道自然整齊。近呂用晦亦主此說。皆講章之病。與註相背。註云所重在此三事。皆修身之要。明明在此三者上用功。斯字下得急言。就要如此操存。此三者常常參前倚衡。而臨發見時。又急急提醒省察。以防其不然。是修身切緊工夫。一念不可放下。一動一言之頃。遲回一刻。即成過失。君子所重之道在此。不在文物也。

辭氣出言之氣也。同是一句話。氣象來得好。則粗鄙而與其所言之理相背。此在聲音之

疾徐高下。說如做文字。雖做得是。必須韻度和雅。亦在氣上分別。不特正字有工夫。動字出字亦有工夫。動字有不任其固然。動念修飾意。出字有不信口快談言。必由中意。言由中則聲音乃可不或粗或緩。

以能章

以能問於不能。二句是虛心。以受益。乃學問上事。有若無二句是篤志。以求深。乃居德上事。能不能以所行言。多寡以所知言。按所行有能不能。不可分多寡。所知有多寡。不可分能不能。

可以章

雖分才節而重在節。託孤寄命。則自有危疑。須守死以不負其託。百里侯國也。命政令

也。按此章時文多以伊周為骨子。與百里之命不合。且伊周聖人也。豈子以君子之名。猶擬而待之乎。

大節。節字如竹之有節。去不得。處非節義之節。

弘毅章

只弘毅二字是工夫。仁是士所學之本。弘毅乃所以為仁。不弘毅則不能成仁。首句重發弘毅。不可以不之意。在下節末乃繳足之。弘是擴之使大。不為私意私欲所錮。而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在心量上說。毅是堅守初心。不為私意私欲所亂。而必求仁之純熟。在持志上說。

首句兼變化氣質勉勵學問二意。

廣
師

此單特由本社印贈祇限於學校之用如以此單填寄訂閱一律照定價八折全年計三元二角半年計一元七角郵費照加定閱者必於下列特約單蓋印學校圖記寄交長沙本社收受方可有效如無學校圖記須照上列特約單收受凡本社各發行所亦不得收受此單並此布告即祈鑒察

湖南船山學社啓

特約單		
姓名	號	住省縣
船山學報	冊自第	地方今向湖南船山學社特約定閱
	年第	號起至第
	號止	
計共洋銀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照奉請即收入將收據寄下以後按期照寄爲要		
年	月	日
此處蓋學校圖記		

文中子中說卷三

事君篇

船山學報廣師之一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與非今爾所及。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吝不足觀。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別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置秦亡之勢。雖無五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

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

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巽言以拒之。

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欺反。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掌國命。慎攝。

史稱朝華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
實威好識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而後職今非其時故曰不敢

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曰何謂違違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

聊而不修
聊文爽矣

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不常不遂得常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

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昭

必霍光古之太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

子遊河間之渚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心若醉六經

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篠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

否也官至人有名而離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補注隱居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得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
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薛
 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
 豈爵通侯無不如是之亟也選舉大德不官大道不器一也量能授職如舜之命二十二
 罪國不除無所歸積資累勞定退休養老之金四也得三代兩漢之美意矣無定主而責之以
 人各專其官二也年功加俸不見異而思遷久道化成三也仕宦以官為
 家退則無所歸積資累勞定退休養老之金四也得三代兩漢之美意矣無定主而責之以
 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無定主而有定主矣五族一家文明之族誘掖
 異族以同化此橫渠西銘之旨而孔子大同之量也則無定民而有定民矣文中子傷南
 北分裂之禍故發無定之言而想三代兩漢之盛豈知聖人之精意因世變而益顯乎
 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子曰
 美哉乎藝也六藝次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君弼不
 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竟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謂陸機文乎文乎機
 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蓋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
 謹靈運立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為永嘉太守多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
 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冶之辭梁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為宋
 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治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臨江王參軍有
 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刺淹字文通為宋建平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
 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
 是吳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為文好押強韻多謝莊王融古
 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翰文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之織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紀誅使堯門故事宋帝徐陵

廣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册皆陵為之好裁緝新意自成文體信或

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

蓋淫詞類男。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綽與兄

此鄙可見矣。謝眺淺人也。其文捷。眺字玄暉為齊新安王記汪憐詭人也。其文虛

和為詩不持政事此說。倭可長夜飲相。皆古之不利人也。或與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防有

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為侍郎

仲實南齊時為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此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防

字奉升梁時掌文誦累為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

防接引之常言愛人之愛。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寧辭遠以藏反或曰僻子

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惰乎。惰者不妄散。佞惑主其務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冲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矣。戎與還未嘗進寒素近虛名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補注船山揚。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

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三曰頌。續周殷。以成功告於神明也。

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五曰怨。續變雅。或勉焉。無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誠焉。語他。

子曰。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

子曰。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亦深。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亦安其上下。

安。及其變也。一變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安其謂不郡縣之政悅以幸。

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

而履易之乎。及其變也。變苛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則政酷民怨

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

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怨而不傷。則

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吾將賊之。又何傷之。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

而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政。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博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綱情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遊仲尼

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殺身君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

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則小民窮導之以德。懸

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尙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

為人惡寒而損之可也。刑不濫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中焉可也。不偏下雖

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直今之事君也以佞。道無所不至。皆佞。

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別立理。論則失之。由。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沿草而已。不吾

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辯治亂之事。不可概說。是故有。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顯或蓋而彰。或曲

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教。其行也方。短步。若有所畏。禮。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

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利。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

則有青碧。碧。易者。染之。子宴賓。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

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性者。皆保真。鄉人有窮而索者。求。索。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為也。里。周禮五家為鄰。五鄰為

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教之。反必後。哀。未忘。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己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假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

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從王命。爲造也。吏執乎役。役力。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

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

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

達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僻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

厚民補注。論周公直到無我地位。當世及之。世存揖讓之心。故知周公孔子其道同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

以興。無德易以衰。宅義不特險而在修德也。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橫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

心敗矩。吾不與也。賈其敗人倫之法。

文中子中說補注卷五

問易篇

01 x 96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熟易之文，而不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身。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

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後云無愛疑

爲愛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無愛疑

言二。子曰：徵所問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

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所以心言之者，迹也。周公仲尼

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也。而迹不應乎天下。蓋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吾獨得不一言乎。周

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一言乎。周

公仲尼於易。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適

已二言矣。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執乎

則止各。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李播聞而歎曰：大哉

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

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

也。雖未昭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

下應一命而不可易。恤入故皆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曰敢問策何謂也。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其惟策乎。策漢武帝子曰續書之有命憲矣。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
不傳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
命天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如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已故曰懸於
作天文中子曰事者。有續書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然亦何常師
命天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
命天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有續書
命天乘事演道莫善於對。有續書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
命天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王次春春者
命天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
命天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
命天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有續書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
命天皆議之謂也。以探民意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並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
命天而理得矣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

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有誠書切而不指。指切至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學委曲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有諫書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文中子曰：晉而下

何其紛紛多主也。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

傾天下，靈帝諱宏黃。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

祀國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周武王也。八年始

程元曰：三教何如。釋老。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政不一則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

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與。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

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





賈瓊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邳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宜即臣位。莽怒。脅惲令稱病。惲曰。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盡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子

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幾於中。則幾可得矣。

子曰。處貧賤而不懼。可以富貴矣。無限獲。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况良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時譏。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慎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

子見纒絰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據七回。反之。徒結反。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不知勝人。以道。

子見耕者必勞之。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僕。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禮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後六經是廢也。若史記先黃老。記註興而史道誣矣。反毀陳壽是誣也。志

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

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

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

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

非聖人孰能至之哉。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子曰至矣。命之書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子曰天下其無主而有臣乎。尚能稟命。臣曰

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邨人乎。漢七主本以。志其慙德於備物乎。備物有德

而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

名若素始。素帝而稱是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邨人之心則正。其

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簡。董仲舒曰。秦

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以富人則可。此禮則未。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遂

亡乎。疑二帝三王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子謂董常幾於道。可

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通變之謂道。故曰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勿與小。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為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為德蓋遠。

子在蒲。蒲古中都之地。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

也。賦兔爰之萃章。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與能者

之行。也。子曰。好動者多難。陽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

無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薛生曰。智

可獨行乎。謂智可獨行。則。子曰。仁以守之。易失之。賊。則。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

無用。智。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逆之以智。五常成功。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當弱冠而死。門

無人助行周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論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

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則終止之故曰義矣。守則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

非相明。去就相安也。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

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右道備在。方册行

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王國戰義。不獨仁智。帝國戰德。無仁者

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舉。

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安見其有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此言名實散。則元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讐也。少事。保生者。

薛方士傳。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責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

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孔言逢惡。遇邪。當諫諭之。諫諭之。

或問韋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北齊文宣

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桓歸憤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北齊文宣

帝之臣也。○子曰輔矣。情以朝章國令為務不幹小情於樹反。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通之子。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道曰陰

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云守仁義以戒之。爾

賈瓊為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

介。無傷介。就而無詔。不苛言兒。汎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瓊曰。終

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建天子。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

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真主。於是乎未忘中國。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

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齊梁陳之德。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

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帝太和元年。江表宋蒼梧王元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漢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子曰。彼有以自守也。士

橫。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

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

法。王。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復與也。傾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

以歲時。自癸和綿綿至桓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乃絕。文明之際。魏

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

可作矣。而不克振。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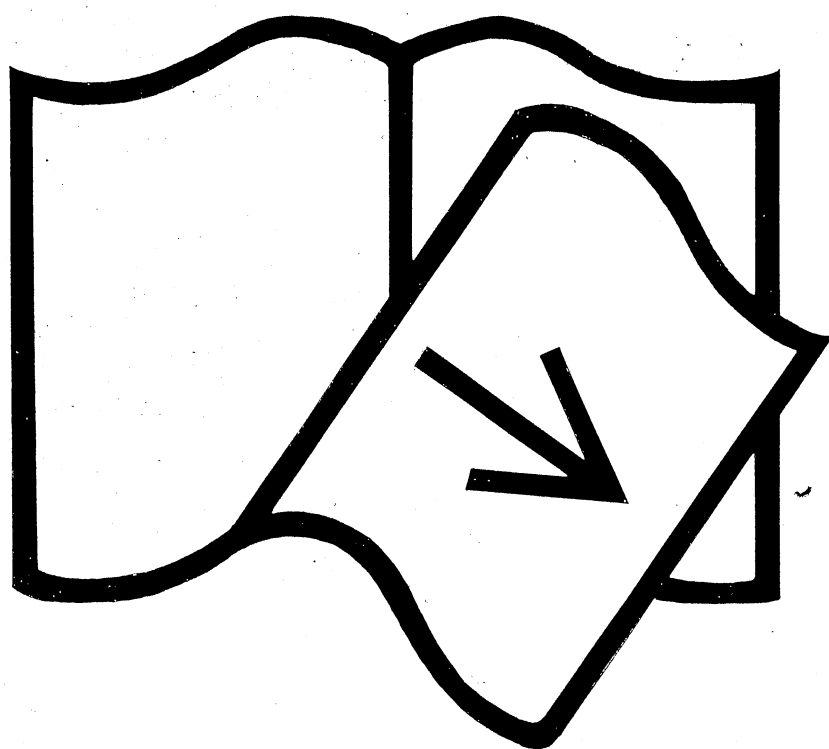
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後。

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天子不採風。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

詩樂為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鳴呼。斯則久矣。天子不採風。古有採。樂官不達雅。

化不傳於時。故。君子不可不續。君化不傳於時。故。君子不可不續。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

君化不傳於時。故。君子不可不續。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



原件短缺

演讲

船山學社講演集第九

船山學報之一

第三十期 二十四日

讀張子正蒙注

廖名縉

天道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船山曰。天言教者。天之曲成萬物。各正性命。非以自成其德也。聖言德者。聖人動無非善。非為立教而設。祇以自成其德。然而學者之所學在此也。聖者極乎善之謂。夫何言哉。知天知聖者。於此學之。自不待言而至。非聖人之有秘密。求之於言語道德間也。

此解論語予欲無言之旨。大抵世間要眇微至之理。均不能以言語為形容。此在一才一藝之微且然。如大匠不能使巧之類。况其關於天人相與。至德要道之鉅乎。夫言者所以為教也。然而時行物生。受陰陽屈伸浮沈升降之教。亘古初無愆。而未聞彼有教。敦之命。故無言之教。是謂至教。聖人與天地合。撰其動。無非至德。故日用飲食。成為過化存神。所在夫亦何事於煩言。審是而六經且糟粕矣。矧其下焉者乎。按此語不可誤為斷除文字語言之禪理。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

船山曰夫以太虛爲體。而太和之綱縉充滿焉。故無物不體之。以爲性命。仁以無慾爲體。而視聽言動之節文生焉。故無事不體之。以爲心理之安。天者仁之全體。仁者天之心。一也。

仁以無慾爲體。故求仁無他術。去慾而已。然別聲被色。全恃官體之知能。人之官體。受於天。其別聲被色之知能。亦受於天。則人之有欲。天實界之。假令無之。且並不能成。其爲人。故妃耦而制之。以六禮。飲酬而閑之。以獻拜。卽仁即慾。亦即慾即仁也。語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慾也。克者勝也。言勝慾。但在復之於禮。斯慾已變而爲仁矣。先師武岡鄒保之先生。往歲講學武昌。嘗謂晦翁象山。持論多有異同。由其所標主敬主靜。先落偏際耳。其實古聖傳心。只一中字。允執厥中。堯以命舜。舜以命禹。湯稱執中。自文武周。以至孔子。道在中庸。中者所以矯氣質。而使正。非以剿氣質。而使滅也。講學者抱定中守。何人復能相攻。程朱見不及此。宜其開千年來儒學同室操戈之釁也。

視聽言動。皆可爲導慾之媒。而加之節文。則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非禮勿聽。非禮勿視之事。矣。學者悟得此處。視釋氏無眼耳鼻舌之說。直是生吞活剝。不值識者一笑。

周易大象述義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謙

三三 坤上 艮下

桂陽彭政樞述義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稱施皆去聲

(解)平地不可力增高山不可強削物之情勢則然而欲平之徒亂而已地中有山替高就卑務為坦易此亦不可數為之功矣

(述義)詩云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此地形山勢轉移變遷順大造之自然非人力所能增削魯論言為山由平地而覆實孟氏言為高因邱陵以為基史言禹鑿龍門黃河因以順流似增土為高削土為平亦人力勉強為之然非情理之正事勢之常若必強人以難能其致亂之端有二一則擾亂心思二則擾亂治安非君子因地制宜消弭禍亂之道蓋謙卦坤上艮下為地中有山山勢高出地上故中庸言登高自卑易曰履道坦坦許慎說文云坦者平易也欲剷高為平則非易矣此所以難為功也君子用此唯用之於施施者君子所以惠小人也

地之廣厚能載謙以地為外卦能以虛受物也地之生物以供人用山在地下為艮艮主成物謙以艮為內卦成謙之美德君子體此則有包容萬物生成萬物之道所以用施施者施與之普及也故讀去聲如毛詩施于中谷之施以物與人謂之惠如孟氏所

謂分人以財是也。秦誓言散財發粟。大學言財散民聚。皆所以施惠於四方。小人得拜君子之賜也。

君子而交君子以貞以諒。無所用謙焉。凡施之道。益其寡者。多者自哀。於多無損於寡。有益。憚獨免於凍餒。豪彊自無居藏之利。所謂稱也。

貞固足以幹事。直諒則為益友。君子訂交。出以誠心。無所用謙。流於客氣。至於酌盈劑虛。權衡損益。不以乘輿。濟人市驩。虞小補之術。不以博施濟眾。強堯舜以為仁。揆度多寡之宜。援周急。不繼當之義。則多藏者不遇。難以居奇。寡弱者不流。離而失所。此所謂惠及緣寡。哀此憚。獨既免啼飢號寒之苦。亦無壟斷固利之謀。則稱之道得矣。

不然如王莽之限田。削天下以皆寡而已。故救荒有賑恤而無可平之價。定賦有寬貸而無可均之役。非於施與之外。別有哀益審矣。

莽既居攝。擅廢漢制。更天下田名曰王田。凡男口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田予九族。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者。罪之。此所謂限田也。田有限制。則富者變為寡矣。非君子用謙德之義也。君子救民恤民。如周禮地官言荒政十有二。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四與六曰弛力。去幾。鄭司農注云。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去幾。關市不幾也。康成曰。去其稅耳。此皆所謂賑恤也。既不輕減。糴價穀賤。傷

農復省催科以蘇民困不泥賦法而均民役用法得其平民受其施與不勞子輿發棠之請不煩汲黯矯詔之謀謙之爲用大矣哉

君子施惠於民務大德不市小恩不知治道者徇疲情之貧民而剗削富民以快其妒忌釀亂之道也

因民利而利之惠而不費大德也馮驩焚券市義以要譽小恩也善爲治者懲無用之游民不得藉端以累富戶則亂機消弭而治道得焉矣

第三十一期 一月三十一日

有德篇

廖名縉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

船山曰言以垂世立教興起天下而天下賴之聖賢所以死而不亡

人類之有語言實其雄長萬物宰制世界唯一之原力以其能通德類情聯萬衆而合爲一氣人羣之大業由此生也若即其言而著之書策則垂世立教之事興焉死而不亡殆船山自況之意歟

殷紂之智足飾非少正卯之言僞而辯王莽之善摹訓誥曹操之工爲樂府其言非無可觀然以云垂世立教得乎蓋無本之言雖有而實不能爲有也

社會進化。由乎人與人之以語言相續。故雖聖聖殊時。賢賢異代。而在人類進化史中。不啻父子遺命之遞及。言之關係吾人大矣哉。

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船山曰。不以己私累天下。天下無所損。安而忘之。張子此言。以警學者至矣。縱慾趨利。則天下求無其人。而不得。是人類之狼蠡也。

獨修之士。遁世不知。或曰。轉爲並世者之所阨。遂不能無吾道非耶之疑。如是。則信心。違而道力。驟索不知。仁爲皇降之彝。實人類性分所固有。我操其大順者。而猶慮人之。逆假令操其逆者。人於我將復何如乎。故志仁卽以無惡。足以鼓好修之氣。而不餒抑。亦人類自然感召之理也。

言形則卜如響。

船山曰。言形謂可名言所疑。使卜人治告鬼神。無暗昧不可言之隱。論語言仁。中庸言誠。誠者求仁之途術。故曰誠性存存。道義之門。

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船山曰。性者神之凝於人。天道神之化也。蔽固者爲習氣利欲所蔽。雖有測度性天之智。而爲所固隘。必且有意與天違之隱。不得已而託於默。以自匿。是其求明之心。早與性天。

之廓然大公。昭示無隱者。相違亦猶懷私而不能昌言者。卜而神不告也。陸王之學。多所秘藏。與釋氏握拳豎拂。同其詭闕。蓋弗能洞開心意。以通極於天。則故若明若昧。無由測性天之實也。

至誠未有不動。不誠未有能動。誠之所至。金石可開。豚魚可格。況明神乎。堯璫舜羹。文琴且夢。無時無地。非一誠所貫注。即無事無物。不可與性天相質證。惟氣慾未淨。輒用測度。勿論其私心謬誤也。即平旦偶見。而存養無素。俄頃惶疚。轉念一生。依然故我。求其達於性與天道。不知其相去幾千萬里矣。陸王釋氏。未必盡為習氣利欲之所蔽。然其測度性天。實有類於師心自用者之所為。欲見性天之實得乎。

周易大象述義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豫

坤上下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解) 豫之象為作樂者。取雷出地而搖空有聲。老氏所謂樂出虛也。

(述義)繫辭曰雷以動之物動則有聲。聲之從空虛而出者。音樂取象於此。以其得氣。機而鼓之也。雷爲天地之陽氣。陽氣發舒則地不能閉藏。故雷出地上曰豫。以其氣昌。盛而快暢也。王充論衡曰。雷入地則孕毓根莖。避盛陰之害。雷出地則長養華實。宣盛陽之德。樂之所以昭德象功。通陰陽之和者。聞空中雷聲。可悟制作之精意矣。

殷中也。冬至合樂於圓邱。時之中也。配合也。象祖考之德。以合漢也。

孔安國釋禹貢九江孔殷。以孔殷爲甚中。卽殷中之證。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鄭康成注云。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冬至合樂者。大司樂云。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大蕤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鼓。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于地上之圓邱。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大蕤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鼓。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天神上帝也。人鬼祖考也。天人合一。故鄭云。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鬯而郊稷。謂此祭天圓邱以響配之。圓鍾夾鍾也。夾鍾生於房心之氣。房心爲大辰。天帝之明堂。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宗廟有祖考其德合乎冥漠。所以修薦芬之禮。隆配享之儀。以祖德足以配之也。

言先王者。惟德位時三者備而後作樂。不敢褻用之以自逸豫。而祇以太昭天祖之德。豫

之不可輕用也如此。

他卦言君子。而此言先王。以行天德。而履天位。又能順天時。而體豫卦之德也。中庸言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必也德位兼備。因時制宜。方足以行郊祀之禮。奏昭德之樂。否則自暇自逸。以遂其宴安之懷。則非先王用豫之意矣。

宋蔡京爲豐亨豫大之說。惑徽宗。以奢靡而亡德。不崇而妄作。爲宋之大戾而已。

宋至宣和。朝政不綱。爲大臣者不能引君於當道。反以邪說蠱惑其心。故楊時曰。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陽以繼述神宗。爲名陰挾王安石以圖身利。假豐亨豫大之說。以啓人主之侈心。經費妄用。侈靡爲事。卒釀成二帝北狩之慘。此君德不崇之咎也。大戾樂章。適爲亡國之音而已。

雷出地奮。不可久居者也。陽氣歸天。地不敢有。而後其動也。盛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功已成。德已崇。樂乃以作。薦之上帝。薦之祖考。而已不敢有取悅仁孝之心。斯可矣。

孟子謂聞樂知德。周書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可見德能動天。祖考來格者。由和平之雅。奏實本仁孝之感通也。

鋪張盛治。以鳴己之豫。而不讓。豐亨豫大之說起。宋乃以亡。

船山援宋事以爲後世殷鑒。操治柄者。知所以用。豫之道矣。

第三十二期 二月七號

王瀚聲

大學明德在於新民。堯典峻德。推及平章。古人無日不以學業爲己任。即無日不以教人爲己任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視學業爲畏途。藉教育爲捷徑。言念及此。痛焉厥心。船山講學。深明大義。默而識之。確能發揮痛切有益世道人心。今將其義而申明之。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船山訓義) 夫子曰。學者作聖之功。有不容不自考者。無日不念其果得於己與否。而後可以自信者。益自勉也。未可以自信者。常自勉也。

吾人爲學。最要有自信力。賢希聖。聖希天。皆自信之效力也。

惟自信不同。自是。禮云。學然後知不足。此不自是也。此即自信也。

王龍溪曰。聖賢之學。惟自信得及。是非非不從外來。故自信而是。斷然必行。雖遜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信而非。斷然必不行。雖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如此。毋是。毋自欺。即自信真義也。

今我念之。我之於學。將以何爲也哉。內而吾身心之所自驗。而有所得。外而天地萬物之趣。所既通於善心者。非必識之不忘。以爲知行之有據者哉。是不可以形之。言語文字而

徒。侈。覺。悟。者。也。蓋。必。默。而。後。其。識。者。切。於。己。也。則。非。求。天。靜。思。靜。存。以。終。身。不。味。者。乎。

諸葛武侯學須靜。程伊川涵養須用敬。皆默識工夫也。

儒家修身。先以格致誠正。究物理之源。爲知行之本。與釋老之學。託諸虛無寂滅者。迥然不同。蓋儒學據於理。釋老據於知覺。王弼之註易。雜用老氏。房玄齡參勘佛經。皆言語文字之誤也。

若其於己未敢自信。必學之於古。以證其得失。而喻其所從入之途。資於學者大矣。而道之無窮。理之在近而易畧也。又甚慮其學之而易厭也。誠有事於學。非欲其歷乎甘苦淺深之故而無厭乎。

不劉念臺曰。心須樂而行。惟苦學問中人。無不從苦中打出。此周公夜以繼日。孔子發憤忘食也。

倘其於學而既有得。則以之誨人。以共明其理。而相長以引伸之。益所必誨者多矣。而人之不齊。教之多術而難盡也。又甚慮其誨之至於倦也。誠不容不誨。豈得於誘掖獎進之方。而或倦乎。

禮曰。教學相長。孟子稱伊尹肩膺民之任。以先覺覺後覺。皆誨人之事也。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其誘掖有如此。

朱近齋說陽明逢人便與講學。門人疑之。歎曰：我如今便如一個食館相似。有客過此。喫不喫。讓他一讓。當有喫者。其不倦何如耶。

教育與宗教有關係。無慈悲性質。則不能任教育。以教育當作權利。尤自外於教育。故中西教育家。必犧牲權利。方克盡心教育。必誨人不倦。方不愧教育天職。

是三者。吾才之所可企及。吾心之所可自盡。吾志之所可自矢。而吾以是庶幾乎作聖之功。乃自念之。我其可不自信。為有哉。而我其可自信。為有哉。唯日念畢。吾生以幾之。誠有不容自己者矣。

梭枯植底云。余非敢自謂有智識之人也。余愛求智識者也。其謙虛之懷。與孔子何有。於我之語。脗合。此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

嗚呼。此聖人之所以終日乾乾。與天合德。而非人之所可及也。

劉三五曰。惟待其身者。小故可苟。惟自任不重者。故逸。此聖人之所以終日乾乾也。歟。

周易大象述義卷三

上經

衡陽子王解

隋

三三
分上下

桂陽彭政樞述義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解。雷中澤中動而入於深隱之地。

（述義）繫辭曰。動萬物者莫疾乎雷。又曰。鼓之以雷霆。鼓者。氣激而動也。故王充論衡以雷為太陽之激氣。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潛者。入伏於地而未出也。地中有水曰澤。澤者。水深幽隱之處。深隱者。陰也。動者。陽也。動而入則陽伏。即動之中靜也。隨卦震下兌上。有雷在澤中之象。與許慎說文所謂雷聲鈴鈴。挺出萬物者不同。故云動而入也。

長從少。男從女。陰從陽。

乾坤六子。震為長男。兌為少女。震以一陽居於二陰之初。以陽為主。故稱長。稱男。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以陰為主。故曰少女。少者在前。長者居後。故曰從少。兌女在前。震男居後。故曰從女。以震陽生於下。以兌陰兌陽漸長而猶從一陰。躡其後而順之行。故曰從隨之義也。

君子無所用之。惟因晝夜動靜之恒。入而宴處。以息動。

追隨人後者。謂步後塵。隨聲附和者。自無主見。君子隨時應變。不用隨從之義。其所用者。惟早作。夜息。動靜得宜而已。蓋陰陽運行。有晝有夜。仁智所樂。有靜有動。君子審乎

晝夜之道。定其動靜之常。則宴處有時。非過於逸。豫也。休息有期。非倦於勤。勞也。以動從說。順人之情。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釋說卦傳曰。雷以動之。兌以說之。又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隨以兌澤居外卦。喜說見於外。而物之動者順而隨之。即序卦所謂。以喜隨人者。亦聖道俯順輿情之理也。文王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昃。不遑暇食。武王繼志。述事慮善。以動垂為世法。目張綱舉。本無放弛。然夙興夜寐。動息有常。動則張之。息則弛之。為隨時之至道。

隨弛道也。君子因其時而後弛。不然則朽木糞土之牆而已矣。

爾雅釋詁。弛放也。疏云。以弓釋弦曰弛。故云弛放。與張義相反。說文。張施弓弦也。隨義。近弛放。君子順時而息。則非弛放也。如董仲舒之下帷誦讀。陶桓公之惜陰習勞。不以休息時為弛放。職務否則宰予晝寢。受孔聖之訓責。則非君子為學之道矣。船山引朽木糞土以示學易之意。最為深切。吾輩讀書當以君子為法。

續張子正義注

誠明篇

廖名縉

性於人無不善

船山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理氣一源。而各有所合於天。無非善也。而就一物言之。則不

善者多矣。唯人則全。具健順五常之理。善者人之獨也。

性善性惡之辨。歷數千年而未定。持調停之說者。或以爲有善有惡。或以爲無善無惡。實按之而俱不能通。強作解人者。又或以爲孟子之言性善。告子之言性惡。概屬落於邊際。固不若孔子性近習遠之說。爲得人性之真。不知性無不善。孔孟初無二議。言善者。性之理。言近者。性之象。必如論者所言。孔子之性近習遠。其去無善無惡者幾何。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六經所載。何莫非孔。言性善之鐵證。卽何莫非孟子。立說所由。本論者紛紛。病在不讀六經之故耳。

德儒黑智兒有言。但觀人類之兩手。卽知天所畀以主宰萬物之意。此卽船山所謂善者人之獨也之理。不謂達爾文輩。乃必取靈長萬物之人類。而以下之。儕於猴狙。何耶。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

船山曰。攻取之氣。逐物而往。恒不知反。善反者。用物之感。不爲物引。以去而斂之。以體其湛一。則天理著矣。此操存舍亡之幾也。

爲性惡之說者。以爲人性皆善。則天下可以無學。修國家可以無教。育豈知孔孟言性善。正以勵天下之學。修而實證。教育可能之理。若曰善者。汝性所自有。吾責汝取外物而有之。汝猶可以旁貸。吾責汝審汝所固有。而保持之。則天下無能發異議矣。近世學

者推究教育二字之語。原在拉文。其義爲引出。可見人類德智皆其得之於性。生施教育者。不過因所固有而發揮之。眞理所在。中外聖哲所見無不畧同也。

最近歐洲哲學家曉賓赫恩持論。謂人類教育能施之於其身體智識而不能施之於其心。蓋謂審美心與道德心非教育可能之事。原來道德心多者自然成爲道德家。康來道德心薄者自然成爲不道德家。此種學說初頗傾動一時。按卽李翽性有善有不善之說。近經實驗教育家之研究其說已全歸失敗矣。

近日教育家又有主張人爲教育動物之說。謂禽獸天生之本能或視人爲優如魚出卵而自營。犬墜地而能行之類。皆爲人類所不逮。然試取魚犬而施之教育。則最終之成績不過其最初之本能人之初生一蠕蟲耳。教育成功則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此教育於人所以號萬能也。此人類所以獨爲教育之動物也。此其說又微近無善無惡之意。然萬物經教育均不能大變其本能。人獨不然。是卽人類性善之明徵矣。

第三十三期 二月二十一日

王瀚聲

身曰謙德之柄也。又曰悔者憂虞之象也。孔子繫易以垂教後世。俾學易者知所法戒。用爲寡過之資。又於魯論追述周公以驕吝戒及門。其意深矣。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01 X 92

（巖山訓義）夫子曰。君子以至虛之心受天下。而以至公之心應天下。故天下利見之。以成其美。唯虛也。則天下之才皆效其才。以廣集其益。唯公也。則苟有其才。皆效於天下。而實著其功。

水溢則溢。卮滿則傾。物理之常。故大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要有至虛之心。尤要有至公之心。

大舜之好問察迋。稽衆舍己。是能以虛受天下也。武侯之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是天下効其才也。以天下之才爲才。以國家之任爲任。如是方可言虛與公。

而如其不然也。則無論曲技之長。本無可矜惜者。

論用才之道。棄短錄長。片長薄技。亦可節取。然究非恃一得以自矜。

卽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乎。可以開不世之功。可以定非常之變。可以盡人官物曲之宜。可以通禮樂幽明之故。

周公。有聖人之德。兼聖人之位。佐王業。定內亂。量材器使。制禮作樂。功業煌煌。莫乎莫尙。

而使其不能宅心於虛。而以驕人於所不能。待物以公。而各用之。以待物之相來。而後應。則以一人之才。距天下之才。且懷才於身。而不能達其才於天下。雖時有所表。

見於功名之會。亦一端之得。一事之利而已矣。攬之易盡。而推之有窮。不足觀也已。以周公之才。猶須吐哺握髮。虛心納善。況下焉者乎。

夏禹不自滿假。而能奏成天平地之績。伊伊以知覺自任。不忘堯舜君民之心。是宅心於虛。自能待物以公也。

心不虛則氣傲。氣傲則必吝。孟子所謂訑訑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以若輩人任事。豈有成功之理。取有所成。不久必敗。

聖賢豪傑。事功不同。然必有虛心救世之念。否則不能為聖賢。亦不能為豪傑。劉念喜曰。古人一言一動。凡可借之當時傳之後世者。莫不有一段真至精神在內。若惟才是備。安能有此。

是以君子雖生資明達。博學多通。必以君子之道先治其心。而非才之徒。尙也。

在學齊家治國。而匪本於誠意正心。顏淵問仁。孔子示以克己。以及湯之盤銘。文之緝熙。武也。聖丹書。莫不急急於治心也。

周文王存此心。夏桀商紂亡此心。太甲成王因而存此心。此治心之關係甚大。

周鼎大象述義卷中

衡陽子玉子解

巽 三三 艮上

山下有風。君子以振民育德。

(解) 風在山下。入於卑下而振動之。山峙於上。以止其飄揚。而勿使踰越。

(述義) 繫辭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撓者振動之謂也。山能生物。風至則振。為物理之常。孝經援神契曰。至治之世。風不鳴條。鳴條者如金藤所謂大木斯拔之類。振動則非鳴條也。風能動物。草木萌動。必賴風以吹之。故禮說曰。風萌也。春秋考異郵曰。冬至四十五日。立春。條風至。條者達生也。言風應其方而來。生萬物也。風以地異。風至亦有分別。爾雅云。扶搖謂之焱。以風自下而上也。迴風為飄。謂用迴飄發也。自上而下者謂之類。以物形類落也。巽卦巽下艮上。有風在山下之象。言入不言類。則物感動而發生。外卦有山以止之。是風之動物有範圍。不敢踰越。無風雨飄搖之慮也。

君子治民之道。與起頑懦而養其善。以止其非。天下之所以治也。巽者治也。巽居下。以陰順而入。能體上之志。上下得其所止。而不相凌越。有養道。有治象。君子體其卦德。用之以治民。民有良善者。培養之以成其材。如魯論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子與謂設庠序以教之。皆所以養之也。民有為非者。為法令以禁止之。如周禮地

桂陽彭政樞述義

官司教一職。掌萬民之衰惡。過失以禮防禁而教之。是也。勸善以化不善。則聞者莫不興。此項廉儒立天下皆被其養育之德。而為治化之徵矣。

風以養之。山以育之。始而興起。繼以養成。教民之序也。

君子之德風。風行草偃。順而化也。所以有振起之義。高山仰止。為萬民所瞻。亦為萬物所育。謂物得土以生也。所以有養育之義。帝舜之治天下也。四方風動之休。在封山巡

嶽之後。必曰政在養民。正德厚生。生本廬三字。皆為養民政策。命契以教。教。歷直輔翼人。儉儉。及三代之曰厚曰虛曰校。皆治教養二字以行之。此教民之明證也。

風在山下動及物也。由止乎上。養之厚也。動物先循振起。頑懦而養之。感德。君子新民之道也。

大學言明德親民。庶語言作新民。都者去其舊染之謂也。君子為親民之官。則有廣民之責。民德日新。治道日著。學易之功。用見矣。民國成立。百弊維新。而人民之失德者如

故實。之失德者。亦如故。非治民之深。有未立行法。未得其人也。入存政舉。吾願操教

山不養也。推起山之學說。研究而實行之可也。

第三十四期 二月二十八日

周易禮記述義卷一

禮山學報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臨

三三

坤兌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无疆。

(解)澤上有地。川澤兩岸為平陸也。兌為言。說言以教。坤厚載物。容其不肖。而保其賢也。
 (述義)周禮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圖。辨其山林川澤。鄭康成注云。注瀆曰川。水
 鍾曰澤。水所經過之地。及水所滯蓄之旁。皆陸地也。臨卦兌下坤上。為澤上有地之象。
 繫辭兌為口。口者言所從出也。兌又為說。善言以教。人人樂於聽受。所以說也。君子以
 朋友講習。而著麗澤之功。孟氏謂得英才而教育。為三樂之一。皆是此意。坤德廣厚。而
 能載物。舉萬有不齊之倫。兼容並包。無論賢與不肖。胥陶鎔於一爐。此尼山有教。無類
 之旨。如孺悲欲見子。以疾辭。是不顯以拒之。而隱以容之也。互鄉童子。見必曰與其潔
 與其進。是嘉其賢而保之也。
 教而容保之。則嘉善於不能。而教無窮。容保於教思之後。若教者。進於善。不若教者。終不
 棄也。則保之无疆矣。
 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必繼以寬德。足以容之也。謨言正德。董戒互用。勸以九歌。俾勿壞。

政足以保之也。能保能容。則教之普及者。垂諸久遠。而其術不窮。故聲教四訖。順則不知。則民之進於善者衆矣。卽或囿於積習。限以方隅。間有教化所不及。然舞干羽而格苗。不棄苗民於荒傲。則施文教於五服以內者。更可知矣。故文翁之治蜀。龔遂之治渤海。張綱之治廣陵。民未受教者。皆賴以保全。此聖教無疆之化也。

兌抑悅也。臨民者以嘉言立教。而不務苟取悅於民。善於用兌者也。鄭康成注周禮大宰師儒云。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居師保之任。以臨民。則德行六藝。皆所以悅民之道。故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得其僮心也。孟氏謂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卽君子善用兌之實徵。澤上之地。澤之浹入於地者厚矣。說司教順司容保。坤兌相得。用之以保民。而施教。取地之普載爲无疆。取澤之不竭爲无窮。君子之臨民。不尙威而尙德。有如此。

書言扑作教刑。禮言夏楚示威。泰西各國學制。亦言強迫教育。似威德並用。難以偏廢。然揆君子立教之初心。只言愛人以德。德入民心。則民歡悅。此所謂服教。畏神不怒而威也。近日學校林立。教育不良。道德廢墜。風潮屢起。非盡校規有不整實。臨民之德。有未裕也。

然兌不以悅民而以教。亦必異於違道干譽之小惠歟。

違道干譽。禹謨所戒。君子體臨卦之德。謀教育之改良。非沽名於學界。教澤深入。效地德之无疆。學易之宗旨。是在是矣。

讀張子正蒙注

至當篇

廖名縉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殉物。天之道然。

船山曰。大人不離物。以自高。不絕物。以自潔。廣愛以全仁。而不違道。以干譽。皆順天之理。以行也。

人因社會而保生命。即因社會而有人格。故吾人斷無去社會而獨自生存之理。陳蔡之厄。喪家之嘲。社會之危辱。聖人者。至矣。而斯人吾與。終不忍視人類為鳥獸之羣。使其稍懷憤嫉。則沮溺招隱。早已把臂入林矣。故合清任和而始為聖之時也。

公山可往。志在東周。恃我有。可以東周。公山者在也。否則臨河固營。返駕矣。南子可見。不嫌內謁。恃我斷非內謁之人也。否則從井。固不救人矣。

虎豹與麟鳳並畜。而餘慶餘殃之理。千古不爽。天道不誠。可見乎。

或問天之聰明。胡弗創一有麟鳳。而無虎豹之世界。應之曰。如是。則世間有雨露。而無霜霰。可乎。

天以直養萬物。

船山曰。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天順其理而養之。無所擇於靈蠢。清濁。撓其種性。而後可致養也。

天之德。在萬物並育。天之妙用。在世界進化。故天爲萬物立一大例。使之及時而生。不問其爲靈爲蠢。爲清爲濁。仁也。所以使之並育也。天又爲萬物立一大例。使之及時而死。不問其爲靈爲蠢。爲清爲濁。亦仁也。所以使之進化也。故言其常。則旱潦風雹。爲歲時屢見之災。言其變。則山噴川枯。爲歷史僅見之禍。人類方震慄慘悼。而自天之所以生滅地球者言之。則不過球團發育中必歷之一候。此殆類小兒生育期中。每歷數旬。必有一度之蒸熱耳。故天地不與聖人同其憂。不必同。亦必不能同也。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

船山曰。道立於廣大。而化之以神。則天下之人。無不可感。天下之物。無不可用。愚明柔強。治教皆洽焉。聲色貨利。仁義皆行焉。非有所必去。有所或殉也。若老釋之徒。絕物以孤立而殉人。以示愛。違天自用。不祥久矣。人類之所以靈於萬物者。在其能自得師。換言之。即富於模仿性耳。萬物雖各有本能。而鳥不能仿魚之潛。牛不能擬馬之鳴。唯人類則酷好模擬。小之雞鳴狗盜。大之飛機。

潛艇舉萬物所能為者。人無不能之。固謂人類之進化。由其富於模擬之性可也。唯模
擬之劣。望曠。古者落葉造舟。蜘蛛製網。以至腔响廣成之訪。皆人類能自得師之證。而
其大原則不外於師天。蓋唯師天。故能代天而理物也。即近日原則原理之證。何以異

于此乎。以微言。下者。蓋天之道。大見其一管。而誤認全體。則虎豹霜霰。固
曲成而不害其道。此中最須體會。蓋天道廣大。見其一管。而誤認全體。則虎豹霜霰。固
精驟以殺物為能矣。

夫天為萬物設生之大例。萬物既已受之。天為萬物設死之大例。萬物無能逃之。然於此
既生未死之間。或未免中道而夭折焉。則物自為之。而天不任咎。何者。既生未死之間。
天固界人類以彌縫缺憾之知能也。故人雖藐爾。而實與天地參。一國之生死與個人

國之盛衰。亦以類推。故曰。文以明道。道以救世。王翰聲

聖黨講學。將以行之也。非徒言之為貴也。上古人心樸實。能文者即能行。後世人心偷
汙薄。能文者未必能行。學術功業。判為兩途。讀文莫吾猶人也。一章為之惕然。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與善言。樂善。無怨。無求。無怒。吾未之有得。
（節出訓義）夫子自言其聖功之密。以示學者曰。夫吾之孜孜於終日。非有求於所得也。

乎。而以省吾之所得。則有不能自己於心者。今吾所得爲文焉。則可信耳。以文紀事。而事有。序。以文顯道。而道不疑。夫人之立言。以自見者。吾亦將無與之同。而無容讓乎。乃吾之所不敢自信者。不於文而已也。

聖人爲學。必自知所得。尤必自省。所未得其心。不自是。故其學無止境。聖人之所以爲聖如此。吾人之所以學聖者亦在此。

文以紀事。亦即以載道。讀三代之文。知治化之隆。讀漢唐之文。知國家之盛。

上古敦龐淳樸。有言語。無文章。中古由質而文。而文猶近乎古。後世文學不講。文心大放。國祚因以不綿。文固不可忽也。然豈子子於文字已耶。

夫君子有君子之文。尤必有君子之實。君子之實行也。知其爲君子之道。則必體君子之深體。君子之深射行之也。明明此理之當然。實試之事。爲而何以必稱。其理明明。此心之已喻。發之應感。而何以必慰。其心自一動一作。以至於推行於廣遠。肆應於變通。皆有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存無或過也。無或不及也。

人羣由部落而進乎社會。物質之文明。日以發達。道德日以退化。詐僞百出。姦智橫生。口仁義而心豺狼。天良汨沒。謬種流傳。故巧言惑聽。何德之修。強辭奪理。何氣之壯。習爲箝鼓。學無所守。攻乎險說。心焉用臧。此戰國策士所爲游說以取榮。而後世文人用

是曲筆以沽名也。孔子有懼於此，故特以躬行君子垂訓。誠欲人有君子之文，尤必有君子之實。體君子之深也。

若此者，吾之所必欲有得於心而施之不疑者也。以吾自考，則未之有焉。吾其何以文自信哉？所不容不求不敏者，其容忽乎？吾不敢以文自信。學者無以其文信我，而謂君子之道在斯也。此所欲與學者共勉之也。

書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行固若是其難也。然孔子大聖，而自言全無所得，即默識章句，何有於我？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同一謙辭。

吾輩讀書，坐而言者必起而行，否則詩書適以文奸。安用讀書為？近日吾國科學日漸發達，不能實行與科舉制藝，究無區別。願學者注重理論，尤必注重實驗。

劉人熙

今天下競言教育矣。教育之標準莫大於尊孔。孔門之宗旨莫大於求仁。然非本諸身不能徵諸庶民，則非修之一身不能普及天下。故司教育者之自教，自育為尤切也。鄙人老矣，望道未見，秉燭之明不敢自棄，亦冀與諸友努力而共為之。此非口耳之為功也。孔門之宗旨莫大於求仁，發孔門之精蘊以詔人者，莫切於船山。請以富與貴一章

證之。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船山訓義)君子之所以爲君子者。仁而已矣。仁者。此心之存焉者也。丁義顧其或存或去之幾。必審之於早。而一存不復去之效。必待之於熟。審之早者。爲取爲舍之分也。待之熟者。爲存爲養之功也。取舍之分。因於欲惡之情。則求仁之大辨。於此有定力焉。今夫富與貴。則是人之所以欲矣。勿論希其利賴者欲之也。卽因以有爲者。亦欲之矣。乃其欲之也。因物之可欲也。因物之可欲而遂欲之。於是雖有非其分義之所當得者。得之而亦欲之。欲之而遂處之矣。於此審焉。吾心有確然見。爲不可欲者。存則辭而。不受不容不決也。

見利思義。是爲學第一步。此處一差。以後皆荆棘矣。

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矣。勿論不安淡泊者惡之也。卽有志莫行者。亦惡之矣。乃其惡之也。因境之可惡也。因境之可惡而遂惡之。於是苟非其名實之所當得者。得之而心惡焉。惡之而思去之矣。於此而審焉。吾心有超然不以此爲惡者。在則安。受無求不容不定也。不去貧賤。尤爲人之所以難。天則如孔孟之窮。小則如高才博學之不第。循吏之不遷。賢者之落職。皆是也。

夫若此者何也。以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莫大於不徇欲惡之情。而守其欲惡之正。則唯此富貴貧賤之間。其爲理爲欲爲公爲私。於此而仁之存去決矣。若於所欲而遂欲之。見可惡而遂惡焉。則情以境遷。性爲情易。念移於外。而志盡其私。於吾心惺然不昧之眞體。相背而迷。其去仁也遠矣。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則雖有才而非其才。雖有學而非其學。名爲君子。而無以異於衆人也。惡乎可以當其名。而無愧也乎。故取舍之辨。不容不審之。於早以一心於存養而求仁之幾。莫有切焉者也。

出門初步。便在取舍上用功。何等切實。何等坦平。知此則孔門之學。如日月經天。豈有異端容喙之地。而繁辭曲說。可一掃而空之矣。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乃辨之明。守之定。而君子猶慮其未能一存而不復去也。堅意以決之於始。而忽然有忘之之念。則欲惡不期而乘之。夫君子所以貞欲惡者。非但恃其有矯情之力也。唯於心實有此生與俱生。而動靜不離之眞體。則性以統情。而即以治情。心以善物。而即以辨物。存之養之。而與相依不存不養。而即與相違。違之則一動而即與欲惡爲緣。而爲欲惡用矣。

故君子靜有存焉。動有察也。瞬息不忘而一乎天理也。雖終食無違也。從容而養之。此心此理而已。

出門初步。首在知命。次在審幾。行遠登高。則涵養省察。如車兩輪。如鳥兩翼。及其熟也。則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亦此而已矣。

即至於意所不謀而忽接之境。事無足輕重。而可以忽畧之處。猶是仁也。必不違也。安常而存之。此心此理而已。

仁熟時。則動容周旋中禮。未至於熟。則造次之不可忽。比顛沛時尤難。下兩必字。亦是用力語。

即至於無可避之患。而至為身患之日。無可安之心。而困其心以不寧之地。猶是仁也。必不違也。君子之必如是也。然後存之。養之密而無間。以熟其仁。則性焉安焉。於天理之中。欲惡之幾。必無妄動。取舍之辨。不得遲回。君子之所以為君子。乃於斯焉成矣。故學者勿輕言存養也。義利不分。則所存所養者。為何物。亦勿輕言取舍也。此心無主。則持之雖堅而亂之者。且至。君子始終於仁之全功。其可忽諸。

未尋入德之門。則讀此章。如墮九里霧中。無從措手。既入門後。又如萬里之行。始於足下。任重道遠。又未知山高水深。梯航險阻。何日登彼岸也。故君子之於學也。終身焉耳。

矣。

第三十五期 三月七日

王瀚聲

士生今日。非懷抱不凡。縱有所成。於國家無與也。非百折不磨。則失之退縮。所學究不能達也。自古聖賢所以肩道統。豪傑所以建功業。不外弘毅二字。此吾人所當急急自勉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船山訓義)曾子示求仁之方曰。學者有志於治心之學。求仁盡之矣。而所以求仁者。固有道焉。仁之體靜。而其用以和柔。因是而專固其心。而養以從容。謂是可以得當於仁矣。而非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也。

仁者以無慾為體。為聲色貨利所擾者。不足言求仁。即專固其心者。亦不足言求仁。仁者愛之理。操切太過者。不足言求仁。即從容涵養者。亦不足言求仁。

託於約以息心者。謂身心以外。不宜以紛吾志。而可以不弘。託於柔以養心者。謂操持之切。且將以擾吾神。而可以不毅。夫士安可以不弘哉。擴其情。而與萬物同情。推其理。而與天地同理。非好為廣遠之圖也。士之弘也。安可以不毅哉。歷物無盡。而不為物屈。處變無方。而不為變移。非為於氣之守也。蓋士之所任者。重。而其道遠也。

仁者負改良社會之任。靜心息慮。以知覺爲性者。失之狹。佛教寂滅。非所以爲弘也。仁者有勇猛精進之力。清淨無爲。以寧一者。失之懦。黃老治術。非所以爲毅也。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士之弘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士之毅也。

王東厓謂天地以大其量。山嶽以聳其志。曾文正謂立得佳。卽所謂居業。以規模宏大。言詞誠信爲本。又謂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謙。卽是弘字精義。

前清洪楊之役。曾文正督師駐祁門。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左右勸遷地。公曰。吾去此寸步無死所。哥命布發見新大陸。屢蹶不挫。終告成功。達爾文之種源論。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於毅字最得力。

任之重而不弘焉。則不足以盡所任之量。而載其所任之實。以無疚愧於天人。故不可以不弘。而非侈外物。以失其居約之體。任之重而所行之道又遠。而不毅焉。則雖成足以勝所任於始。而不能以其所任歷無窮之道。而善其成。以克全其終始。故不可以不毅。而非過任氣以傷其澹定之天。

侈外物以失居約之體。羅念庵所謂出入於酬應。牽引於情思。轉移於利害。纏固於計算。去約之道遠矣。過任氣以傷澹定之天。所謂氣到發揚。未能翕然收斂。嗜慾沸騰。未

能廓然消化也。

夫士之所任者何任哉。則仁以爲己任也。吾心之體。卽天地生生無盡之理。吾心之用。卽萬物各得之情。以此思所任者。天理有一之不存。則廢天地之心。人情有一之不得。則墮萬物之命。而可不謂重乎。非極吾之心量。以體備而無遺。則雖清心寡慾。以求當於仁。而其爲痿痺不靈者多也。誠哉其不可以不弘也。受此任而行之。其道何如哉。蓋死而後已也。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應之物理。一日未死。而有一日必酬之變化。以此思其爲道也。理一念之不存。則私慾遂起。而乘之化一念之或息。則怠荒遂因。而間之。而可不謂遠乎。非特吾之貞志。以勇決而不忘。則欲涵泳悠游。以求合夫仁。而其爲冰淵所陷者多矣。誠哉其不可以不毅也。

諸葛武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與孔子朝聞道語意互相參看。道在天地。體天德之健行。效地德之無疆。則乾坤無時或息。仁者以天地之心爲心。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卽所謂有必應之物理。有必酬之變化也。

此吾所以以養勇爲初功。以敬身爲永圖。而庶幾於仁者有不可不然之心。內迫而不容自己也。

金伯五曰。一事不可放過。一念不可放過。一時不可放過。勇猛精進。處處見得有善可

遷有過可改。方是主。一工夫。方是養勇工夫。程伊川曰。涵養須用敬。又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朱子讀書法。敦敦於居敬持志。此敬身所以為要務也。

周易大象述義卷一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觀

䷓ 坤上 巽下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音灌觀望大觀。天土觀皆同。

(解)居上察下曰省。坤為地方。地之方所。陽君陰民。觀民設教者。觀五方之風氣。而調治之。使率彝倫之教也。

(述義)子輿氏謂省耕省斂。皆為上者察民之實徵。虞書言陟方巡嶽。為古時省方之大典。周禮大宰。既四方之聽朝。鄭康成註云。謂王巡守在外時。亦即省方之制。地方有五合畿內而言。畿外則四方也。四方風動在教化。既成之後。風氣而曰調治。是民氣未一。尚待施教。化以整齊之契。之為司徒。敬敷五教。箕子之陳疇曰。彝倫攸敘。設教治民之事也。

風行天上。君以建中和之極。而開風化之原。風行地上。君以因風俗之偏。而設在寬之教。小畜卦爲風行天上。君子以懿文德。文德者禮樂之事也。如國風首關。雖琴瑟鐘鼓樂而不淫。遂開王化之原。觀卦坤下巽上。爲風行地上之象。洪範言王道曰無偏無頗。偏者風氣攸殊也。先王治民。必使風和俗美。故謀教育普及。以爲補偏救弊之資。庶不致限以方隅。各自爲其風氣。

體用交得。而風教達於上下矣。

懿文德者。體也。省方設教者。用也。有體有用。可操轉移風化之權。故風行草偃。上下各得其所。毛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又曰。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風教既達。則王政興矣。

此言先王者。先王制法。後王承之以行。皆先王之所設。非但先王爲然也。

他卦言君子。此卦言先王。先者對於後人而言也。後世教化。陵夷風俗。敗壞民氣。鸞張玩視。禮法吾願有地方之責者。設教以挽救之。

坤有民象。地爲方圻。風司教化。風行地上。省之觀之。乃以設教。其用與小畜別矣。蓋禮樂之大用。不可逮於愚賤。故用小畜敷五教。防淫辟。必隨俗施正。俾民咸喻而不迷。則用觀。

小畜以端本立極觀以因時廣化而設教者必審民俗之剛柔樸巧而順導之故非行地不爲功。

民國成立改建共和本非王制然各省巡按使及各屬道尹皆已奉中央政府命令巡行所轄地方凡民俗休戚風氣文野教育良否皆可隨時省察而補救之此觀民之實際不可不研究者也。

第三十六期 三月十四日

讀張子正蒙注

廖名縉

至當篇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船山曰。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蓋言學者德業之始終。一以志爲大小久暫之區量。故大學教人。必以知止爲始。孔子之聖。唯志學之異於人也。天載物則神化感通之事。下學雖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於近小。以吝其氣。而棄其才也。

富有日新。爲極端進化論之示。現今世界文明。強大之族。莫不標此爲軌。淪而竭力以競赴之。唯我國則貧竭日舊。適與世界公共之軌。淪爲背馳。而推其故。則皆由於全國。

民志之不。振。夫偉大堅忍。爲國民立脚之要點。試觀泰西民族。重瀛環阻。其至亞洲也。冒萬死而必傳其教。冒萬死而必通其商。冒萬死而必殖其民。若是者何哉。凡以其偉大堅忍之志爲之耳。換言之。則皆其可大可久之志爲之耳。我國今日。自朝寧以逮。戡黎上則架滿而度日。下則苟且以偷安。恣穴中之鼠鬥。夸蜉蝣之衣裳。其內訌也似波蘭。其頹放也類朝鮮。守此不變。覆種喪邦。適爲天然莫逃之公例。故今日講學。不必遠搜異聞博徵西籍也。作吾可大可久之志。起吾富有日新之業。淪胥之免。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此次同社講友曹君志明。應本社徵文。引同學陳君昌之言曰。責任心者。生於境遇與愛情。不視其人之能力。故懦女遇火。抱嬰兒而逃。雖猛虎不能撼其勇。此真責任心之原體用乎。予讀之而喟然曰。審懦女之救子。中國今日何懼乎。特患其不視國家真爲吾子耳。加富洱以意國爲愛妻。所以卒復羅馬。可以興矣。又曰。愛子之情。禽類同具。斯天地生生不息之原力。世界所以終不毀滅也。唯大人則能拓而廣之。充類而盡之。尼山之大同。子輿之兼善。橫渠之民胞物與。何莫非此也。

周易大象述義卷一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桂陽彭政樞述義

噬嗑 三三 離上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本義云雷電當作電雷。蔡邕石經本作電雷。

(解)離明以明罰。雷動以敕法。所以制疑叛之人心而合之也。故為噬嗑。

(述義)繫辭云。離為日。為火。火為文明之象。日則明。照四方。王者明能察物。罰惡以勸善。故書言慎。明乃罰。取離明之義也。天以雷霆示其威嚴。王即法天以定法律。法律者宰制天下之準繩。約束人心之要旨。疑者使釋。叛者使順。即所謂動而明合。而章離曰。明震曰動。動與明相合為德。震下離上。所以為噬嗑。

禁令懸於上。不率者則謹持而決之。

周禮地官鄉師之職。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鄉大夫掌其政教禁令。州長月吉讀法。以糾其過惡而戒之。又云。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曰。禁曰。戒曰。罰。尚冀其自新。而警之於將來也。至有違法不率教者。申國法以處決之。此謹守國家之威信。孔子因以處少正卯。漢文帝因以處車騎將軍薄昭。皆持決心。不稍寬貸。民國懲貪。府尹王治馨不能逃其國法。卽此意也。

此定法律於未犯之先。故既明則必斷。與豐殊用。豐者折獄於已犯之後。法雖定而必詳。

察以下求其情。故既斷而必明。

皋陶爲士刑。期無刑。欲民懷刑。不輕犯刑。章致罹法網也。然國家立法。予民以法律之平等。故雖天子之父。不能違法。以殺人。此法定於未犯之先。譬睥皋陶。同守法。律後世咸遵奉之。以其明於察理。臨事立斷。無濫用法權也。與豐卦言折獄者不同。豐者外嚴而內明。以罪犯之輕重。定法堂之信讞。法犯難宥。情或可原。則其審慎周詳。求得其情而哀矜之。此聽斷必須明察也。與專事申韓之學。如漢唐之酷吏者迥然有別。噬嗑先王之道。豐司寇之道。法定於一。王獄成於良。有司也。

虞書言五刑之制。商書言三風十愆。周書言明于庶獄。漢高入關約法。皆行噬嗑之道。周禮秋官大司寇一職。掌建邦之三典。分別新國。平國。亂國。諸制各有所用。輕重得法。又糾以五刑。此在良有司善推其法。而持其平。皆豐卦之道也。

法立於斷。畫一素定。明著於上。以示天下。使人皆曉然知而畏之。電雷所以爲明。罰救法也。求情以明。勤其審察。知周乎下情。然後從而斷之。雷火之所以折獄致刑也。蓋講法不患不明。而辨析纖曲。則吏緣出入。而民可規避。若行法之下。必審求其情。無隱不悉。而後敢決焉。乃以刑必當辜。而民以不冤。明斷皆祥刑之道。而先後本末不同如此。非君子孰能辨之。

民國肇建。司法特設。專官又設。檢察廳。此即審慎用刑。以求下情之意。而執法者。枉法平民。含冤未伸者。時有所聞。此非國法有未立。實行法未得其人。聖人著易以示後學。在善學者。推易言噬嗑之義。爲通經致用之本。可也。

世界哲學的宋學觀

廖名縉

宋以前中國哲學。多主實踐的。社會倫理的。至宋後始有自然的。超社會的學理出現。於是考宇宙天地之本體。察鬼神幽明之原理。究人間性情之奧秘。學問價值。從此大增矣。試回顧前代學者。有如兩漢諸儒。修專門之業。傳習一經。師弟授受。墨守舊說。不敢稍生異見。雖馬融鄭玄王肅之徒。號稱大師。亦不過統該衆說。注釋諸經而已。其後專經業廢。降建李唐。學者又就漢注而加以疏解。演繹周詳。委曲旁引。雖瑣屑繁冗。不免生人厭倦。而上世名物度數。藉以推明。不可謂非漢唐諸儒之功。其間學者講習遺經。因以說明修己治人之道。不立異說。不植朋黨。獨揚雄王通韓愈之輩。自任甚重。蔑視諸儒。唯其著述。不過摸擬古說。排斥諸子。要未有超軼前聖。改進後人之力。蓋自周末以來。學者抱殘守闕。以爲世界事理。至周孔而已盡。後來學者。但於周孔之書。加以說明。卽以淑身治人而有餘。故箋疏注釋。蔚然千年學術之大宗。雖偶有異說新見。卓然可稱者。蓋渺夫物極必反。運會實然。有漢唐學者。專爲文字上之解釋。遂有宋代以後。專爲精神上之闡明。一動一反。其由來。蓋非偶矣。

加之宋自開國以來。即有獎勵學術之傾向。太祖懲唐季藩鎮過重。馴致君弱臣強之弊。故大政方針。專抑武臣而登文學。數幸國子監。增修學舍。修十哲之祀。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二人之像於兩廡。道學之風。從此已啓。太宗真宗。皆勤典學。仁宗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爲生員。皇祐末。以胡瑗講書國子監。取湖學經義治事爲大學分科之法。故南渡以後。宗社偏安。而學制尙自可觀。宜乎南北兩宋。名臣碩儒。蔚然輩出也。下有反動之徵兆。上有學術之獎勵。遂使學者。軌向內的思索。而佛理與儒理的關係。因之而生。太祖尊崇儒教。同時又有保護佛教之令。刊學大藏經。歲度僧尼無算。仁宗尋修禪學。天下學者。靡然從風。無不究心內典。歐陽修之稱居衲。司馬光之號禪偶。王安石蘇洵蘇軾之流。莫不耽心禪悅。作爲贊頌。蓋宋以後。中國哲學。其表面爲儒佛之戰。眞場。其實際。則二宗之新化。合物耳。

第三十七期 三月二十一日

周易大象述義卷一

上經

衡陽子王子解

賁

三三
艮離
上

桂陽彭政樞述義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解)山下有火。明有所止。不及高遠而照近。則纖悉皆見。

(述義)火在山下。非光遠有耀者可比。故能照近而不及遠。以良有止義也。離火在下。其光所照。因山高而止。山內所有諸物。無微不照。所以察及纖悉。

庶政事物之小者。如周官冢庶赤友服不之類。明察其理。而制爲法。以授有司。使詳盡而不敢欺。聖音通

山虞林衡。皆關王政。至於掌攻鳥獸等事。則爲事物之小者。周禮秋官。有翬氏赤友氏等職。夏官。有服不氏一職。翬氏掌攻猛鳥。庶氏掌除毒蠱。赤友氏掌除牆屋。以屨灰攻之。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皆庶政所不可忽者。詳明其理。法分授以職。權不至如漢代上林尉不能詳悉禽獸簿。猶勢虎圈。嗇夫代爲喋喋。現今北京創設萬生園。購置中西珍禽奇獸。擇人以司其事。即周官之遺意。亦即君子用賁之要義。

无敢折獄者。赦小過而得情。勿喜以矜。全民命也。使飾法以文致之。則人無以自容矣。虞書言有過無大過小而有。則赦令所頒。予以自新之路。此哀矜下民。曾子所以示陽膚也。若秦檜以莫須有三字。陷岳飛於罪。則是飾法文致。非君子折獄之道也。魯論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無以自容之象。可以想見。

大象皆取法卦德之美。獨於賁、夬二卦有戒辭焉。智、仁、勇皆天德而非仁。以爲之本。則智傷於察。勇傷於傲。自恃爲德。而以捐天下。故君子慎德。尤於此。致警焉。

賁卦取其明。政不以察。察爲明。夬卦取其施。祿不敢以德。自居德貴。好生以仁。民愛物爲本。若予智自雄。剛愎自用。則智勇之過。非盛德之事也。故君子戒之。

明庶政。明逮下也。无敢折獄。止其明也。山下幽曖之地。火施其明。燭盡纖隱。君子立法。創制必詳。必析小物細事。無所或忘。無有疑似。使愚賤利用。經久可行。至於折獄。則自非干犯名義。無所曲避。姦宄侵牟。具有顯迹者。而鉤考陰私。旁引授受。以夸擿發。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六十四象。皆爲取法。獨賁與夬有鑒戒之辭焉。蓋察者知之。賊躁者勇之。蠹藏於密。而養大勇者。尤必慎於此也。

君子慎德。以仁政愛民爲宗旨。不以擿發私爲能事。後世酷吏。鍛鍊周內。以虐其民。所以謂之賊。謂之蠹。非君子所以慎德也。船山示人學易。其警惕之意深矣。

王翰聲

俗儒溺於利。迷於命。附會於仁。道之所以不明也。孔子知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其意深矣。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船山訓義)夫子之教苟在所必明者言之不足而屢言之乃吾黨或聞或未聞焉。夫子偶一言之而不頻著其說則所罕言者也。

雅言垂訓。詩書執禮。善誘循循。賴言以宣。魯論記夫子之言。皆為弟子所聞。其所不言者。有時行物生之妙。故又云予欲無言。言則記之。不言則不記。此罕言之義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門人有聞有不聞。子亦或嘗言利矣。而非因生人之大計。所在則不言。其何以利。何以不利也。子嘗言命矣。而非因進退之定分。所裁則不言。天何以制。命人何以受。命也。子嘗言仁矣。而非因學者問求仁之方。則未嘗言何者為仁。何者為不仁也。

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則言利也。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此則不言利也。因民而利。所謂生人之大計。放利而行。所謂貸恃而入。亦恃而出。為個人謀。則為私利。為國家謀。則為公利。公利可言。私利不可言。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所謂因進退之定分所裁。外此則曰。何有於我。曰。吾有知乎。說無知也。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皆自勵自信之語。斷無付諸命之說也。

魯論言仁甚多。皆因材施教。樊遲問仁。則曰愛人。顏淵問仁。則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

則曰出門如見大賓。有所問而言也。

蓋利者君子所以安小人而患其何以得。何以失。則且陷於小人之智術。命者人事所以合天道。而詳其何以吉。何以凶。則且盡廢人事之修。持仁者存心即以合天理。而實言其何以存。何以去。則且執滯其心理之全體。

不得於君則熱中。小人患得患失。君子無是也。

語曰人定勝天。中庸云天之生物。裁者培而傾者覆。皆勉人自修語。西儒達爾文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學說。亦同此意。

仁者渾然無際。所謂欲仁斯至。言求仁即至。非執滯其心理之全體。

吾黨即所罕言者而思之。以正義而遠利。以修身而立命。以默識而存仁。庶不虛夫子罕言之教哉。

以喻義喻利。嚴君子小人之分。所以遠利也。素位而行。居易以俟。所以立命也。當仁不讓。欲仁斯至。所以存仁也。三者皆爲夫子罕言之教。

25.10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講演集第九



通論

通論

救敗九策

天下事。事前易爲功。事後易爲智。蔚廬先生救敗九策。蓋因四年五月七日日本要盟時。發憤之所作。令袁氏知此。何至一敗塗地。前車不監。後軫方適。畏首畏尾。民國之存身。其餘幾。吾輩不圖事前之功。而舞文弄墨。矜事後之智。則斯九策者。以之覆瓿。何愛焉。編者

識

一曰。定國。是以振朝氣。天下之事。皆氣舉之而立。志乃可以率。氣不見。夫追奔逐北。一人。俘百人。如驅羊。乎。又不見壯士奮臂。一夫雄入於九軍。而蹈厲無前。乎。無他。氣之朝暮爲之也。除暮氣。振朝氣。其術奈何。在學者爲立志。爲知恥。在行政爲一定之計畫。在司其樞機者。爲始終貫澈。不憂不懼之精神。卽所謂國是也。民國既建。遺大投艱。元首之責任。非漢祖。唐宗之克堪也。進則與世界羣雄握手。於珠槃玉敦之上。退則與滿蒙回藏。提携保抱。同軌同文。同倫。發越無上之文明。在在貫以公僕之肫誠。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一洗專制。世及之私。上追放勳。重華。開中天之景運。譬之斗柄。東指。天下皆春。百蟲啓蟄。而萬象昭蘇。敗葉既零。而新條葦甲。此則我中華民國開國之氣象也。如日初升。朝氣自振。國會不良。解散可也。速爲召集。我爲導師。披沙揀金。搜巖采幹。懲前毖後。豈盡暴徒。自治不良。更張可也。上職其要。下職其詳。國以民成。因民爲治。民愚。則國不能獨智。民弱。則國不能獨強。誰爲國奔走。奔

走者民也。誰爲國先後？先後者民也。誰爲國禦侮？禦侮者民也。誰爲國疏附？疏附者民也。俊民敬之，良民安之，弱民扶之，愚民矜之，莠民刑之，暴民誅之，輔之翼之，匡之直之，發達其天。然之能力，培養民氣，化私鬥之心，作公戰之勇，平時足以自衛，國家有急，可執兵而隨，大軍之後，國是一定。予民以一部分自治之權，而收效如此，其大者也。則被選爲元首者，其安富尊榮爲何如哉？

二曰：絕猜疑，以通衆志。天不可枉，人不可欺，至誠感神，矧茲同類，何分乎南北？何問乎親疏？唐宋以來，人主以一念之疑，卒釀鉅禍。唐以中官典兵，而藩鎮跋扈；宋防武臣權重，而卒沈崖山；朱明亡國之事，非一即以軍事而論，一切進止，制於本兵，以萬乘之師，不能平張李之寇。前清自私自利，原無足言，咸豐時委任漢將，如曾左等輩，尙足支一時之傾危，改伊犁之成約，至於末流，事事粉飾，朝多倖位，政以賄成，太和門災，無修省之詔，而多賞救火之人，長安迴鑾，是何等恥辱事？啓行之始，重賞樞臣，識者早知其無能爲矣，幸而革命，而國權不全，國恥待雪，無可諱言，我大總統當此忍辱負重，亦極難耳，然智者轉敗而爲成，勇者因亂而圖治，不破庸人之論，則不足建非常之功，不設背水之陣，則不足續垂絕之命，譬之勞瘁，病夫穀氣未絕，盧扁或攻或補，尙可回春，庸醫惟進陰柔之劑，則僅有一死，特早晚之間耳，以爲自五年始，宜准公私團體開五九紀念會，下半旗以表臥薪嘗膽之真心，舉國上下重門。

洞開。共見此心。以策羣力之增進。則衆志通矣。或曰。有謀人之心。而示之意。豈非古今之至拙。曰。不然。凡人之情。始則奮。中則怠。久則忘。外人譏我國人。祇有五分鐘之熱度。雖則針砭我國。其實亦中外之同患。不曰五七紀念。而曰五九紀念者。五七者。人屈我。五九者。我屈於人也。苟國防固。國力強。孰敢侮予。不怨天。不尤人。專反己。而自治。人自慶。祝我自哀。悼若敵人。以我國之自哀。必能滅我。而朝食。則雖百拜乞憐。猶以肉擲虎耳。何如執兵而共禦之。且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采。汲黯在朝。淮南爲之寢謀。合國民愛身愛家之心。團結而愛國。長存此心。則凡可以辱國之事。斷不肯爲。凡可以保國之事。靡不竭力。所謂正其本而萬事理也。若夫上書不准貢諛。拜爵不准稱謝。國家令節。除外賓交際外。暫停稱賀。皆其目也。或曰。下半旗志哀也。得毋近於不祥乎。曰。此所以爲祥也。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戰勝則以凶禮處之。重人命也。况未戰而挫者乎。周之興也。制爲典禮。子卯不樂。乃以開八百年之祚。何不祥之有。

三曰聯疏。述以盡賢才。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國之榮辱安危。在人而已。古者人君之職。在於論相。故堯以不肖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民國億兆人之命。託於大總統。大總統既負完全之責任。則國務卿各部總長。乃大總統之所託。命者必有出類拔萃之人才。而後能成經天緯

地之大業。苟能吐哺握髮。識俊傑於風塵。不限資格。不限年齡。拔士作相。拔卒作將。未爲不可隆中而友。諸葛登壇而拜。淮陰雖不能方古阿衡太師。亦庶幾興朝之人傑。此則在知人於度外耳。若尋常薦剗。流俗稱譽。則此中類多小知之器。難逢大受之才。非敢謂前朝宦達之無賢也。特其舊習已熟。揣摩已深。暮氣頹陽。若定大計。決大疑。決無裨益。雖欲感激圖報。明作有功。厥道無由。大總統下禁賭禁煙之令。不可謂不嚴。而要人中軌法行私。視中央之令如弁髦者。時有所聞。游戲徵逐。持祿養交。此在太平之時。已非國家之福。况當草昧經綸之始。卽爲燕雀處堂之嬉。視國者幾何其不輕視也。且泰否二卦相反甚矣。其材則皆三陰三陽也。特其往來之際。陽內陰外。則君子道長。陰內陽外。則君子道消。其交辭皆曰拔茅茹以其彙。蓋一君子進則衆正同升。一小人進則羣小連袂消長之際。否泰之機。甚可畏也。考試與薦舉並行。賢路大開。甚盛典也。凡居高位。當如何精白。乃心訪求。民譽薦達。幽潛乃未幾。廣滿公車。道尹記名薪積。遂苦人滿矣。非敢謂此中無人才也。竊恐親戚之情。朋好之私。鑽營附羶之流。所不能免。此輩未必無才。但患無恥。而公忠體國。思得待價而沽之人。以報國者。殆不多見。人熙以爲宜。令高級長官。不拘資格。每歲各舉文武人才數人。送朝。大總統從容燕語。詢事考言。如有可用。量能授官。如非其人。卽行報罷。且以所薦之得失。爲長官之賞罰。且惟賢知賢。取人以身。拔十得五。不可勝用。所謂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者。此道得也。

四曰開民廠以利軍械。凡公司營業官辦不如商辦之利。然當工業幼稚之時。非公家提倡。智識財力。均有欠缺。湖北織布局官辦虧累。頂之廣商。遂獲大利。其已事也。招商局爲中國最大航業。然以公家不獎勵不津貼。至今尙無航行外洋之船。於實業軍事。均有缺憾。至於中國鑛產。富甲全球。近准輸入外資。中外平權。以期地不愛寶。濬發財源。亦鑛業幼稚時代所必經之階級。尙嫌取締太過。有礙進行。凡此數端。大總統注意變而通之。必有起色。而爲國防之至重。且要者。則軍械製造。宜開民廠也。前清順天府尹胡璠。奏條陳准開民廠。當時服其體大思精。德國驚駭全球之克虜伯廠。其初一小小民廠耳。使當年用胡之策。公家爲之獎勵。爲之津貼。爲之監督。有百利而無一弊。安見不能步克虜伯之後塵。考外洋器械進步。不出於博士。而多出於藝徒。工商自營。器精費省。青年藝徒。鉤心鬥角。以博公家之重賞。往往有得之意外者。此策不行。良爲可惜。聞天津粵商尙有製造私廠。公家不知因而用之。乃爲吏胥所誤。幾得私造軍火之罪。庚子之變。兵燹無餘。後遂無繼起者矣。夫國家之禁私造軍火者。恐其藉寇兵也。廣西土匪之軍械。大半購之香港。而奸商爲之密運。良民團練。往往以乏利器。不能自衛。於是以州縣之呈請。准領快鎗。亦准公家給憑自購。以救徒手受害之弊。東三省鬻匪之利器。皆購自哈爾濱俄國洋行。其價較我國家購價尤廉。主權不屬。禁之無術。若內地民廠。官爲監督。一切皆供公家之用。決不慮有濟匪之時。且該廠主受國家

補助優獎與國家爲一體。自貴自愛之。不暇焉。有甘毀榮名。棄厚賞。罹法網者。此所謂有百利而無一弊也。大總統采胡府尹之遺策。毅然行之。其效可坐致也。

五曰。緩兼營以舉要政。民國初建。遺大投艱。三年之中。兩平內亂。可謂勞矣。若令百廢具興。其事有需之十年。或二三十年者。兼營並進。勢決不能備多力分。軍家所戒。推之政治。何獨不然。公署時合時分。局處時增時減。舉基不定。勢而無功。必先其所急。而全力以注之。以國勢論。所以含垢忍辱。而不敢引吭一鳴者。不武故也。則整軍經武。爲最要。擇定海軍。船塢。戰艦。歲增幾何。分年籌備。事在必行。陸軍汰弱留強。二年退伍。寓徵兵於召募之內。必選擇身家有著。年力強壯之民。與以榮名。優其禮數。明示以退伍之期。爲豫備兵。賞以衛國之徽章。聽國防之徵調。則散可歸農。可免每撤一軍。即多一游勇。且取之士著。亦不令水土不習。有舉目山河之歎。我國人民衆多。原不必學日本島國。全國皆兵。有斷指折臂。以避兵役之慘。此中國之優點也。且中國之民。未嘗不武勇也。當改歲之始。學習拳勇。以爲游戲。南中各省。大抵皆然。兩族械鬥。往往奮不顧身。納之於明恥教戰之中。移私鬥之心。以爲公戰之勇。兵隨將轉。令逐風行。在大元帥之精誠貫注而已。腹心干城。必寄之忠勇之將領。手足指臂。必寄之樸質之農民。奇才異能。拔之屠狗販繒之中。不必拘士官之資格。至於大將。則不分文武。如王曾左羅者。亦可寄以專閫之任。不必限學校之畢業也。若夫工爲大言壯語。慣於結

納周旋此輩斷不可用此輩圖富貴耳緩急不可恃也聚人曰財非饒不濟罷苛細之征避加賦之害節奢侈之費以擴充國債爲不竭之財源以開放鑛產爲無窮之收入裁釐加稅以聽印花稅自然之進行民智既開則莫之勸而自勸民力既裕則莫之輸而自輸購買力強則稅源自旺此皆宜以全神注之者也此皆形而下者謂之器也至形而上者謂之道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而實爲立國之大本者則禮之大綱不可不先定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制禮作樂郁郁乎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此人道之所以異於禽獸中華之所以異於野蠻也國體既更損益古今垂爲令典茲事體大良未易言與其鹵莽而告成不如斟酌而盡善惟五服之制三年之喪三代以來未之或廢天下無無父之國則天下亦無不愛親而能愛國之人天性所留社會通行未之有改特官吏丁憂起復未奉明文冒喪求官毫無忌憚流風所被恐遂陵夷應請特降明令士民喪禮暫照舊行官吏丁憂起復亦仍前朝之舊其五禮全文俟討論完善再行公布又况出乎禮者入乎刑此於修訂法律尤有連帶之關係一時雖難求明備而大綱既正則民國規模之宏遠已立其基矣

六曰獎忠直以懲迎合古之聖賢豪傑成大功立大名俎豆馨香百世而興起者豈有他哉能正其好惡而已矣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惡者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畜必逮夫身是以君子之於好惡慍慍乎其不敢肆也平等之交

阿諛之言易入。藥石之語難投。故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况夫挾千鈞之勢，以臨魯縞。秉元首之權，以接百僚。苟非誠心以求之，隆禮以接之，虛衷和氣以受之，隱惡揚善而行之，亦安能盡下情而來直諫乎？直諫不聞，則逢迎者進，探其私意，則順旨以求容，本無此心，亦嘗試以取媚。如大總統之平白狼也，發縱指使，不謂無功，將士戮力行間，不謂無勞，然亦勦流寇耳。以大總統之仁心偉抱，方且哀我生民，橫被塗炭，豈自以爲無上之大業哉？而報紙所載，乃有人請設方畧館者，以前清專制之陋習，每有一次軍事，必修一次方畧，以誇耀之。又聞此次外交失敗，溥天哀憤，而高級官乃有電賀者，取媚焉耳；干進焉耳；豈真赤心愛國，以揚我大總統之榮名哉？故知責我難者，敬我者也；量我淺者，慢我者也。以此察之，妍媸自見，且夫堯舜之世，九官十二牧，吁咈一堂，孔門弟子，閔子侍側，閭閻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自古聖賢千載合魄，若可亦曰：可否亦曰：否。以水濟水，以火濟火，奴顏婢膝萃於一堂，其於國事安有幸哉？故曰：仗義死節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中求之。我大總統獎忠直以懲迎，合則專闢大將分陝，高官亦當激發天良，遠師諸葛孔明之集思廣益，求攻吾短，近法曾滌生之求通民情，願聞已過，內治之修不難矣。

七曰：屏浮華而采民譽。三代以下，諸葛君乃真名士，澹泊以明志，甯靜以致遠。若近世名士，大抵畫地作餅，不可食者也；舞文弄墨，飲酒賦詩，謔浪笑傲，徵歌選舞，輕薄之士，依附以取

名寒乞之流。攀援以取利。求如偏霸之國。六卿之長。皆民譽者。似無有也。方且寵之以蒲輪。糜之以好爵。祿之以厚精。若以爲治。定功成。藉以點綴江山。潤色鴻業。者以視西漢之求二生東漢之封卓茂。蓋不侔矣。風教所關。不可不慎。願大總統不可以爲細故而忽之也。

八曰。尊師道以敘人倫。自前清戊戌變政以來。教育普及之聲。洋洋盈耳。通外情。譯外史。天賦人權之學說。天助自助之格言。亡國之痛。革命之功。其灌輸我中華。以建共和民國者。未始無功。然自由平等之名辭。誤會而釀成社會之惡劇。弊亦甚焉。故尊重道德。保存國粹之聲。紀元二年以後。又成爲普通之輿論。然學子根柢淺薄。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不知真正國粹之所在。而以囊螢自照。反自誇世界之眼光。故有主張學校讀經者。各種報紙冷嘲熱罵。不遺餘力。而司教育者。亦不敢大有變更。以避攻擊。不知我國自有陶鑄萬彙之精神。似不摹倣外洋。一求肖則不足。稱新人物之頭銜。於是而師道掃地盡矣。古之王者必有師造廬而請。洪範北面而受丹書。以聖人而居元首之位。其事師也如此。其恭且敬也。制爲典禮。養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執醬而饋。執爵而醜。不敢臣也。故曰水無當於五色。色弗得不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蓋人倫之賴以維繫者也。揚子雲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所以模不模。範不範也。韓退之曰。師者傳道授業解惑也。周濂溪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中國舊俗西席延賓。罔敢失禮。及學校興。校長則高級官。

廳之屬吏也。教習則校長之雇傭也。升堂授課。如鬻技然。納費聽講。如販物然。私校營業。如售貨然。教習自以爲雇傭也。學生亦以爲此我之雇傭也。學生之崇拜與攻擊。則校長教習之位。置得失。因之。於是曲意以固位。取媚以求容。長學生浮囂之氣。而抗顏自重之人。則視爲畏途。矯其弊者。又一切以申韓之法。鈐束之。是又所謂奴隸教育者也。遇之於途。不相識也。畢業而出。若路人。也。此皆所謂夷風者也。長此不改。中國禮俗。將益衰微。而况荒經蔑古。師心自用。弊非一端。非有大賢痛加改革。則教育前途之結果。可想而知。名曰尊重人倫。道德竊恐。鄙餘子之學步。將益失其故步。其何以獨步五大洲。以保我子孫黎民也哉。

九曰。適國情而爲損益。一國有一國之國情。一國有一國之時勢。忠質文之遞變。自昔已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譬之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前清戊戌之變政。蓋中國之動機也。頑固者力抗之。志士捐軀流血。遂釀庚子之禍。至今思之。良同醉夢。我大總統督直時。力行新政。至今警政尙推北洋。識時務者爲俊傑。此其一端。若聰明睿知。與時偕行。則非常之原。黎民滋懼。及其成功。則出人意外者。皆入人意外也。孔子曰。夏道尊命。事鬼神。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傲。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尙施。事鬼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傲。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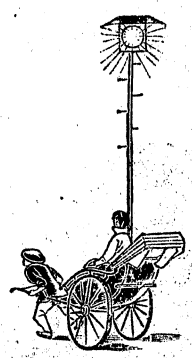
而巧文而不慙賊而蔽是知立法稍有低昂末流必滋敝害故有其不變者親親也尊尊也賢賢也春秋三科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德千古常新道與時損益周道尊尊禮家之言至齒路馬者有誅以足蹴路馬芻者有誅推天子於神聖不可知之域極於秦始神姦煽竈親子受誅尊尊之極有害親親故孔子大同之制選賢與能益親親尊賢而損尊尊伯理璽天德之號創於外洋而成於中華民國我大總統膺景運長神州自我作古爲萬世規用人行政能適合民國之國情也則大名大福歸之若有嗟跌皆將反是不可不戒夫中國自堯與舜禪以來家天下之局數千年矣或鑒於內亂之未靖外侮之未寧一紙空文虛聲恫喝遂成城下之盟攫我利權開會慶祝已視我國民爲亡國奴矣悲憤填膺民氣憤鬱以長沙一方見聞方外毀家輸金雲遊不返編氓銜哀自盡羞見國仇士大夫奔走相弔處若忘行若遺而謀所以救亡雪恥者若岌岌不可終日若此殆亡國之徵乎四百兆神明之胄將夷爲倭奴之奴矣然以實思之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人人懼亡人人知恥一成旅尙足中興廣土黎民豈甘自棄此誠中國之不可亡而無人能亡之者也或曰中國既無人能亡何以島國一書遂如發蒙振落攫重大權利以去然則亡我國者其新政乎曰新政何負於國革命成功遠則由於孔孟之學說近將由於歐亞交通之潮流知識交換中外一家振臂一呼雲集響應數月之間遂創建中華民國此皆戊戌變政之所致也所賴有

經緯區宇之偉人。司機運轉。因時因地。棄短取長。借攻錯於他山。復文明之古國。徒令青年。學子稗販外洋。法政或買。櫝還珠。或削足適履。譬之植荔支於幽薊。移桃杏於桂林。頃刻榮華。終歸憔悴。若夫蒲萄入漢。吉貝來華。衣被萬家。服食億口。曾何惡於新政也。今教養大政。兵刑大端。待改良者無限。非維新之過不能因地。因時。鹵莽從事之過也。至於民國成績。昭然揭日月以行者。未可以民生未遂。國勢飄搖。而謬爲嗾鄙也。去君主之世。及則知中國。非一姓之私產。愛國之心。自深。國民非一姓之家。奴。獨立之謀。必固。世爵任子之濫恩。宦官。宮妾之禍水。亦隨帝制以俱湮。此其廓清者一也。叔孫朝儀。原非達禮。堂高廳遠。咫尺天涯。貴極人臣。入則造膝。陳辭。出則叩頭。請訓。胡天胡帝。疑鬼疑神。今則燕服上謁。坐論談心。鞠躬致敬。握手言歡。喜起明良。何以過此。此其廓清者二也。霸朝閭位。忌諱必深。瓜蔓之抄。禍及文字。秀才禁止上書。庶人不敢議政。庶僚白事。聽進止於堂官。外吏建言。呈都察院代遞。待漏迎車。官呵隸罵。一經吹求。違碍終不得達君門。非萬不得已。孰肯爲此。今則議員民選。報紙郵傳。士紳陳言。或用公文。或由函達。四目四聰。豪無壅蔽。此其廓清者三也。凡此三大端。皆民國文明之進步。一切用人行政。皆本此意而擴充之。火然泉達。其光燭天。其瀾滙海。雪已往之奇恥。大辱。立將來之盛德。大業。事在臥薪嘗膽。勉強行之而已。慎無失此千載一時之機也。仁者先難而後獲。智者因訥以爲伸。願大總統留意第一策而力行之。則餘策迎。

25x10

刃。而。解。矣。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救敗九策



十三

25x10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救敗九策



專

論

一

春秋公法內傳達情

船山學報通論之一

劉陽劉人熙

莊周者思想自由人也。其言曰：井蛙不可語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語冰，篤於時也。信善哉！取宗廟百官之富，告寰人子，則舌擣而不下，目瞠而上視，取大學中庸之旨，訓天竺耶穌穆罕默特迷信宗教之徒，則熟視而無覩色，然駭而走，是故立洪荒之世而有能豫思堯舜之文明者，則羣笑爲狂矣。立封建之世而有能豫思駕雲鞭霆通環球於房闔者，則以爲齊諧諸皋資酒後之清談焉。爾然則處列強紛爭學說喧呶之日而豫思五洲之大同宗教之煙消者，又孰能信其必至也哉？惟聖人作學也而成乎性人也而合乎天仁熟義精獨標先覺孔子生衰周處亂國攝相事而道幾行而卒老於行，於是喟然歎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乃本魯史修春秋，以詔公法於萬世。夫魯之於宇稊米耳，二百年之於宙瞬息耳，而性量所涵無遠弗屆，心光所矚無微不顯，經師相傳見仁見知，懲小朝廷之慘禍，則宗旨莫非攘夷狄而不知夷夏之分在文明之程度而不在地域，痛強臣之篡弒則宗旨莫非奪兵權而不知爪牙削則猛虎亦不能自存，魏博之牙兵燼而唐祚亦斬至於惑，祿祥迷讖緯則凡山崩鷓退皆所以滅周而授漢，其於經世之意果有當乎？子曰：必也正名乎。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故春秋名學也。同一來也，曰來，曰來，歸，曰來，朝，曰

來聘曰來。逆曰來盟。皆善辭也。若逃來若奔則非善辭矣。同一歸也。曰歸曰復。歸曰歸之。皆善辭也。若以歸若逃歸則非善辭矣。然來與歸亦有非善辭者。則屬辭比事異也。如季子來歸稱季子貴之也。喜之也。齊仲孫來此公子慶父也。稱齊仲孫外之也。惡之也。譏齊之縱賊魯之失刑也。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衛侯鄭歸於衛以其生名則歸為易辭。非善辭矣。故曰春秋無達例。因物賦形。因事見義。所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若執一例以求春秋則非一以貫之生心害政不亦慎乎。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君子之於言無所苟而已矣。今輒摘釋經文。取裁三傳。刪除異說。畧下己意。條其可知者如左。天道善變。人事日新。後起者勝。則覆瓿固其宜矣。海內同志有抱孤心凌萬端者。或以為手慮之一得。或以為椎輪之先導。吾何敢多讓焉。

一曰。明人倫。君者尊之統也。父母者親之統也。兄弟者親之分形。朋友者異姓之兄弟。夫婦則介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而為人倫之始。其道皆未易盡也。傳曰。臣之事君猶事父也。此未知分義之言也。資於事母以事父而愛同。愛同則敬不同矣。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敬同則愛不同矣。故以面折庭爭之事。君者事父則為逆子。以下氣怡聲之事。父者事君則為佞臣。君臣者義合者也。書天王者神聖不可侵犯之辭。而有時王不稱天。明道合則服。

從不合則去也。若夫父子之恩天合也。殺其世子。父有罪矣。至於許止以不嘗藥。亦不免乎弑。此所謂見孝子之至也。若以爲書趙盾弑其君。見忠臣之至。則非矣。趙盾者。司馬昭也。主謀者。也不必其手刃。而後謂之弑也。誅首惡也。豈所謂見忠臣之至哉。禮始於謹。夫婦故失禮。書守節。書大歸。書以示教也。兄弟則自天子以至諸侯。多書其弟之兄矣。至於起特例而卒之者。則叔胥一人而已。尊則君也。親則兄也。罪則弑也。兄之罪猶己之罪也。正之則不能逐之。則不忍抱孤心。以質鬼神。辭榮含恤。以沒齒。此所謂人倫之至者乎。至於朋友。主信則齊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亦庶幾焉。善善從長。皆可爲切磋琢磨之助。此非聖人發一例以著書。書成則因事而義起。譬之萬斛泉源。隨地湧出者也。

一曰重主權。一國之市必立之平。主權不立。則運掉不靈。況積人成族。積族成邑。積邑成國。積小國成大國。交通益廣。控制益難。非合大羣以立政府。則不能禦大災捍大患。與大利。瑞士之黑子而卓立。非瑞士獨立之力異常。亦列強均勢之局有以扶持之耳。春秋尊王人。貴同盟。實以非合大羣不能保中夏之治安。非斤斤一家之私產一姓之存亡也。自太古以來。遞推遞衍。由酋長以至帝王。其能長一羣者。必有出羣之才。德故遂歸一羣之主。權於天曰天子。曰天子位天位也。祿天祿也。秩天秩也。序天序也。命天命也。討天討也。此非推之高。高索之冥。冥以爲愚民之術也。天者理而已矣。既具人形。卽賦人性。肅然有其不敢之心。而義

凜然惻然有其不忍之心而仁油然而大德受命天下歸仁故主權者即天權也及蒙業而安則作福作威有濫用其權者矣故孟子申其義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故主權者又民權也由天權之說則道在奉天由民權之說則政在保民皆所以求治安增樂利而已

一曰貴獨立後世郡縣奉一王之正朔春秋魯史每公紀元非分裂而散大羣實獨立而圖內治內治者自治也因其風土簡其人才駕輕車而就熟道其費易舉其情易達愛土物而厥心賊其利害皆關繫於伯叔甥舅大綱舉而細目易張也國之強弱貧富文野始於小已終於合羣未有小已弱而國強小已貧而國富小已野而國文者也故武事始於伍兩卒旅文事始於比閭族黨非多設鄉官未有能自治者也今之牧令廣者數百里近者百里以一手一足之力而欲徧德羣黎吾有以知其難矣德意志之聯邦其主權者但主外交備大旅興大學校其各邦之內治固獨立而不羈美利堅之合衆國也亦然若貪集權於中央簿尉末僚皆銓選於吏部封疆長吏無徵辟之權束縛馳驟所求者文無害而已而實之腐敗者不可究詰是以賢能掣肘而濫竽者仰成于幕賓胥吏未嘗不登上考也

一曰貴和平禮之用和爲貴故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譬之善攝生者和氣翔治百病辟易則鍼砭失其用矣朝聘會盟講信修睦之大經也故春秋重之聘會從同凡朝之屬九曰朝子曰來朝曰遇曰來曰如曰孫曰唁曰奔喪曰會葬凡盟之屬

九曰同盟。曰來盟。曰乞盟。曰莅盟。曰不與盟。曰不盟。曰平。曰輸平。曰釋。因事之輕重常變而異名。雖其間得失熾惡不同。要皆得失熾惡於禮之中而未大遠於和平者也。

一曰惡。貪殘食色性也。富貴福澤廣土衆民亦君子之所資以行道而廣德也。若棄禮而從欲。則近於禽獸。故人道之殘多起於貪。貪財貪色貪人土地。始於貪必終於殘。復仇雪憤者。僅矣。扶義而起者抑又僅矣。春秋無征曰伐。曰侵。曰襲。曰戰。曰圍。曰追。曰入。曰敗。曰敗績。曰獲。曰執。曰以歸。其極曰滅。滅之變文曰遷。曰大去。遷者未滅而近於滅。大去者已滅而未盡。失其民是春秋之所閔也。曰亡。曰潰。曰殲。皆孽由自作爲春秋之所貶。所以勸自強也。逆至於弑止矣。世子弑尤逆之逆也。有稱名以弑。有稱人以弑。有稱國以弑。有稱閭以弑。幼主耶。孱王耶。獨夫耶。亦可爲千秋之炯鑑矣。次曰誘。殺次曰戕。次曰用。次曰刺。次曰殺。誘殺也。戕也。用也。刺也。純乎野蠻者也。殺文明與野蠻共之者也。有稱爵以殺。有稱人以殺。有稱國以殺。有稱盜以殺。而兩下相殺不與有司之執法不與則春秋之書殺亦天發殺機而已矣。子謂季康子曰。子爲政焉。用殺。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故去殺先去貪。

一曰慎。邦交人未有能離羣而立於獨者也。國未有能閉關而長治者也。朝聘會盟皆所以聯邦交而兵交使在其間。其義尤重。行人春秋書執行人。蓋深譏之。邇日列國宣戰必護送公使歸國。此春秋公法之一端也。

一曰修武備。天生五材，民並用之，誰能去兵？此就物質而言之者也。然金之用廣矣，豈必用爲兵刃以殺人乎？語之鄙者，則必倍也。大同之運，尙遠，則競爭方烈，非尙武之國不能龍驤虎步於壇坫之間。春秋書次書戍，書救書乞師，重民命也。書戰書敗，績書亡，書潰書棄其師，止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棄其師者，棄其民也。棄其民者，棄其國也。棄其國者，棄其身也。曰獲，曰執，曰滅，前車覆而後者不監，亦獨何哉？求其故而不得，則以爲人滿天，槩云爾。孔子曰：我戰則克，蓋得其道矣。建威銷萌，神武不殺，非僥倖於交綏之頃也。大閱大蒐，書於春秋者，殆以枚數閭，詩人之頌僖公也。曰公徒三萬，亦不過多。張虛數濫爲徵發而已。僖公固不武也。從齊桓之後，與召陵之盟，他無可稱焉。至於襄昭定哀，霸圖既裂，戰事益繁，同室操戈，驅不教之農，爲無意識之械鬪，初稅畝矣。作三軍矣。用田賦矣。作邱甲矣。兵數益多，供億益繁，民困益深，國勢益翳，幸其時無匈奴頓成，吉思汗之流耳。令其有之，則五胡亂華之禍，早見於中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誠憂之也。今距春秋之始，不過二千六百歲耳，而門戶大開，戰術屢變，陸師之火器，萬壑同轟，海戰之鱉艦，萬馬齊力，勝則爲主人，即以強權爲公法，敗則爲奴虜，卽屈公法，從強權，此不徒君相之憂，抑我黃族億兆之孝子慈孫所當共憂者也。

一曰審先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一葉落而知秋，一陽動而知

春。知。幾。者。審。其。所。必。至。而。豫。爲。之。所。也。納。幣。則。書。知。傳。種。改。良。之。在。胎。教。子。生。則。書。知。尊。師。重。傅。之。在。蒙。養。譏。世。卿。則。知。封。建。世。及。之。必。爲。郡。縣。進。吳。楚。則。知。大。地。列。國。必。至。交。通。謹。焚。獵。則。知。弧。矢。之。必。變。爲。火。攻。殺。人。之。器。且。窮。工。極。巧。而。未。知。所。終。極。譏。淫。祀。則。知。歐。亞。宗。教。之。必。禍。人。國。而。流。血。無。已。凡。此。皆。先。幾。而。覺。之。則。先。事。而。防。之。消。患。氣。於。冥。冥。增。福。祉。於。昭。昭。以。人。事。挽。天。心。所。謂。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也。不。然。病。必。死。國。必。亡。束。手。待。斃。雖。知。之。庸。愈。於。不。知。乎。造。化。亭。毒。至。誠。經。綸。其。端。無。窮。更。僕。難。數。請。即。封。建。宗。教。兩。端。略。申。其。旨。可。乎。封。建。者。自。無。始。以。來。遞。演。而。遞。滅。者。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則。不。及。十。一。非。滅。絕。兼。并。何。以。銳。滅。若。是。當。其。勢。之。未。盡。聖。人。亦。因。而。用。之。豈。能。無。端。而。盡。黜。之。然。而。聖。人。處。此。則。有。道。矣。以。天。下。與。天。下。之。賢。才。共。治。之。庠。序。學。校。論。秀。書。升。蒸。髦。士。於。中。田。求。干。城。於。兔。置。文。王。周。公。之。所。規。畫。果。能。實。行。則。主。不。虛。王。臣。不。虛。貴。四。民。樂。業。禮。讓。成。風。但。見。治。人。之。與。治。於。人。者。各。有。責。任。而。無。分。榮。辱。且。更。迭。爲。之。野。處。而。不。匿。其。秀。菁。華。既。竭。則。襄。裳。去。之。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以。揖。讓。而。成。爲。公。天。下。之。局。其。事。亦。非。創。舉。也。安。有。七。雄。之。龍。戰。劉。項。之。逐。鹿。哉。人。事。無。權。一。任。天。演。此。所。以。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孔。子。之。非。宗。教。家。海。外。人。士。亦。知。之。矣。故。中。國。無。教。禍。而。禍。水。之。泛。濫。來。自。外。洋。孔。子。之。言。天。也。即。人。而。見。天。也。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謹。天。戒。畏。天。命。其。在。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吳天曰且及爾游衍又曰永年配命自求多福皆盡人道以事天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春秋之譏魯郊數矣說者以爲僭周也愚亦未知周之郊也其遂合矣乎天者非一國之天而環球之天也分野之說之不足以立也久矣如有合地球而建總政府之一日於以郊天是或一道而彼宗教之言天則誕甚矣耶蘇天子也穆罕默特天僕也制爲儀式以祈禱但爲其徒者則減生前之罪增死後之福彼愚民者不知自求多福之道而未嘗無畏威遠罪之心得一祈禱免罪之捷徑則起而皈依爲之歛財爲之服役爲之戰爲之死前後十字軍之蟻鬥蓋數百年及宗教改新而禍少息科學發明而欲益衰法蘭西之政教分離而民知益進然餘氛之波及中原者尙未知其所止得春秋事天之指以爲木鐸非徒中國之福亦歐美各國無疆之福也

一曰獎科學古之爲教術在六藝品列四科蓋自生民以來開物成務日用之其略備所急者輔世長民政治之人才耳其他蓋聽其自謀焉樊遲請學稼圃答以不如老農老圃而勉以好禮好義好信顏淵問爲邦則車服禮樂授時損益四代而去讒遠佞放鄭崇雅以開太平不欲以區區之科學自限也然格物則爲大學之始教春秋書日食蓋以紀周歷之疏而有待於疇人之考察隕石星孛地震山崩雷雨冰雪霜雹水火之變象鸛鶴六鷁蠨蟻蝻蜚桃李菽草之有無生殺察其由來物與无妄或關於天地之自然或關於人事之缺恨於以

施其調燮之方。神其補救之術。豈遂曰多能鄙事。概以爲無關。閔旨而不令其發達乎。商羊
蘋實防風之骨。肅慎之矢。時時見於他說。或亦殘膏賸馥之沾溉。而不悉付之子虛者乎。惟
感麟而作獲麟。而止則爲古今之聚訟。麟鳳龜龍禮稱四靈。龜常見而麟鳳龍不常見。徵實
之家。或竟以爲無麟。無鳳。無龍。雖有辯者不能覓之郊藪。畜之池沼。而目驗之也。然泰西學
者深掘地層。往往見大鳥大獸之迹。爲時所無。中州北邙之山。往往發見專車之骨節。如長
狄僑如者。安有詩書所載。百家相傳。悉爲誣枉乎。則謂麟不常見。可謂之無麟。則不可。麒麟
之於走獸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聖人宜得邦家。以敷錫庶民。猶麟
當爲太平之瑞。而不當見獲也。然則反袂拭面。歎吾道窮。杜預所不取者。吾則深有取焉。爾
嗟乎。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作者之聖。固不可及矣。然
微言大義。固日懸於天壤。以餉遺我後學也。說春秋者。謂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威
於斧鉞。此從其委而言之也。其原則善惡也。善惡之先幾。則是非也。是非之究竟。則幽獨之
欺慊也。惡者非無對之名辭。苟無善。安有惡。故從善見善。非善之善也。從惡見善。乃善之善
也。天下之惡。有不起於飲食男女者乎。男女之脾合。善用之則生。民之始。萬福之原。所以紹
天地之生於無已也。否則淫焉爭焉。殺焉飲食者。統乎生人之利用之辭也。善用之則取精
用宏。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斟酌飽滿。以成文明之化。固聖人之大寶也。否則貪焉私焉。諂焉

驕焉求焉盜焉奪焉弑焉皆此物階之厲也。衡陽王而農先生者好學深思之先達也。其言曰人皆謂其可以爲善者以爲惡此達天人之奧者也。若夫是非則彼一是非此一是非吹萬而不可勝窮。然至是之中有非存焉至非之中有是存焉。非知言者鮮不惑矣。請以近事明之可乎。當科目忌諱文藻考據極盛之時則道學者極迂怪之名辭也。忠厚者極萎敗之名辭也。然則必不道不學不忠不厚而後快乎此其謬誠不足辨而士大夫間萬口同聲卒亦莫之悟也。自五口通商外潮激射學界稍新矣則科舉者極陳朽之名辭也。極其流弊誠有如譏者云云。然獨不見自賢良對策以至八股取士使冷淡之經傳講誦不絕而名賢亦間出者。獨無中流一壺之功乎。場屋糊名易書可謂至齷齪之法。然持其末流明不足而公尙存較之登金權門乞憐昏夜者不猶愈乎。專制者極毒螫之名辭也。然獨不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懼乎。定大計決大疑不動聲色而措天下如泰山之安者非專制之力乎。專制之與主權同行而異情濫用之則爲專制善用之則爲主權。大總統代表全國者也。其權國民之所授也。議院代表國民者也。其權亦國民之所授也。既已授之則不當牽掣之所恃以維持不敝者則獨立之司法權也。獨立亦近於專制矣。學堂者極神聖之名辭也。問開闢以來有以學戰者乎。至中外相戰以學此其爲太平之朕兆如天降時雨山川出雲矣。政府授權於管學且將列各科之教習以爲職官取資東西鄰以復我雲漢昭回之文治無間然矣。然獨

不聞天子不召師乎。尊德樂義。至尊北面而受丹書。世子入學。則與士齒。太師太傅太保實去而名猶存。楊忠愍公繼盛者。明之義烈人也。貶狄道典史。上司以其賢。檄爲書院山長。而楊公勃然不應者。何哉。當事有官職。則以其官召之。若山長則師也。師固不可召也。今一切以官法治之。整齊畫一。固不可無法矣。然竊恐好善亡勢。拜老乞言之國粹。因是而闕。汝而弗章。科學雖有發明。而或止於技能之學。堂或竟爲奴隸之學。堂而人格之進步。蓋寡未可知也。無已。則有一焉。學堂以修身一科爲首。餘科教習。列爲職官。受成監督。惟修身一科則妙選名德。以禮徵聘。天子師而不臣。學部賓而不吏。此則地球新進之所無。而開闢最久之帝國所有也。然其理則亦未嘗不旁見側出於歐洲。羅馬教皇之橫也。歐洲君主仰其鼻息。無敢正視其言曰。教權當在世權之上。夫所謂教權者。天爵也。世權者。人爵也。人未有能加乎天者也。惜其教非教。而濫用其權。至鬻赦罪書之下流。則小人之肺肝見而勢力亦消。要其假天爵人爵之義。以號令羣雄者。其言固莫之能破也。故曰。至是之中。有非存焉。至非之中。有是存焉。所惡乎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者也。莊周笑時君之驕貴。曰。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權勢所集。目醉心癡。披二千餘年之史。策神聖文武之徽號。舍能富貴人者。莫之屬也。春秋十二公。弑君而又被弑者。亦曰。桓焉被逐而野死。者亦曰。昭焉惟隱與哀。名實差近。毀譽一時之事。是非萬世之公。韓愈氏不敢褒其可褒。貶其可貶。而

况。聖。人。之。制。作。詔。萬。世。以。公。法。者。乎。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即。春。秋。褒。貶。之。達。情。也。夫。



原史

船山學報專論之一

益陽曹佐熙述

宗帽上

莊子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吾以為匪第春秋也。春秋以前。包羲氏之畫卦也。以類萬物之情。以通神明之德。侯岡氏之作書契也。以治百官。以察萬民。文王之演易也。以斷天下之疑。以鼓天下之動。周公之制禮也。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胥此志也。知此志也。而後史之宗帽可定。宗帽可定。然後流別可辨。名號可正。義法可訂。官政可修。流別可辨。名號可正。義法可訂。官政可修。然後自秦以下。二千餘年。文滅質。博溺心。之風。尙可回。學術之敝。人才之衰。可春容而匡救也。

莊子言春秋經世。而所以經世者。不言吾嘗求之董氏。春秋繁露。而得道往明來之義。精華第五是可以為莊子補也。夷考董氏之學。出於公羊。公羊出於子夏。子夏受之孔子。孔子又受之易。故贊易有曰。藏往知來。藏往知來。即道往明來也。宗帽原流可遞推也。蓋世者。人與人廣續而成者也。有廣續。斯無一息不有往來。往為來。因來為往。果轉相孳乳。而人羣天演之局。以成匪於往來。因果之故。推闡至明。將無所持。以為經世之導。故春秋經世之義。莫大於藏往知來。進化之理。或以為闡自西人。乃以吾求之中國古書。則孔子已屢陳其義。易傳言包羲神農

黃帝堯舜制作造端罔罟演進而有耒耜交易又演進而有衣裳舟車弧矢杵臼棟宇棺槨書契禮運言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汗尊杯飲後聖有作然後范金合土以為臺榭宮室戶牖以炮以燔以烹以炙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斯匪進化之尤著者邪論語子張以十世可知為問而孔子以夏商周損益為例告之曰百世可知夫其所謂益匪即所謂進邪所謂可知匪即知之為進化之公例邪推此例以贊易於是有漸進之義有日新之義有變化進退之義推此例以作春秋於是有由撥亂而升平由升平而太平之義推此例以定禮樂於是有先進野人後進君子之義其它緒論蓋似此者猶多特其說散見羣書尙無其人都繁蹟而溝通之耳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孟子之言也後之主循環之說者誤會焉謂世道之常可舉寒暑日月以為例以是之故而篤古之念彌演彌深篤古既深甚且謂古今人不相及此與泰西古代希臘羅馬之士造為世運遞降之說者正同世運遞降之說以最初為黃金時代次為黑鐵時代後進之士靡然從之志氣以頹聰明以黷學術以陋人才以衰政事以荒國權以弱泰西特達之士久已詞而闕之而環顧吾國之史家或猶未明其義斯何故邪豈孔子之道之昌明有所待邪因果之說出於釋氏儒家罕言顧吾以為上溯結繩至於今日人事之繚蹟無一不有因果

存也。孔子之贊易也。有曰：原始要終，始即因也，終即果也。原始要終，即求其因果也。孔子之作春秋於二百四十年，治術隆污必謹其始，左氏之爲傳也，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而終義。司馬遷之爲史記也，於平準封禪諸書皆爲之上溯本原，下窮流變，俾讀者於秦漢之際民生之苦樂、國計之盈虛、風俗之純澆、主術之隆替及其所以致此之故，均可一覽而得之。胥此意也。

進化烏乎始？始於羣。蓋羣而後有交，交而後有競，交競之局彌推而彌廣，交競之道益研而益精。始於一隅，終於宙合；始於草昧，終於文明。人治之漸進，此其階也。假人而弗羣也，無所謂進化也。蚩蚩衡日，終古爲渾敦未鑿之原人可也。是故羣者進化之母也，弗知進化之母不足與言史也。

西歷紀元一千八百三十八年，法蘭西人歐歌斯德廓模德著實論哲學，始以羣爲科學之名。嗣是英人赫巴德斯賓塞爾廣續闡明之，譯本流傳不脛而走。吾國幼學之士賓而異之，乃以吾求之周秦古書，則已屢陳其義。擇尤理董，旁注左方，會通而觀之，亦足徵中西道術之同已。

易傳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論語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又曰：詩可以羣。又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是皆孔子之言羣也。而所以治羣者，弗具言。孟子

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又曰。子不通功易事。以養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于子。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不言羣而泰。西羣學大旨。具焉。是可以爲孔子之言補也。邵子玉制曰。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貴。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爲用。何也。曰。人能羣。彼不能羣也。人何以能羣。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以義。故義以分則和。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強。強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通利天下。無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羣。羣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弟。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羣者也。又富國曰。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羣而無分。則爭。窮者患也。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羣矣。又君道曰。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其陳義視孟子尤備而大旨在明分使羣。救災除禍。與泰西羣學分職業求公益之情無不合也。

太史公曰。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地之際。所以求人羣感通之理也。通古今之變。所以求人羣廣續之理也。成一家之言。所以闡明人羣感通廣續之理。立爲公例。昭示來茲也。後之爲史者。鮮會通之學。識網羅故事。零雜成編。前者自前後。而前後人羣之有無。廣續莫能明也。東者自東西。而東西人羣之有無。感通莫能道也。嗚呼。以如是之史。而責以知來。吾不知其何者爲知也。

易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闔者。何外張之力是也。闔者。何內約之力是也。渾敦既啓。智巧朋興。因渴飢之害也。而爲之食飲。因寒暑之害也。而爲之葛裘。因雨淋日暴也。而爲之棟宇。因猛鷲之攫噬也。而爲之獻敗。因癘疫也。而爲之診治。因生事之時。虞不足也。而爲之參養。爲之樹藝。爲之製造。爲之轉輸。因涉深而溺。逾高而顛也。而爲之梯。爲之航。因殊方異種之數。殺生事也。而爲之守。爲之戰。此力之外張者也。有守者。有戰者。斯有爲之轉輸者。斯有爲之製造者。斯有爲之參養者。斯有爲之樹藝者。斯有爲之功。雜然並進。若耳目鼻相守以生。而羣之局。于是乎萌芽矣。羣而無紀。則爭。爭則亂。亂則羣勢常渙。無以戰勝。天行于是。爲一切之法律。以綱紀之。其法律彌密者。其自治彌良。其自治彌良者。其羣局彌堅。此力之內約者也。羣局彌堅。進化彌鈍。鈍極而敝。乘之假遇。殊方異種。日新月盛之羣。戰且虞。其不勝。于一羣之力。又因時勢之迫。而趨重于外張。此力之張。

約。循。環。互。濟。者。也。外。張。之。力。爲。勇。爲。智。內。約。之。力。爲。仁。爲。義。爲。忠。爲。信。外。張。之。力。演。進。而。爲。實。業。其。流。別。爲。數。爲。牧。爲。農。爲。圃。爲。虞。爲。衡。爲。工。爲。鑛。爲。商。爲。賈。爲。醫。爲。兵。內。約。之。力。演。進。而。爲。彝。倫。其。流。別。爲。夫。婦。爲。父。子。爲。兄。弟。爲。君。臣。爲。朋。友。之。交。爲。賓。主。之。義。無。外。張。之。力。則。羣。演。無。由。啓。無。內。約。之。力。則。羣。演。無。由。成。二。力。相。扶。一。闔。一。闔。而。經。世。之。業。乃。以。日。遷。善。而。不。自。知。

昔者孔子之作春秋也。於有罪則謹書之。於水旱則謹書之。於麥禾不登則謹書之。於諸侯相攻四夷內犯則謹書之。重民命。急國防。以實業爲教也。於許止不嘗藥則書弑以誅之。於趙盾不討賊則書弑以誅之。於衛侯燬滅同姓則稱名以絕之。於吳楚之僭王則稱子以正之。敦父子之親。明君臣之分。以彝倫爲教也。蓋史者道之輿也。道之所函。皆史之所函。若意有偏重而棄其餘。則於羣演進化之道爲不完。匪所以立教也。

侯岡氏之造書也。于史曰。從又持中。中者不偏之謂也。合外張內約之力。而一以貫之。實業彝倫交相扶以成。其經世之義。由其義以治羣者。藝有以興。德有以立。武有以緯。文有以經。乾剛坤柔並行不諱。則演進之局常出之。以和平懿我人羣。雖以此永遊仁壽之寓可也。自大道既隱。諸子競鳴。其述學也多深造獨得之言。其匡時也恒株守一隅之見。主外張者知有富強。而或諱言道義。主內約者知有道義。而抑卑視富強。各執一詞。疊相爲勝。顧此遺彼。

罅漏常存。外侮乘之。遂無以禦。蓋物競天擇之公例。未有能逃者也。吾中國文明之啓于環球爲最先。而自秦以來。進化之機。視歐西或轉墮乎其後。即因推果後效可知。苟爲含識之倫。未有不爲長慮者也。顧抑思其致此之故。果安在哉。昔禹之治水也。先清其原。原清則其流不勞而治安。所得持中之彥。而與之治書經世也哉。

史者文明之導也。將爲文明之導。匪文明之羣制。宜無所用其登。乃良于史者。凡羣制無弗登。何也將以充類至義之盡也。烏乎充類至義之盡。將以求公例也。無論爲圖騰之羣制。爲宗法之羣制。爲軍國之羣制。制有高下。而其爲天演之所流露也。則同博而闢之。皆研進化之理者。所弗棄也。自汽機發明。航輿西達。而亘古未通聲教之種族。悉無弗通。若孟加拉之安丹。曼尼答拉之山族。若鄂里斯之朱俺。若錫蘭之武葉陀以上五印。若婆羅洲之獍狎。若斐洲之阿曼木客。若北美之可羅拉都。紅人若南美之巴芝。若中美之曠烈。若澳洲之大陸。十著若北極之額思氣摩。其部落之所以聯結。其禮俗之所以孳生。旁附曲成。皆爲留心羣演者之所寶貴。而圖騰轉入宗法。即于是可得其蠹蛻之真形。由是推之。則環球異種之羣。固無一而無與于文明也。研進化之理者。宜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以成一家之言。若意有所擇。而棄其餘。將于羣制發明。無以充類至義之盡。建爲公例。或且不誠拘者。任之匪通識也。

文野者。演進淺深之識別也。昔之號進於文明者。由今視之。或不免為野蠻後之視。今安見不如今之視。昔希臘之學。羅馬之政。經歐西諸國之推闡。而其義愈廣。其法愈精。循是數百千年。或且漸以今形為筌蹄。之棄。梭倫之為雅典。立法也。與國人約。遵守止于百年。爾利古而日。時則羣制之中。固時而不同者也。以時而不同者。而欲持一時之所謂善。立為定程。烏乎可也。

新巴達律令期于永守者宗情絕異

匪導來者以紛更也。天演之公例。固如是也。子思之言曰。君子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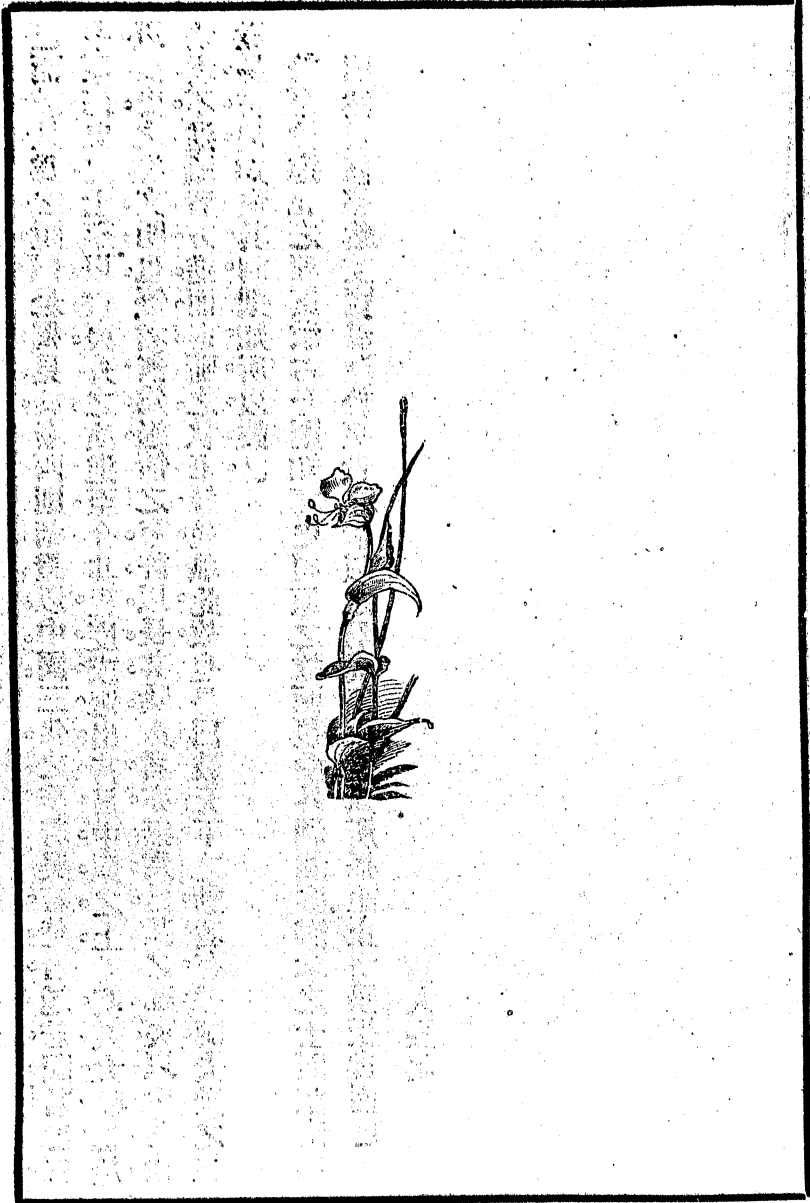
天演無止境也。則進化無窮期。無論今日何國。其文明之程度。為何等。高乃遂謂其已止於至善焉。吾未敢信也。今夫大不列顛之為文明五洲所共許也。乃其國人斯賓塞爾。猶以為半化之民。見學則其不自足可知也。述羣制之文明者。于其已至者。順受之于其未至者。逆推之。虛構一至隆極樂之烏託邦。以導鯨生之馳赴。庶幾進化之力。因其說出而機局愈恢。假以見在為無尚焉。匪所以為善者。勗也。抑匪直此也。夫文明之公理。人所同具者也。弗以種族之優劣。而有隆綢之殊。史所見為殊者。演進之疾。徐耳。疾進則優。徐進則劣。徐之尤者。與疾相較。程度彌遠。斯尤劣。以見焉。假得外張內約之大力。交驅將閱時而易其故。展轉蟾蛻。或且與前之疾進者。同科。試立身西歷紀元以前。以觀今日歐西文明諸國之權輿。其文野程度。視埃及巴比倫。腓逆基。猶太。何如。迄今日而相較。又何如。足以證此理之不誣。

已。而。或。且。爲。之。說。曰。是。獨。見。於。泰。西。則。請。證。以。中。國。三。代。之。季。若。吳。若。楚。若。越。若。閩。若。巴。蜀。中。原。修。史。之。士。羣。以。蠻。夷。外。之。演。進。至。今。其。程。度。或。迥。出。昔。日。中。原。之。上。尤。明。效。大。驗。也。是。以。良。史。之。導。文。明。也。優。者。無。爲。過。情。之。夸。許。以。長。其。驕。劣。者。亦。無。爲。已。甚。之。鄙。夷。以。生。其。怯。怯。者。不。進。驕。者。方。進。而。退。隨。之。執。筆。兢兢。職。此。故。也。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詞。夫。動。之。鼓。豈。易。言。哉。知。慎。其。詞。則。知。所。以。鼓。已。

於羣治進化之理貫澈古今則知經史同原之故函蓋中外湖湘多辭章之士而據滄獨聞然自修超然玄覽湛深於經世之旨以之羽翼船山流風所播詎止洛陽紙貴而已

劉人熙記

25.10



船山學報 第一卷 第八期 原史

十六



文

苑



也。聞署理之官不久亦必盈百日。則猶幸其百日於我也。今七十餘日耳。上官何心。乃靳百日之方大人而不我予。有太息泣數行者。杜子聞而悲焉。記荆南船關以諗方來。蓋自輪船行中國。船之爲利。微若涓滴。將罄矣。所稱方大人者。抑豈能盡爲所得。爲於民而民已若是。烏乎。豈獨荆南也哉。光緒五年七月日。

綉園記

巴陵杜貴墀

余以同治乙丑遷居今鈍安莊。東與宿氏爲鄰。宿故冶鐵者。先此莊爲鄧氏宅。鄧不能有。而歸吾族祖赤林公。余佃以居。今三十許年。宿又不能有其宅而歸諸吾。吾力弗能有也。懼宿之顧而之他。或非類之與鄰。不得已而舉債焉。其宅後老樹十餘株。有近百年者。隙地可竹。余隨地曲折。周而垣之。西亘鈍安之東垣。門之以通往來。環垣三面。從廣得若干步。向之棄爲汗萊者。以與吾舊居毗連。可盡園之。故用爾雅綉連之訓。名曰綉園。且離折綉文以寓將移佳竹之意焉。余嘗誦召旻之詩。夷考其時。召公在周。非有開疆拓地之舉。而曰日闢國百里。蓋卽孟子所謂土地闢由於田野之治也。茲綉園地。不增舊而加廣於昔。竊謂庶幾先王經野之遺意。宜書焉。以示後。雖然。此故宿氏所有也。吾力本不能有。而強有之。年且篤老。勞豈能終有之乎。然則今日所移之竹。安知他日嘯咏其中者。之復爲誰也。嗚呼。此尤吾後嗣所宜深長思也。是役也。經始正月丁卯。畢事二月癸巳。蓋中多陰雨。云董其役者爲吾妻弟。

劉翁厚本。光緒二十六年春分日。鈍安老人記時年七十有七。

右杜仲丹先生文六篇。從桐華閣文集鈔入。先生學行。清史館儒林傳藁已具言之。茲附錄於左。

杜貴墀。湖南巴陵人。先世遷自湖北嘉魚。曾祖宏泰。嘉慶辛酉舉人。官江西弋陽贛縣知縣。祖植。父煌。道光壬辰舉人。未覆試卒。貴墀幼事繼母孝謹。繼母性嚴。偶責貴墀過失。貴墀抽厨刀斷左手小指。誓不復犯。自是造次言動必衷之禮。既長問業於同縣吳敏樹。博學多通。而潛心經術。因敏樹謁會國藩。江南上詠史詩三十首。寓中外交涉事。國藩奇賞之。卒無所求。取數日而還。年五十二。中光緒乙亥恩科舉人。兩試禮部。報罷。絕意仕進。歷充湖北勺庭經心湖南岳陽校經各書院院長。而主校經者十五年。校經號治古學。頗涉輕狎。宋儒之習。先是寶應成孫主講。舉宋儒說諸生。或笑之。孺旋辭去。貴墀居講席最久。於漢宋門戶之見。苦口力戒。諸生始知讀宋五子書。甲午海上喪師。適省紳擬演劇賀某院長生日。貴墀貽書止之。泊戊戌。庚子之變。感慨時事。著悲憤錄。以卒。年七十有八。貴墀天性過人。脩金所入。節衣縮食。分潤功總。以上親黨。不殖生產。喪繼母三十六月。不飲酒食肉。不御內。左宗棠招往軍中。以喪不赴。始四歲受從姑字黃者。經書句讀。吳敏樹所書杜貞女者也。貴墀迎養終身。喪之如禮。貴墀之學。靖守朱子從道問學入手之旨。歸本躬。

行不輕談。心性著典。禮質疑。六卷。凡七十事。皆關於倫常。喪紀之重。論三年喪。據尚書。論語。中庸。孟子。斷以三。十六月力。駁小戴所記。再期之說。考歷朝大禮。及本朝通禮。及變禮。根據經義。準以今制。俾行禮者有所依據。在國朝禮學家。最爲有用之書。非瑣瑣訓詁。考訂者可比。又以近儒發明鄭學之功。至矣。然蒐討鄭學之全者。如袁鈞。鄭氏佚書。孔廣林。通德遺書。所見錄。黃奭。高密遺書。僅事採輯。並無發明。著鄭氏經學考。凡專考鄭氏者。十。五種。兼考鄭氏與諸儒異同者。三種。又著春秋淺測。左傳賈服杜三注平議。公穀傳注使。若例。爾雅山海經郭注彙證。讀經彙記。說文隨筆。音韻隨筆。戈麻韻正。書簡錯脫考。經史。決事。漢律輯證。稱謂錄。恒言錄。補讀書法彙。讀諸子彙記。經世纂言。悲憤錄。通鑑采書例。後漢書注例。舊唐書傳注糾正合纂。五代史記注削繁。漢雜事輯。湘中記輯。汝南人物志。輯輿地紀勝。駁正唐人舊說輯考。讀史彙記。四庫全書提要補證。興國州志。續修巴陵縣志。巴陵人物志。桐華閣文集。桐華閣駢文集。桐華閣詩集。桐華閣詞鈔。讀文彙記。貴墀文學。吳敏樹不求字句峻潔而義法不苟。稱儒者之言。

與孫太僕書

石門閣鎮珩

始者鎮珩讀執事之文章。深有意執事之爲人。既而聞其政事行誼。益心嚮之。昨歲來浙。自以近履執事鄉境。庶幾因緣得一見。乃聞執事遠處東甌。去杭越千里。朝夕無由瞻省。私衷

歛然。遂奉書具述傾仰之意。辱手答。褒寵過當。反復慚悚。然頗疑執事所云。或相假借爲之詞。非由中誠而發。不然則好善之溢語耳。尋又惟念執事行古道于茲世。言出爲天下口實。安肯苟焉用市道悅人以滋後生惶惑。且四方持文請益者衆矣。用書晉謁左右者加衆矣。執事準情相酬度。未必人人所言若是。意者吾文亦有不類于俗也耶。人情孰不欲人譽其所長。譽之如執事。乃矜貴可取重于時。故鎮珩感忻以爲知己。且益自奮。以求進乎所未迨也。來示云。文正之文。近似孟韓。韓之去孟也。千有餘年。較其言若無不相印合者。道同故耳。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韓子曰。本深而未茂。二者非直爲文言也。即文不外是矣。蓋古之聖賢。未嘗有意學爲文。其中有所不得已。因事而書之。于策則道爲之體。氣爲之用。道充故氣亦充焉。今之治文者。所得皆古人膚末一字之奇崛。一言之奧雅。于文無關。輕重而斤斤然。自許爲諧古。其道吾不知焉。其氣吾又不知焉。夫如是。其求孟韓也。愈似其去孟韓也愈遠矣。且韓子諸碑銘。多仍漢魏雕刻之習。特文中一體耳。於道無與古人極至之詣。不在是也。若其原人原道。原毀爭臣。論佛骨。表上張僕射。答孟尚書。書送王秀才。浮屠師文。暢序其言。寬平質直。無有艱苦拘澀之態。讀之。但覺真氣充溢。行間與六經孟子相出入。而其詞與其意。適則自荀卿賈誼司馬遷揚雄。劉向以來。未有過之者焉。夫所貴乎文者。非獨聲音采色之極其工。使人不能有加也。其得于中也。有至有不至。其發于外焉。無不肖之以出。凡

勉強而爲之者皆不肖乎其中者也。故眉山蘇氏之論以爲文至于能達而文不可勝用。雖孟韓之文。要于能達而止。然其所以能達者。何在吾不可不熟思而慎取之也。鎮珩常怪近世言文者。詆方氏苞而進胡天游。天游于文。初無所得。其外雖張其怪險。而中實寒餒。氣塞滯而不流。譬諸畫鬼者。欺人以所不見。工拙不足論也。方氏漸漬于經術者深。不煩雕琢。自然雅潔粹乎儒者之言。雖熙甫不能大過。特才力微弱耳。姬傳修飾之功。誠自有得于古人。然舉唐宋以來寬裕恢博之氣象。一變而爲促狹。讀其文者如游窮崖絕壑。目隘而心不舒。視方氏未知何如。要其去韓王歐柳遠甚。不可以道里計也。近代文家。惟文正才力豪縱。若不可極。恃其駿足。一往奔放。或軼出法度之外。然未嘗與道不相準。蓋其詞偉以辯。而其氣沛焉能達。古之立言者類如是。甯獨孟韓云爾哉。鎮珩幼處僻陋。不獲及文正之門。長而讀其書。知好。顧以貧賤失學。荒忽無成。常恐卒見擯絕于大君子。今執事乃幸以爲可教。一得之愚。不忍自棄。謹復舉其所業以進。執事覽其何如。其求益不倦之心。猶之前也。秋間襄校來甌。倘得面承指誨。實所至幸。鎮珩惶懼再拜。

右書蓋季蓉先生自述其綴文之宗。惜于方姚曾三家高下中失。言之亦釐然有當。錄之以爲姝姝暖暖守一先生之言者進焉。癸卯秋七月朔益陽曹佐熙記

歸方評史記

石門閻鎮珩

文之代降而卑也。非盡運會爲之。其患在賢智之好持私說。以求勝作者之文。如彼說者之旨如此。古與今未必果有合也。然而其文既傳。學者或不能辨而輕信之。信之者久而滋多。人人膠于其迹而不能化。于是塗愈狹。業愈卑。而文之事終焉矣。自六經孟荀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其詞古質。出之天然。大抵充實。不能已于作。非苟焉以文爲術者也。而學古之士入其中而溺焉。爲之鉤章離句以疏其隱。爲之朱墨旁圈以標其奇。伸一人之偏見。獨識。若天下人人可共守然者。嗚呼。惑矣。吾讀司馬遷書。有歸方二家之評。由宋元以來。二子堯然以文鳴于世。學者多稱其義法。得自史記。故于是評尤斷斷焉。然其爲說頗近煩碎。而乖大體。譬工賈然。銖銖而稱之。寸寸而度之。長短多寡。雜合曲折。若有一定之矩。存焉而不可以毫忽差。跌予甚惜其用心與力之勞。而未能盡合也。

右篇大旨與前書爲近。因類次之。佐熙記。

申氏族譜序

石門閻鎮珩

申古建國。與齊許皆姜姓。太岳之後。春秋時楚滅之爲縣。其地杜預以謂南陽宛縣是也。國滅而子孫散處。因以其封姓。其見于傳。有申公申侯申叔時。而存楚者曰包胥。相韓者曰不害。續尤顯云。漢興魯人申培公善詩。教授弟子百餘人。武帝時議立古明堂。遣使者以安車束帛禮迎之。而太史公傳仲尼弟子。有申黨字周。或曰魯人。或曰即申枏。蓋自周衰而戎裔

亟暴于中。夏諸侯不得保有社稷。雖虞夏所傳盛德百世之祀。或忽焉而墟者多矣。然其儲祉厚而流澤遠。往往歷千數百年。猶時鬱爲忠孝仁義之彥。蓋報施之理所宜然。無足異也。吾里申氏不知其始所由遷。乾隆時族猶不甚蕃。而頗多文學之秀。其著籍弟子員及升名于太學者。累累有焉。族故有祠而譜不具。道咸間旭亭明經創爲之。今五十餘矣。而吾友同皆茂才。復舉其役。來以序請。憶予與明經相識時。年已七十許。蒼然古貌。其待人不以先生長者自居。嘗徒步曳杖抵予山中。談移日。然後去。其與人言。未嘗不吝重予。自明經沒。予遂他徙。而屢訪求其遺稿不可得。今見同皆追述往事。盡然不知淚之流落也。申氏故儒家。而明經與其祖若父。年皆八九十。用教授擅名鄉里。其行事與魯培公相類。獨不克推所學以施諸政。如申子用韓使其主尊而民安焉。意者今昔之時變不同。不然則士之遭遇各有命焉。未可以強齊也。夷狄爲患自古而然。楚在江漢間。吞噬諸小國。畧盡而後幾。見俘于吳。又其後遂折而入于秦。秦與吳在當世皆夷狄之國也。然包胥一奮而吳師爲之却走。不害爲相。而秦人不敢加兵。賢者之益于人國如是。惜乎今之世。未見有二子之比也。予與同皆困無所合于世。自度且以山林終。顧其夙所學守者。不敢少誣其本志。夫君子之道不能及于一國。則當行于一鄉。一鄉之善必自族始。未有其族不善而能善其鄉者也。未有其鄉不善而能善其國者也。今同皆爲譜以屬族。固修善於鄉之一端。而予窮年殫力著書。罷老忘

倦異日。天子留意典禮。或責尺書徵召。以故事備問。左右亦時會之。未可知者。若夫包胥。不害。出其智勇之略。乘時以就功名。與吾兩人所處之遭。未可同日論也。姑以俟後之賢而有
力者可乎。

俯仰今昔。詞高意遠。癸卯予館湘城。陳氏季蓉先生過訪。以北岳山房文集爲贈。因別
鈔其尤者數首。閒附己意。俟異日商榷焉。甲寅秋九月佐熙記。

劉雲田傳

瀏陽譚嗣同

光緒初元。山西陝西河南大饑。赤地方數千里。旬萌不生。童木立槁。溝瀆之壅。水豈莫前。朔
互橫轍。過車有聲。札瘡踵興。行旅相戒。四年夏。大人上官甘肅。道河南陝西。觸暑前驪。併日
而食。賓從死二人。厮隸死十餘人。它僕皆病憊無人狀。又時時思逸去。莫肯率作。維時以賓
從躬厮隸之役者。爲益陽劉君雲田。雲田羸瘠若不能勝衣。獨奮發敢任。無擇勞辱。大人臥疾
陝州。一家皆不能與資斧。行竭藥。又不時得。雲田日削牘告急。戚友夜持火走十里市藥。踐
死人大驚。絕氣狂奔。踏於地。火熄以手代目。揣而進。連觸死人首。卒市藥歸。則血濡襟履。
蓋踏傷足及踐死人也。而雲田亦卒。不病。自是客大人幕府。前後十有三年。入粟得從。九
品職出。關稅。卒乃贊安定防軍軍事。十有六年。大人巡撫湖北。雲田以疾不能從。三月歿
於安定軍中。年三十有七。雲田名丙炎。考某縣學附生。早歿。以雲田得官。馳贈登仕佐郎。母

氏趙馳封孺人用節孝著稱雲田既以行誼爲大人所重而仲兄泗生及嗣同尤暱就雲田中表徐蓉俠從子傳簡亦皆與莫逆嗣同兄弟少年盛氣凌厲無前蓉俠亦敏毅自喜傳簡年尤少益下隘自卓犖法度外雲田性獨迂緩短小貌寢般辟行圈豚惡豪邁人如寇讐時稱道邨儒腐語規切人聽者唾涕欠伸猶絮聒不休而數人或數年十數年日益親密罔閒聚則給以非理戲謔百出又翽使騎鞭馬奔駛觀其僵僕伏鞍嘵號戰慄以爲笑樂雲田則莊色陳論不可終不以爲侮安定防軍隸大人部嗣同閒至軍皆囊鞬帛首以軍禮見設酒饌軍樂陳百戲嗣同一不顧獨喜強雲田並轡走山谷中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強弩明駝喉與鳴雁噪狼互奮鷹腰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凹目凸鼻黃須雕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羽黃羊血雜雪而咽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羣相飲博譁呼達旦回顧雲田方齷坐瞑目誦大學章句嗣同亦不詫其不合蓋樂親雲田雲田歿前一年嗣同戰藝走京師以傳簡從別雲田安定話往年道中事雲田感念疇昔悲不自勝及行雲田送上馬立馬前泣不可仰視嗣同大怪尋常別耳雲田不當若此悠悠昊天別幾何時仲兄先雲田一年死傳簡後雲田一月死蓉俠不忍汝汝之故窳窮跡谷爲老死不出之計而嗣同亦且規規然繩墨中腐儒矣嗚呼

城南思舊銘 並敘

瀏陽譚嗣同

往八九歲時。讀書京師宣武城南。塾師爲大興韓蓀農先生。余伯兄仲兄咸在焉。地絕蕭曠。巷無居人。屋二三椽。精潔乏纖塵。後臨荒野。曰南下窪。廣周數十里。葦塘麥隴。平遠若未始有極。西山晚晴。翠色照地。雉堞隨然。高下不絕如帶。又如去雁橫列。霏微天末。城中鮮隙地。民閒種葬。舉歸於此。蓬顆纍纍。坑谷皆滿。至不可容。則疊瘞於上。甚且掘其無主者。委骸草莽。狸獫助虐。穿冢以嬉。懶骸如瓜。轉徙道路。加北俗多忌。厝棺中野。兩日蝕漏。豁衍洞開。故城南少人而多鬼。余夜讀。聞白楊號風。閉雜鬼歎。大恐。往奔兩兄。則皆撫慰而呵胸之。然名勝如龍泉寺。龍爪槐。陶然亭。瑤臺棗林。皆參錯其閒。暇卽挽兩兄挈以遊。伯兄嚴重。不常出。出則健步獨往。儕輩皆莫能及。仲兄通倪喜事。履險輕矯。陂池澤藪。靡不探索。城隅井甘冽。輦以致遠。殺鳴啾啾。和以唵蟲。凄楚動人肝脾。當夫清秋水落。萬葦折霜。毀廟無瓦。偶像露坐。蔓草被徑。闌不逢人。婆婆宰樹。啼歎不自勝。欣欣即路。惘然以歸。僕本恨人。儻年已爾。乎顧成人。同遊。蓋莫不爾。阜壤使樂。而墟墓生哀。抑所處殊也。自伯兄不祿。韓師旋奄。忽卽世。余絕跡城南。十有五年。後攜從子傳簡入京師。尋所經歷。一一示傳簡。且言余之悲。傳簡都不省。意頗悵恨。以爲非仲兄無足以語此。而仲兄竟歿。素車星奔。取道南下窪。佛寺梵唄。鐘磬朗澈。參以目所覩。瞿然大驚。謂是疇昔。徐悟其非。一慟幾絕。今傳簡歿。又四年。余於城南。烏乎忘情。又烏乎與言哉。湖廣義園。亦城南僻壤也。親屬歿京師。寄葬園中。歲時持雞麥。

凝粹堂詩

凝粹堂五圖詠 有序

船山學報文苑之一

彭政樞

民國紀元歲歷三稔闕逢攝提十月十九號即夏正季秋月朔為衡陽子王子誕降之辰同社虔具花果就凝粹堂行釋菜禮賓朋畢集俎豆莘莘禮成拈題分詠藉伸素懷用誌慶典 政樞 率成五律錄呈在座諸公教正

石船山圖

蒸西片石峙熊封。衡嶽棲遲認舊蹤。地辟雲崖餐紫蕨。歲寒霜澗挺蒼松。九皋聲徹猶聞鶴。孤幹鱗皴自化龍。山降神靈虔叩祝。遙天風送寺樓鐘。

菊花園圖

三徑荒蕪開菊籬。故園兼下董生帷。園內有竹蕙堂為名花品雋空凡卉。晚節香凝着舊枝。樽酒間評高士傳。藹堂誰賦碩人詩。依稀晉代陶彭澤。靜對南山一舉卮。

觀生居圖

晉甯幽壑捲晴嵐。筮易觀爻到六三。子外傳於晉甯山寺內事向安危空處悟。道從消長靜中探。五千經訂周兼孔。子其註書易闢老子衍一卷四十年嘗苦與甘。日月居諸儕過隙。一廬雲護插天南。

董齋灣圖

四山雲陣雁南翔。寇燄煙騰氣噴狼。張逆獻忠犯衡州子王子遷避南嶽雙髻峰下地產
 辟檄未能酬偉抱。子王子自銘其墓云買檄從此下歸藏。子王子初志欲濟時艱慨然曰此非
 地作桃源獨啖薑。明月一灣心似水。砂潭終古侶嚴光。嚴光時也出就行人職已而時不可
為決意歸隱灣在黑砂潭上

別峯庵圖

萬緣塵淨住僧家。子王子題庵柱有萬緣攝盡神威自振等語古木蕭森野徑斜。博議引經拓東萊。音叶代論文
 妙諦演南華。子王子左傳續博議爛柯碁局關心久。大地山河入眼賒。笑問道人何處
 去。別峯隱隱暮雲遮。

船山學社凝粹堂五圖次菽原韻奉和

廖名縉

石船山

百屏蒼崖積鐵封。西山片石比孤蹤。洪荒篙眼留泉竇。日夜濤聲撼嶺松。擊楫有心思破虜。
 迴瀾無術更屠龍。陸沈未共神州盡。剩有僧樓一杵鐘。

鞠華園

何必柴桑訪故籬。蕙堂秋色錦成帷。銅駝自沒洛陽棘。霜蜨仍依晉代枝。挿鬢杜陵憐瘦影。

餐英楚些繼風詩。頽齡解制非吾願。活沒生前且一卮。

觀生居

晉甯重足犯紅嵐。小築幽栖室兩三。生面義經由我闢。報身賢劫讓誰探。滄桑閱盡生如寄。薇蕨殘餘味轉甘。法相華嚴休問訊。尼山戒不用和南。

薑齋灣

弔客青蠅虞仲翔。幾番牙血逼天狼。江湖滿地鷗波濶。松竹連山豹霧藏。恥向鹿臺分麋粟。甘從螺澗覓山薑。螺絲潭在南嶽竹篙嶺下鐵函心史沈秋水。夜夜灣前寶氣光。

別峯庵

乾坤破碎更無家。巖腹僧廬倚樹斜。但使山中容社櫟。何妨室內伴雲華。千峯過雨當窗出。萬木吟風入望賒。一自題楹人去後。獄雲終古此週遮。

船山先生生日雅集浩園恭述

廖名縉

大道在天壤。艱難迺不毀。作易本憂患。足識貞元理。處順安厥常。備駟亦君子。觀閔不殄愠。姬孔始一揆。朱明際百六。宙合人維圯。東北躍鯨龍。懷襄逮九宇。峨峨王船山。濁河出清泚。篤生衡嶽陰。質兼聖豪美。傳經老伏生。七略劉中壘。被褐懷箕疇。迺抱周粟恥。論道貫天人。猷闡西銘旨。姬憂宣尼歎。千載通懷悱。洙泗有傳薪。軒黃有續妣。禹土有防墉。生民有冠履。

絕筆。三百年。靈珠。騰。玄。水。國。步。方。賦。嶼。道。與。南。衡。歸。一。展。船。山。書。百。恥。動。青。史。鄒。衍。稗。瀛。談。
天。驕。今。戶。祀。湔。祓。道。何。因。大。藥。黃。書。耳。生。也。乞。活。埃。埃。也。生。方。始。呱。呱。四。億。人。懸。弧。今。有。喜。

和廖子笏堂浩園雅集釋菜詩二十一韻

彭政樞

道。燦。古。與。今。那。計。譽。與。毀。前清湘陰郭侍郎奏稱子王子著述行誼部有無識
危。妙。悟。在。性。理。抗。志。千。載。上。目。中。無。餘。子。莊老及漢宋諸儒之謬說經。術。契。聖。心。先。後。本。
同。揆。俛。仰。何。悠。悠。橫。流。道。防。圯。天。不。毓。英。豪。諸。為。拯。寰。宇。京。洛。傷。銅。駝。駭。汗。頰。有。泚。巍。然。眄。
南。衡。得。窺。富。與。美。磷。磷。西。山。石。悵。悵。四。郊。壘。烽。火。時。驚。心。引。以。為。國。恥。豈。樓。事。樓。遲。采。薇。奉。
甘。旨。紹。述。師。杏。壇。且。暮。心。悱。悱。因。革。表。前。王。周。姬。兼。夏。姒。建。極。依。中。和。篤。實。徵。踐。履。高。風。自。
落。落。箕。山。與。穎。水。文。與。响。幢。齊。大。節。何。崔。歸。桂。苒。數。百。年。盛。名。炳。國。史。菊。留。傲。霜。枝。馥。郁。溢。
階。祀。箴。世。著。噩。夢。道。經。開。李。耳。人。生。靡。有。涯。大。造。相。終。始。我。今。瞻。舊。谷。瓣。香。發。新。喜。

凝粹堂銷寒會分韻得銷字

彭政樞

節。逾。長。至。歲。事。將。闌。課。務。餘。閒。社。友。讌。集。擁。爐。分。韻。暢。敘。客。懷。藉。以。銷。寒。用。博。一。粲。
浩。氣。凌。霜。總。不。凋。詩。吟。驢。背。過。溪。橋。翠。描。鳳。竹。成。三。友。前客江南黃子猷明府碧。時。虬。松。訪。
六。朝。前清光緒初年習業麓山有六朝松隆冬不凋香。篆。靜。看。薰。寶。鴨。峨。冠。省。識。勝。金。貂。民國改製黃。鐘。入。
律。一。陽。復。漫。說。遙。山。雪。未。銷。

疊前韻

萬木經寒孰後凋。浩園春氣溢橫橋。船山學社即浩園故址園內有石橋橫跨花木甚盛凍雲未許遮臺榭。瑞雪曾

傳慶野朝。報載南北各省於十月杪已報得雪萃食篇吟周代鹿。藝香裘釋漢宮貂。漢武帝時丹國貢辟寒香氣薰蒸宮衣盡

團爐煨句殷疇唱。燭翦更深興未銷。

菽原先生招集凝粹堂消寒分韻得韻字

劉瑞澐

翳然林水間。正賞無俗韻濠梁。有會心魚鳥與人近。專此一丘壑。便覺塵境遠。丈人好懷抱。詩酒無小靳。笑談沒白科。才力真強健。催詩比索逋。得句如收攬。稍喜有佳招。及此歲將運。夜半失藏舟。尺蕪不及寸。寒事仗慇懃。開尊傾美醞。誰能自作疏。持此煩屢勸。

次通叔韻奉和

彭政樞

水榭臨浩園。梅嶼饒風韻。同秉天地心。物性與人近。骨格真清奇。塵氛日以遠。衝寒能着花。造物之偏靳。惟楚信多材。崇德法乾健。天祿溯淵源。藜照百家牆。世守留青甃。儲材振國運。詩思滌冰壺。智珠陋徑寸。擲藻吐奇芬。偉抱覘夙醞。堅持歲寒節。待為當道勸。

菽原社長招同笏堂仲恂腴深通叔於凝粹堂為銷寒會分韻賦詩得寒字

曹佐熙

歲晚意無限。薄言尋古懽。一堂元氣在。凝粹堂三字曾惠敏所書今為船山學社會議之地九寓朔風寒。雅樂年來

歇時同人議遺書却外看時于方曰釋史蒼然有松柏擬粹堂北為浩園老寧信後凋難

擬粹堂銷寒會次攄滄元韻奉和

彭政樞

隆冬萬物肅感時集舊懽鼓律吹水暖梅閣銷暮寒春氣互鱗次疏影傍鶴看能體造物意
匡濟信非難

菽原先生招飲擬粹堂作銷寒會是日與者共六人分韻得堂字

劉善澤

席接雷何覓句忙似聞鈴語客郎當馬王故郡禁殘劫丞相荒祠倚夕陽
燾地風塵孤雁迥
彌天霜雪一松蒼
船山尚友兼和淑賸共彭宣到後堂
多事乾坤磨忙貂裘寒重酒能當
芷蘭鄉味斟三雅
梅柳天心見一陽
亂後舊游魂夢苦
吟邊新試鬢絲蒼
阮閱佗日留佳話不數吳興六客堂

擬粹堂銷寒敬次菽原先生大詩家元均

劉善澤

殘冬綠草未全凋
雪裏詩情在灞橋
新咏已傳熊繹國
敝裘猶襲德宗朝
九洲有客窺秦鹿
七世何人侈漢貂
政要氈罽續佳會
舊遊回首已魂銷

擬粹堂銷寒會和劉三腴深元韻二首

彭政樞

義馭奔馳竟歲忙
千秋韻事孰擔當
羊裘垂釣任風雪
鴻範休徵驗雨陽
莽莽山河看戰白
茫茫時局問高蒼
關心共憶程門樂
一代師儒萃一堂

光陰過客爲誰忙。歲暮西征訪武當。前清光緒甲午歲冬月入秦舟臥雪遺風袁仲譽飛。
湖吟句呂純陽三閭故宅荒。苔碧萬疊寒山古木蒼。中壘遺書無恙在。衡陽劉氏藏子王

感事再疊前韻東腴深

彭政樞

陳雲密布勢匆忙。滕六聲威銳莫當。昨夜風勁寒重溫帶和風銷戰壘。中日交涉開寒砧敲雪憶
遼陽。朱虛酒令心彌赤。黃種詩懷氣獨蒼。誰向環球執牛耳。登壇國士自堂堂。

感事三疊腴深銷寒陽字韻一首

彭政樞

楚漢爭衡軍務忙。淮陰一面獨能當。懿公好鶴傷榮澤。明祖屠蛟盪鄱陽。霧掃蚩尤昭坦白。
日觀瀛海上扶蒼。前清山東巡撫陳鶴臣中丞有五洲事勢如碁局。偉略誰籌大本堂。洪武初年

菽原先生招同攄滄仲恂腴深叔通諸同社集凝粹堂爲消寒之會分韻得分字

廖名緒

浩園異代風流盡好事。於今祇有君解辦。急觴遮戰鼓。還招野簞浴斜曛。齏鹽送老姝。暖
劫火。飛天脊。脊聞卻念人間無六一。眼中坡谷倩誰分。

笏堂先生以銷寒分韻詩見眎次韻奉和

彭政樞

誰挽。天。河。洗。兵。甲。救。援。長。憶。信。陵。君。
東戰時未已影響及於遠雁程遙。玃驚寒雪。鴉陣磨空。
晒夕曛。擊楫英豪。商舊事。談瀛海。客廣新聞。園林歲晚。饒清趣。詠到梅花夜已分。



說苑

籙史殘篇

故相左督府以是疏公，公不得意，捧詔入承胤軍。次湘鄉，未果行。沅撫因所暱士怨公，湘士有承頤者，一旦呼市人曰：「捧突入公署，盡碎輿轍鞍仗，將捶擊公。」公跳出，諭市人乃解。湘令承沅撫口口口持長短，激市人謀公，公不能容。聞督府將羅致重陷公法，會承胤遣使迎詔，公懼禍及，遂入武岡。承胤方持公爲重，推讓公，盡其軍，請授節制。時諸帥皆僑桀，承胤獨遵制相倚重，公遂勸承胤戢軍，實待命自効。公既留武岡，督撫亦不果迎，遂有延平之變。今上即位，端州粵東復陷，駕幸桂林，出全州，詔幸楚軍，督師新敗于長沙，不能成軍。公因勸承胤迎駕，歆血盟。承胤曰：「所不尊主捐軀者神殛其魄。」承胤至全，一軍頗成行，列可觀。公對上伏奏，慨慷上爲感動，改監察御史，尋加太僕寺少卿。承胤遂奉上居武岡。公曰：「責承胤整軍出寶長，而承胤得上寵注，因驕蹇，脅庭臣持國政，執政吳炳、李若星以下皆爲之誦。公知其不軌，然欲用之，不與競擢兵部侍郎，辭不允，已而遷尙書，又辭不允。議者以是訾公黨承胤。公聞之笑曰：「我此身與武攸存亡耳，豈物理不知盡出諸君下，彼雖專怙，然執不得爲莽操明矣。且眎其能拒虜與否，虜退俟諸君議未晚也。」丁亥九月，虜攻武岡，急承胤度不能敵，遂欲降，閉諸門不聽上去。公乃馳草書告之曰：「吾與君共迎天子，處孤城中，四面皆虜，遲俄頃，駕不得出，我與君千萬世爲弑君賊。神言在耳，君其可挾上以罔神乎？」承胤心動，乃開門上。

幸城步約行三十里。承胤遂納虜入公騎。從上至中道。公迷道。困山中不能行。居數日。承胤使人招公。或勸公隱去。公曰。吾起家書生。忽位大臣。倘微服。困暴客。手死誰知。我且與承胤迎。駕而上。幾不免。今乘輿。霜露出。峒山中。誰爲護。萬安者。倘不出。正詰承胤罪。死于青天白日之下。是我罪終。疑同承胤主辱。臣死。况儼然身任國事者乎。吾奉堵公檄。出卽分有今日矣。整巾櫛危冠。深衣至。見孔有德。不拜。抗辭求死。有德麾出。令承胤就說公降。公見承胤。承胤不覺屈膝。曰。事至此。無可如何。非貪富貴也。公瞋目大呼曰。逆賊。我與汝初何言。迎。蹕之心。天地炤。我乃不能炤汝。賊肺肝也。我坐汝累。不理於士大夫。亦冀汝能奮死。一決。戰。而狗頭鼠頂。作此欺天事。賊死。特在我旦夕。後我不汝同死也。承胤赧出。聞者皆咋舌。耿士純尤重公節。慨他日引見。從容謂公曰。老先生忠已盡矣。太夫人在堂。能無動念。公曰。汝知念我。盍速殺我。以免此鴟聲狐噪乎。我且語汝。劉承胤反覆奸逆。汝當早除之。以快人怒。不然行且背。汝徒爲保奸無益也。士純再三欲生公。力請之。友德數勸公從容。公益求死。凡五十日。乃遇害。公含笑就市。行刑者不敢絕。公脰從腋下刺。兩刀死。虜過之。皆嗟嘆。有泣下者。士純爲理公尸。斂棺置寺中。公被執時。錮一樓中。日收遺書。讀至夜分。不輟。曰。吾恨不讀書爲承胤所誤。今且庶幾。鼯聞之。義耳。後一年。承胤亦爲有德所殺。己丑。公子允漸以公死事請於廷。贈太子太保。予諡。下所部廷議。猶以承胤故。不卽予。允漸上言。先臣痛罵承胤。慷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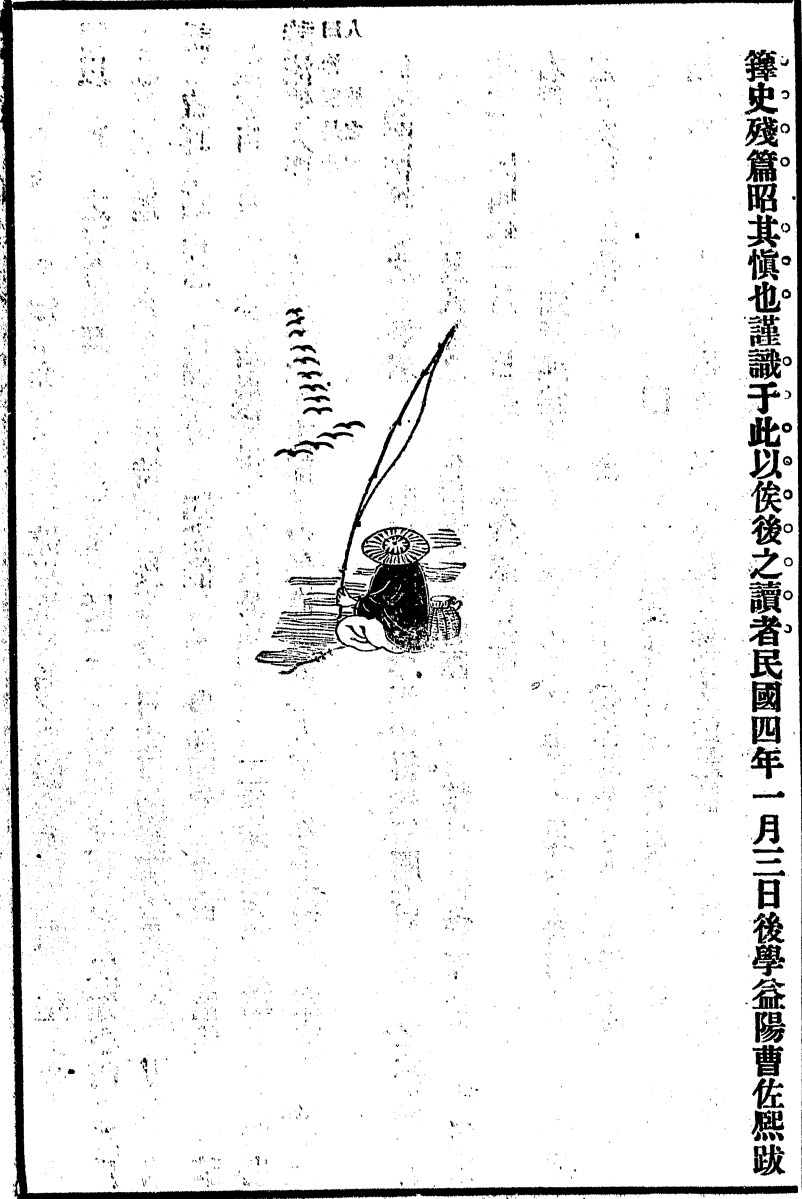
求死行道共聞。虜酋知慕。而廷臣猶摺撫以格易名之典。張銓殉難遼陽。鄺埜捐軀土木。不聞以袁應泰之違命喪師。王振之窮凶黷武。貶二臣之高節。臣父獨以交鮮知心。門乏當戶。移賊臣之咎。遂致屯膏。今使諸臣持清議於雍容之日。先臣固無所避。其吹求使刀鋸在前。誘言盈耳。上顧霜慈。內憐弱子。臣未知盡能奮不顧身如臣父否也。古云。蓋棺論定。臣固請諸臣之自求良夜耳。奏上得優答。事竟不行。公臨刑口占二律。所云。天乎人事亦何尤者也。詩流傳人間。茲不錄。同公死者吏部郎中侯偉時。公安人。辛未進士。贈禮部左侍郎。按市人曰。梓疑是市人。白梓之誤。

佐熙既校籀史之完好者八篇付印。復從紙毛字漫中得殘篇。屬書記具錄之。其原缺者以口識之。附印於八篇之後。蓋先哲文字零行斷簡。咸有精神寓焉。寶而存之。後學者之事也。民國四年一月一日燈下後學益陽曹佐熙跋。

右篇首幅壞滅。未知所述爲誰。燈下反覆觀之。似於他書已見其事者。因取永歷實錄校之。乃與傅作霖傳爲合。末云。同公死者吏部郎中侯偉時。公安人。辛未進士。贈禮部左侍郎。考永歷實錄元年九月。孔有德攻武岡。陳友龍迎戰於石羊渡。劉承胤降。上出奔靖州。武岡陷。吏部侍郎侯偉時。兵部侍郎傅作霖死之。則是篇所述爲傅作霖無疑也。傅公官實錄稱兵部侍郎。據此篇則已遷。尚書準八篇之例。當題曰兵部尚書傅公。茲董題曰。

117 56

籙史殘篇昭其慎也謹識于此以俟後之讀者民國四年一月三日後學益陽曹佐熙跋



籙史

楚南經師記卷上

船山學報說苑之一

桂陽彭政樞編輯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知名。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諸葛亮稱琬社稷之器。非百里才。因事免官。建興元年。亮復舉琬為茂才。遷為參軍。亮又密表後主曰。臣若不

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琬官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卒。諡曰恭。見蜀志著喪服要

記一卷。載隋書經籍志。陰宏道。作唐人。梁侍中子春之曾孫。祖鈞。梁度支尚書。見元和宏道以名門舊族。負時望。

為禮部員外郎。張說重其才。以女妻之。後官國子司業。所著周易新傳疏十卷。用漢人家法。匪用玉疏注。見唐志。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營道人。童時志趣高遠。鈞於濂溪。溪西有巖。圓如月。相傳謂周子。悟太極。處曾主簿。累遷至虞部郎中。得士張宗範。作養心說。示之。勉以聖學。後分司南京。致仕。以太疾卒。生平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家蓮花峯下。築書堂於濂溪上。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如光風霽月。時河南二程子。受業於門。故程子云。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所著易通太極圖說。足與六經四子相發明。朱子序易通云。其宏綱大用。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按省志通書宋史職文志錄入子部。今從經義攷以嘉定十三年。賜諡元公。尋封

汝南伯從祀孔廟。元仁宗時封道國公。明景泰中官其十二世孫冕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予世襲。前清稱先賢周子位在諸儒之上。按周子所著又有論語說朱竹垞經義云劉

易祓字彥章。澤州寧鄉人。官至禮部尚書。封甯鄉縣開國男。退閒三十年。自號山齋居士。著

有周易總義三十卷。世不甚傳。故朱氏彝尊曰。未見。然其說易兼通理數。折衷衆論。每卦先

括為總論。復於六爻之下。各為注解。於經義多所發明。前有祓門人陳章序。稱祓侍講經筵

日常以是經進講。又稱祓有易學舉隅四卷。袁象與數為之圖說。今未見傳本。惟總義散見

永樂大典。按陳章序。易以總義名者。總卦爻之義而為之說也。昔者聖人作易。得於仰觀俯

察者。八卦之畫而已。後有聖人者。重之以爻。繫之以辭。貫天理於人事之中。而後知有顯

必有微有體。必有用。惟能識義理之總會。然後卦爻之指歸可得而明也。山齋易公先生早

歲讀易。講明是理久矣。嘗舉大綱以示學者。曰。大易者。元氣之管轄也。聖人者。大易之權衡

也。先生之學。其梗槩見於乾坤。蓋一陰一陽之謂道。乾則自元。而至於貞。坤則自貞。而反於

元。此天道所以流行而不息。先生於二卦首發三理。然則濂溪周子所謂元亨利貞。誠之通利貞

誠之復者。先生固已默會之矣。元亨利貞。至理无妄。于是乎始萬善。於是乎出天下之事。於

是乎標準。易之六十四卦。皆是物也。先生侍經筵日。嘗以是經進講。燕居之暇。復取是而研

究之。閱二十餘年。優柔饜飶。渙然冰釋。於是略訓詁。而明大義。合諸家之異。而歸之於一。每

卦各列爻義。總爲一說。標於卦首。欲其倫類貫通。而學者有所考明焉。既又爲舉隅四卷。哀象與數爲之圖說。蓋與此書可以參攷云。周官總義三十卷。見宋志。前清四庫著錄。又有周禮辨疑。見統志。禹貢疆理廣記六卷。亦見讀書附志。經義攷作一卷。

譚世勛字彥成。長沙人。見宋史本傳。今湘潭志云。本舉郡望。史誤以爲縣。崇甯間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置其書不觀。或問之曰。說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後中詞學兼茂科。附祕書省正字。蔡京罷相後。官吏部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客賜予。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於上。爲當路所嫉。出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東幸且還。使與李熙靖奉迎。遂同主管龍德宮。請辨正宣仁國史之謗。述欽聖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舊筭。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後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士院。稱疾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褒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諡端潔。所著易傳十卷。見宋藝文志。朱竹垞經義攷云。此書佚。而茶陵志言世勛易傳。見前清錢塘吳灝周易纂注。想當有傳本。灝及見而用之也。

彭宗茂字尚英。湘陰人。隱居好學。杜門讀易。十五年始有悟。又二十年著易解。朱竹垞經義攷云。吳獵序是編。始於屯。終於復。其要著於乾坤。其旨見諸義例者也。樂洪衡山人嘗從胡文定父子遊。號曲肱先生。著卦氣圖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云。卦氣圖。

南嶽樂洪撰。郭白雲爲之序。

廖偁。衡山人。天禧中舉進士。著有洪範論。朱彝尊經義攷云。一篇存。朱子曾稱廖氏論洪範。大段闢河圖洛書。以此見知於歐陽公。又今刻省志。載廖氏著有朱陵編錄。入集部。此論乃朱陵編之一篇也。見宋文鑑。

周式。湘陰人。以行義著。爲嶽麓書院山長。大中祥符間。召拜國子主簿。詔留講諸王宮。固辭。賜對。衣鞍馬。內府書。還山教授。卒。祀嶽麓書院六君子堂。所著毛詩箋傳辨誤八卷。載入焦氏國史經籍志。

譚世選。茶陵人。初以上書獻策補官。凡五薦漕臺。三爲舉首。所著毛詩傳二十卷。朱竹垞經義攷著錄。陸元輔曰。世選詩傳。羽翼漢儒。

周堯卿。字子俞。永明人。警悟強記。以學行知名。舉天聖二年進士。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歷五年卒。生平與周子同志。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所著有詩說三十卷。曾鞏隆平集曰。堯卿之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爲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思無邪。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攷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又著春秋說三十卷。樂思忠。衡山人。所著周禮攷疑七卷。見趙希弁讀書附志。原題作南嶽樂思忠。

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自兒童已能屬文落落有聲篤志於學少舉進士好爲古文患時學靡敝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唐裴度傳人多稱之事詳宋史狄裴傳竝蘇軾集所著春秋雜說朱竹垞經義攷著錄

湯璠字君保瀏陽人登進士調德安教授遷國子博士歷禮部駕部二郎官出知常州入爲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所著春秋要論朱竹垞經義攷著錄

王夢應字聖與攸縣人登進士調廬陵尉所著春秋集義五十卷載入宋史藝文志

丁易東字漢臣武陵人仕至朝奉大夫太府守簿兼樞密院編修官入元不仕教授鄉里以終所著周易象義十六卷周易上下經解殘本四卷前清四庫著錄是編因易象以明義故曰象義其取象之例凡有十二曰本體曰互體曰卦變曰正應曰動爻曰變卦曰伏卦曰互對曰反對曰比爻曰原畫曰納甲朱竹垞經義攷載象義作十卷注曰存然世所傳本多殘闕惟散見永樂大典中者僅闕豫隨无妄大壯睽蹇中孚七卦及晉卦之後四爻餘皆完具其周易上下經解殘本即象義殘本傳鈔者改其名四庫別存其目俾世知非兩書又有周易傳疏見一統志

湯彌昌字師言瀏陽人宋大理少卿璠四世孫流寓吳中元貞以後始出居儒巒以淑後進初爲長洲教諭番江清獻兩書院山長歷從政郎温州路瑞安判官建寧路儒學教授卒所

著周禮解義。載入江南通志。

劉彭壽。字壽翁。衡山人。辟本縣教諭。武岡路學正。會科舉制行。延祐甲寅。以春秋貢湖廣乙卯登進士。授桂陽縣丞。轉岳州行用庫使。遷縣尹。每月吉升座講書。士庶聽講不倦。風俗爲之變。卒年六十四。所著春秋澤存。載入經義攷。朱竹垞曰。彭壽爲象環先生淵之子。其曰澤存者。衍父書而作也。又著有四書提要。

蕭元益。安仁人。著有四書演義。載入朱竹垞經義攷。

劉三吾。名如孫。以字行。茶陵人。仕元爲廣西儒學副提舉。洪武十八年。召爲左贊善。遷翰林學士。年七十三。奏奉勅撰存心錄。省躬錄。禮制集要。寰宇通衢諸書。又著書傳會選六卷。自序云。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乃召天下儒士。徹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傳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云云。載明史藝文志。前清四庫著錄。又著有孟子節文二卷。見朱竹垞經義攷。

甯欽。字宗堯。衡陽人。中鄉舉。署諸暨教諭。正統中官御史。武皇南巡。疏請回鑾。著有周易宗旨八卷。載入朱竹垞經義攷。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以成籍居京師。四歲能作徑尺書。景帝召試之。甚喜。後兩召講。尙書大義。稱旨。命入京學。天順八年。年十八。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後進太子少保。禮部尙書。

兼文淵閣大學士。九載秩滿。仍支大學士俸。以老疾乞休。又四年卒。卒七十。贈太師。諡文正。計立朝五十年。清節不渝。既罷政。居家請詩文書篆者。填塞戶限。所著講讀錄四卷。載入朱竹垞經義攷。

何孟春。字子元。郴州人。少遊李東陽之門。學問該博。第宏治癸丑進士。授兵部主事。累官禮部左侍郎。署尚書事。後出爲南京工部左侍郎。屢疏引疾。已而卒於家。隆慶初。贈禮部尚書。諡文簡。孟春所居有燕泉。用燕去來時盈涸得名。遂稱燕泉先生。所著易疑初筮告蒙約十二卷。載明史藝文志。又著河圖洛書解。見公行述。大戴禮記注。盧文弨抱經堂集引之。劉黼。字伯繡。衡陽人。正統丁丑進士。官行人。諫南巡。受杖改南國子學正。選授廣東道御史。著有易經卦變。其書已佚。故朱竹垞經義攷注云未見。

蔣信。字卿實。號道林。武陵人。與同邑冀元亨善。王守仁謫龍場。過其地。偕元亨事焉。嘉靖初。貢入京師。復師湛若水。壬辰成進士。官四川水利簽事。遷貴州提學副使。後堂事除名。其學踐履篤實。得於湛氏居多。學者宗其教。稱正學先生。所著古本大學義一卷。趙錦序云。精思力踐。多所自得。良非阿也。朱竹垞經義攷載其說。

甯咸。字叔虛。衡陽人。路南知州元伯之孫。咸受元伯易學。兼京孟象數。以貢入南雍。工古文辭。尤精天文占驗律曆。著錄甚富。又以嘉靖大禮爲非。著爲人後論。作三十六難。極言皇考。

之。失人稱其學有本經義攷載之。

戴君恩字紫震澧州人。萬歷癸酉進士。以知縣遷工部主事。督修永陵有功。出爲四川簽事。尋晉浙江參議。解官歸。入大清山。益讀未見書。起山東參政。轉調陝西。斬賊魁七人。崇禎甲戌。巡撫山西。計擒賊魁三百餘人。皆悍寇也。尋致仕。著有繪孟七卷。胡解序云。發明孔子所欲發者。孟子也。故繪孔不如繪孟。以孟子之鋒。穎。陸。露。可以傳孟子之神也。經義考亦引之。孫穀字子雙。華容人。祖斯德。七歲能詩賦。十四爲諸生。以著述自任。父羽侯。以庶吉士官歷禮刑二科給事中。穀與其弟穀負文名。穀雜採舊文。著古微書三十六卷。分爲四部。一曰焚微。二曰綫微。三曰闕微。四曰刪微。前清四庫著錄。

喻國人字春山。郴州人。著有周易辨正一卷。河洛定議贊一卷。全易十有八變成卦定議一卷。周易對卦數變合參一卷。河洛真傳一卷。周易生生真傳一卷。均見四庫存目。曾朝節字直卿。臨武人。幼雋朗。警敏風發。父銳有潛德。事父孝謹。爲藩司吏。已改府刑曹。攜諸子讀書吏舍中。晨夕聲琅琅達庭外。知府蔡汝枏異而問之。以實對。召試。以藝驚曰。皆國器也。朝節年十七。爲縣學生。嘉靖戊午舉於鄉。以養氣立節自勵。自號植齋。萬歷丁丑。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官至禮部尙書。自爲侍郎時。兼經筵日講官。引誼持大體。神宗立。太子以朝節充侍講。太子待以賓禮。嘗問聖學之要。朝節對以博約爲功。博則六藝九能。百行萬善。

是也。約之則歸於正心去讒遠色正心之助也。神宗聞其忠勤益眷之。萬歷三十二年卒於京邸。贈太子太保。諡文恪。所著易測十卷。載入明史藝文志。前清四庫全書提要云。取王弼注。孔穎達疏。程子傳。朱子本義。及楊氏易傳之說。參互考證。惟解上下經象象文言繫辭。而置說卦序卦雜卦。又做王弼略例之意。別作說凡一卷。附末。尚書古文訓二卷。今文訓四卷。見桂陽州志。

周希聖字惟學。零陵人。母坐月下。見一鶴集懷而生。萬歷己丑進士。知華陽縣。後累官南京戶部尚書。坐黨削籍。崇禎初起用。辭不出。卒年八十五。所著春秋總例十卷。載入焦氏國史經籍志。

羅敦仁益陽人。著有尚書是正二十卷。敦仁子喻義序。載入明史藝文志。朱竹垞經義攷亦探之。

羅喻義字禹鐘。號黃江。益陽人。萬歷癸丑進士。授檢討。天啓初。歷官諭德。直經筵。尋擢南京國子祭酒。後坐黨削籍。莊烈帝嗣位。召拜禮部右侍郎。協詹事府。尋充日講官。教習庶吉士。喻義性嚴冷。閉戶讀書。不輕見客。雅負時望。為溫體仁所傾。家居十年卒。贈尚書。福王時。補諡文介。著有讀易內篇問篇外篇。及讀易十事。朱竹垞經義攷云。書凡七卷。舊省志作八卷。王介之字石崖。衡陽人。崇禎壬午。與弟夫之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洲。賊執其父。乃與

夫之百計營回得脫。後隱窮山。著述自娛。善春秋。取三傳及胡安國傳異同。斷以己意。著春秋四傳質二卷。已收入四庫。又有易本義質四卷。見縣志。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衡陽人。少負雋才。讀書十行俱下。一字不遺。年二十四。與其兄介之同舉崇禎壬午鄉試。以道梗不赴會試。明年獻忠陷衡州。欲招士紳。授以僞官。先生走匿南嶽雙警峯下。賊執其父以爲質。先生引刃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見其受創。免之。父子俱得脫。明既亡。隱於湘西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先生自築土室。名曰觀生。居晨夕。杜門。蕭然自得。乃著四書大全說。周易內傳。外傳。大象解。詩廣傳。尚書引義。春秋世論家說。左氏傳。續博義。禮記章句。及諸經裨疏各若干卷。尤神契正蒙一書。闡發其奧。書成自序曰。謂之正蒙者。養蒙以聖功之正也。先生著書凡四十年。其學淵博無涯。家素貧。著書筆札多取給於故友門人家。書成因以授之。藏於家者無幾。曾文正公國藩督兩江時。求其遺稿梓之。總名船山遺書。海內著作家寶之。竝收入四庫。

李文炤字朗軒。善化人。康熙癸巳舉人。著有周易本義拾遺六卷。周禮集傳六卷。春秋集傳十卷。其書目均存四庫。

趙世迥字鐸峯。湘潭人。乾隆時諸生。勤學不事舉業。其行誼不傳。著有周易圖註三卷。四書博義七卷。四庫存其書目。又有周易告蒙四卷。見縣志。

黃燐字陽谷。湘鄉人。著有周易臆義四卷。尚書臆義四卷。四庫均已著錄。桑日昇。零陵人。著有易經圖解一卷。朱竹垞經義攷云。日昇自序。

許伯政字惠榮。巴陵人。乾隆壬戌進士。授彭縣知縣。尋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著有易深八卷。詩深二十六卷。春秋深十九卷。其書目均錄存四庫。

鄭國器字用齋。湘鄉人。所著易經解疑。目存四庫。

周世金字仲蘭。衡山人。著有周易句讀讀本二卷。其目已錄存四庫。

向德星字雲路。溆浦人。著有易義便覽三卷。其書目已存四庫。

王文清號九溪。甯鄉人。雍正甲辰進士。官至宗人府主事。好學善思。以周禮注疏浩繁。欲約括諸家略疏。以便讀者。因著周禮會要六卷。四庫存其目。

羅登選。衡山人。取蔡元定書爲之訓釋。成律呂新書箋義二卷。八音攷略一卷。其書目已錄存四庫。

潘士權號龍庵。黔陽人。官太常寺博士。著有大樂元音七卷。四庫存其書目。

鄧顯鶴字子立。一字湘皋。新化人。八歲能詩。舉嘉慶甲子鄉試。屢試禮部不第。遂絕意進取。博究羣書。足跡半天下。凡海內士夫多慕與爲友。晚授甯鄉訓導。尋乞病歸。著有易述八卷。見先正事畧。

賞。第甲辰進士。發江蘇以知州用。權東臺興化縣事。未幾補高郵州。因驛遞事免。尋以緝匪功。經袁甲三奏復其官。咸豐六年卒。生平力學。熟於掌故。尤悉心時務。精通輿地。其論河務。謂宜改復北行。故道咸豐五年。銅瓦廂之決。河復北流。由大清河入海。適與所論相合。蓋猶及見之云。所著有曾子章句二卷。詩古微十卷。書古微十卷。公羊微十卷。春秋繁露注十二卷。見李氏所纂先正事畧。及皇清經解續編。江陰南菁書院刊

鄒漢勳字叔勛。新化人。生時母夢虎驚而寤。兄弟六人。互相師友。志在勵名節。敦氣誼。皆以才稱。漢勳爲最。年十五通左氏義。佐伯氏纂左氏地圖說。及博物隨鈔。又佐仲氏纂山經集譜諸書。十八九纂六國春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求。道光十七年。學使試以三江九江攷異之。補郡學生。尋食廩。同郡鄧顯鶴器其才。惜其羸縑里閭。無繇出與名流結納。以擴見聞。招至甯鄉學舍。編蔡忠烈遺集。校刊王船山遺書數十種。由此知名。尋與修寶慶府志。郡守黃宅中移黔中。漢勳受聘往。爭相延致。而貴陽大定與義安順諸郡志。以次蒞事。時羅文僖繞典。胡文忠林翼官黔。深與契合。咸豐元年。舉於鄉。明年之淮上。訪同郡魏源於高郵。互出所著參證。越歲賊陷江甯。源昇以遼史及尙書未定稿。促其間道歸長沙。曾文正國藩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忠淑與漢

助援江西。圍解敍功。以知縣用。未幾江忠烈督師援皖。約漢助同行。時省會移廬州。賊由桐舒往犯。忠烈用其策破之。上其功。擢升刺史。嗣以廬守所部勇。與淮徐賊通。臘月十六夜。城陷。江忠烈投水死。漢勳力戰殉焉。時年四十九。事聞。贈道銜。予卹。廬州及長沙昭忠祠。所著易象隱義二卷。雜卦圖說一卷。卦象推廣一卷。六國春秋二十四卷。穀梁傳例十四卷。夏小正義疏一卷。說文諧聲簿十六卷。藏於家。見平江李氏所纂先正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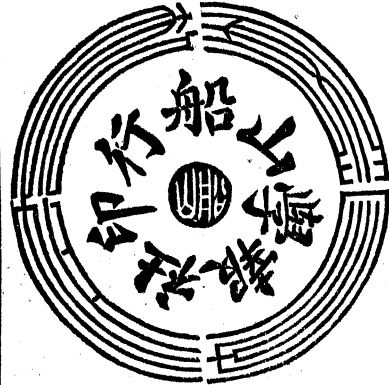
羅澤南。字仲岳。號羅山。湘鄉人也。少好學。家貧。夜無焚膏。讀書月下。倦即露宿。達旦。年十九。課徒自給。三十三。始補縣學生。尋以廩生舉孝廉方正。所著皆言性理書。假館四方。與其徒講。濂洛關閩之緒。瘡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名。大率羅門高弟也。咸豐三年。曾文正國藩以在籍侍郎奉命督治團練。與公講求兵法。以戰功積著。擢授甯紹台道。加按察使銜。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時武昌再陷。深嘆世變未已。藉解周易。以自遣。六年三月朔。洪山之役。搏戰中鎗。日夜危坐。口占忠義祠楹聯。使人書之。忽開目。索紙筆。仰以書曰。亂極時。站得定。纔是有用之學。至八日病不起。春秋五十。居恆究心理。學通知世務。期見施行。辦團務時。以滅賊自任。所部將弁半屬弟子。初援南昌時。戰死城下。有諸生謝邦翰。羅鎮南。易良幹。羅信東。戰死岳州。有鍾近衡。鍾近濂。忠憤發。雖敗猶榮。其後王珍。李續賓。續宜。蔣益澧。劉騰鴻等。威名震天下。皆從遊士。為時名將。曾文正有言曰。矯矯學

徒相從。征討朝出。塵兵暮歸。講道理學。家門下多將才。古來未有也。前後克城二十。大小二百餘戰。其臨陣以堅忍勝。如其爲學。或問制敵之道。曰。無他。大學知止。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死事狀聞。優旨照巡撫例。賜卹。予諡忠節。著有周易附說一卷。讀孟子劄記二卷。西銘講義一卷。大極衍義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小學韻語一卷。見近刻中興名臣事略。



中華民國六年八月 出版廣告

定價表



船山學報 第八期

郵費		定價	期數
本國	五分	四角	一期
日本	一角	二角二分	預定六期
各國	一角五分	四角	預定十二期
	九角	六角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期限	一面	半面	四分之一
一期	十二元	七元	四元
三期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元
六期	六十元	三十二元	十八元
十二期	一百十元	六十元	三十三元

◎ 面頁 底頁 加倍

編輯者

長沙小吳門正街
湖南船山學社

發行者

長沙小吳門正街
湖南船山學社

印刷者

長沙育嬰街
宏文印刷社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